



唐祝文周

四傑傳

程瞻廬著



上海大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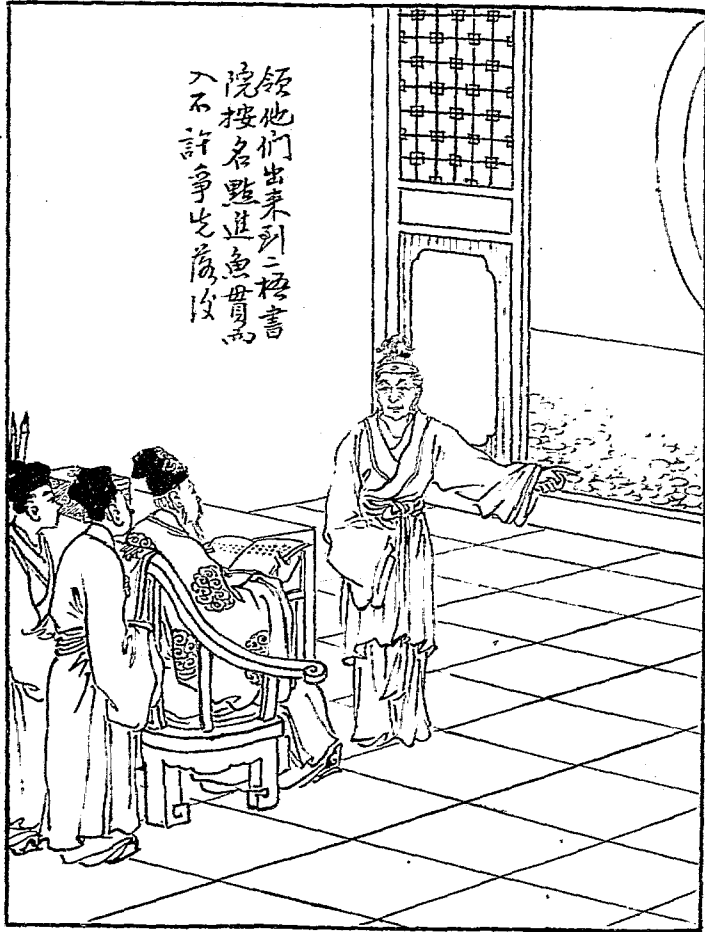
唐祝文周

四傑傳第七集回次

吳門程瞻廬編

- 第七十八回 卅六名羣芳都待選……………五百年佳耦總無緣
- 第七十九回 尤石榴痛恨薄情郎……………唐解元激怒老相國
- 第八十回 璧合珠聯佳人入選……………波譎雲詭才子遭殃
- 第八十一回 不速客來逢凶化吉……………有心人至破涕為歡
- 第八十二回 娘子軍秘密解圍……………女兒酒殷勸獻客
- 第八十三回 夜行船悠揚聞棹唱……………瓦茶壺浙櫪聽秋聲
- 第八十四回 扁舟載豔美在其中……………佛殿題詩變生意外
- 第八十五回 陸昭容懲戒狂夫……………唐子畏懺除舊惡
- 第八十六回 訪蹤跡園內鬧妖魔……………破機關房中臥酒鬼
- 第八十七回 老太君哀哀哭俊婢……………少夫人歷歷話書僮
- 第八十八回 狀公子自誇先見……………老太師親訪逃奴
- 第八十九回 杜太史停舟迎遠客……………祝解元開帳索吟髭

領他們出來到二樓書院按名點進魚母而入不許爭先落後



四傑傳 第七十八回上 卅六名羣芳都待選

四傑傳 第七十八回下 五百年佳耦總無緣

華英兄弟的婚  
姻不在東廂却在  
西廂你們相信麼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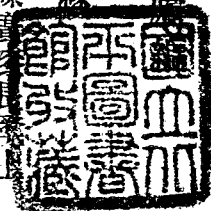
吳門程瞻

## 第七十八回

卅六名羣芳都待選

五百年嘉耦總無緣

石榴見小楊的可憐。便應允他到小廚房中去談話。並坐在這條厝邊長檯上。石榴道。有話快說。誤了我的功夫。須不是耍。小楊待要開口。却有些哽咽模樣。石榴道。可又來。醜模醜樣。算什麼。小楊道。石榴妹子。我只道這條長檯上。沒有我們二人並坐的機會。石榴道。這些廢話。說他做甚。你有正經話快說。不然。我要失陪了。小楊道。我雖是你從前的四同哥哥。但是遠不及你目前的四同兄弟。也果然點中了你。這是你們的姻緣。我有什麼話說。石榴道。那麼你便是明白人了。小楊道。萬一你的四同兄弟沒有點中了你。那麼你的終身。可肯付託與你的四同哥哥。石榴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太師爺說。是王道吉日。你不該向我說這不吉利的話。四同兄弟點取妻房。第一個便要點中我石榴。那有



不點中之理。你太把我看的輕了。小楊道。石榴妹子。我的說話。譬如放一個屁。好妹子。你掩着鼻子。且待我放這一下。華安點取妻房。第一個便要點中。你這是不錯的。萬一華安臨點的時候。一時糊塗。竟點中了另一人。好妹子。你便怎麼樣。石榴道。這是沒有的事。說他做甚。要是太夫人身邊的秋香出來。我便不能捏這穩瓶。秋香是留在裏面的了。他不點中我。點中誰呢。小楊道。好妹子。你讓我再放一個屁。你被華安點中了。你做了你的四同兄弟的妻子。你沒有被華安點中。你便做你的四同哥哥的渾家。你答應了。我放你走。你不答應。我跪在你的面前。直待你答應了。方才起立。說時。竟雙膝跪在石榴身邊。石榴道。惹厭的很。我答應你便是了。橫豎不會有這事的。若要西邊出日頭。容易容易。若要華安兄弟不點中我。難上加難。小楊得了石榴的應允。便即站起。和石榴同出小廚房。石榴上樓。小楊自往外面。他已吃了安心丸。從此廚娘嫁了廚子。宛比獐螂配灶雞。一對好夫妻。再好也沒有。惟有石榴的癡夢未醒。他以爲小楊

正在做夢。華安點取妻房。那有點不中我的道理。小楊和我廝纏做甚。我給他吃一個空心湯糰。嘴上好聽。實則沒有這一回事。太師爺說華安的才情不愧當今才子。我石榴要嫁才子的。誰肯嫁你一個廚子。小楊小楊。你要娶我爲妻。至少要在紅馬桶裏翻幾個筋斗咧。這是石榴的刻薄語。紅馬桶裏翻筋斗。便是轉世投胎的代名詞。石榴以爲小楊要娶他。須得轉了幾個胎。方才如願。誰料後來石榴落選以後。回房哭了一夜。憂憂鬱鬱。害了一場病。倒虧着小楊替他延醫贖藥。異常照顧。病起以後。小楊時時燒着肥鴨送給石榴。石榴吃到第七隻肥鴨。才覺得小楊待他不薄。嫁一個義重情深的廚子。勝於嫁一個口是心非的才子。這一年的小春之月。太夫人便把石榴許配於小楊。後來相憐相愛。也是一雙佳耦。未來先說。表過不提。且說唐伯虎在鴛鴦廳上點取秋香的一天。這是上巳的前一日。春光爛漫到十分。他的幸運。也是爛漫到十分。所欠缺的在下一枝筆。却沒有爛漫到十分。未免辜負了這個好題目。這一天。風和

日煖鳥語花香。華老吃過了午飯。坐在二梧書院的獨座裏面。靜聽消息。兩個  
跛頭依舊坐在書房中勤讀。華老吩咐兩子。不許輕越雷池一步。防着黠取丫  
鬟。他們在旁邊胡鬧。相府中東西鴛鴦廳。便在二梧書院的後面。所有丫鬟須  
得叩見了主人。才許到鴛鴦廳上靜候挑選。隔了一會子。管家婆送進一本花  
名冊子。除却四香。一齊開列在內。華老揭開看時。上面開着

老房婢女花名共十二名。

一等婢女。無

二等婢女六名。小鶯 春梅 春桃 小白 春鳩 翠鶯

三等婢女六名。四喜 玉燕 芙蓉 喜鵲 小鈴 小翠

大房婢女花名共九名。

一等婢女一名。秋桂

二等婢女四名。榴花 鳳仙 月珍 臘梅



三等婢女四名。彩雲 玉簫 海棠 秀蓉

二房婢女花名共九名。

一等婢女一名。素月

二等婢女四名。雙香 秋菊 金菊 牡丹

三等婢女四名。銀珠 碧桃 銀花 金花

針線房婢女花名共三名。

一等婢女一名。小琴

二等婢女二名。金寶 巧兒

小廚房婢女花名共二名。

一等婢女一名。石榴

二等婢女二名。芍藥 紅蓮

華老數了一遍。計共三十六名。便喚管家婆引領他們出來。到二梧書院按名

點進。須得照着名冊。魚貫而入。不許搶先。也不許落後。管家婆領命而出。去不多時。已把衆丫鬟領到二梧書院的庭心中站定。三十六宮都是春。有了這般的春色。真教人目不暇給。華老向南坐着。平安吉慶四僮分立左右。颼颼的一陣風來。把那脂香粉氣。送入書院之中。脂粉並非是飲料。却含有一種麻醉性。華平華吉華慶。幾乎沉醉在脂香粉氣之中。唐寅却是見慣的司空。若無所事。眼光所至。已把外面的丫鬟瀏覽一周。燕瘦環肥。花團錦簇。但是美中不足。沒有四香在內。只不過一般庸脂俗粉罷了。他肚裏打算。這都是落選的東西。枉費了許多花粉。都是一偷雞弗着蝕把米。脂粉雖多。俺這裏一個也不中。但是站在庭中的衆婢女。都在那裏竊竊私議。有的說。華安兄弟在看着我啊。有的說。他不是專看你的眼光轉到我面上來了。有的說。他向你只看一下。他看我却看了兩三下。華老走到滴水簷前。傳諭衆丫鬟。休得交頭接耳。互相談笑。須知今天是你們喜星發動的日子。嫁一個如意郎君。須得五百年前定下的良

緣相府中的書僮華安。一表人才。又是滿腹才華。他雖是一個僮兒。他的才學。並不在蘇州才子文徵明祝枝山之下。你們想想。人生在世。嫁得這般的夫君。快意不快意。衆人歡聲雷動。都說謝謝相爺。謝謝太師爺。惟有石榴不則一聲。頻頻冷笑。他笑衆人都是無事忙。都是白起勁。四同兄弟只點中我一人。和你們不相干。華老又道。你們不用謝我。點中不點中。還要看你們的運氣。果然點中了。今天便是黃道吉日。新郎新婦。同時脫離雙籍。便在東鴛鴦廳上結親。西鴛鴦廳上坐宴。後花園撥與房屋三間。作爲新夫婦的住宅。從此書房中的公子。把華安喚作先生。把華安娘子喚作師母。你們想想。這般福分。可是人生難見難逢的事。衆人又是歡聲雷動。都說相爺的恩天一般大。太師爺的德。雨露一般深。就中那個夾着熱饅頭。出過饅頭的小鶯。一時忘却形骸。竟喊將起來。道。兩位公子要喚丫鬢做師母。這不是折煞了丫鬢麼。說時。引得衆人大笑起來。華老申斥道。又不曾點中了你。要你說這客氣話。小鶯好生慚愧。石榴觀了。

他一眼。又是連連冷笑。笑這小鶯竟自命爲師母。誰知師母便是我石榴。甚麼人都搶奪不動。你要做師母。竟是在說夢話了。華老諭言已畢。便令管家婆接名點進。第一名便點着小鶯。益發便他起着微倖之心。微倖着一等丫鬢。四香都不在場。自己便推升第一名。但願饅頭有靈。把豬狗臭吸收淨盡。不要被牠嗅出了才是好咧。管家婆把衆丫鬢都點過了。東鶯鶯廳候選丫鬢一十八名。從小鶯起。至彩雲止。西鶯鶯廳候選丫鬢一十八名。從海棠起。至紅蓮止。都排列得齊齊整整。打扮得孃孃婷婷。整備着指指點點。希望着甜甜蜜蜜。就中惟有小廚房石榴丫鬢。一副得意面孔。難繪難描。他想太師爺說的華安娘子。公子師母不在別處。便在這裏。我便是華安娘子。我便是公子師母。華老把衆丫鬢點名已畢。接着便喚華安過來。唐寅應了一個有字。華老道。華安。你進了相府。雖只半年。但是兩位公子經你指導以後。果然茅塞開通。大有進步。休說旁的書。儘萬萬追不上。便是從前延請的王師爺。經年教導。也不及你半載提

撕你有這般的大功。我不把你竭力提拔。便是埋沒了人才。我是存心公平的。並沒有什麼偏愛之心。僮僕裏面。如有和你一般的人才。我便和你一般看待。可惜三四十名僮僕裏面。只有你一人出秀。那麼我也只好把你一人提拔了。這真叫做「才難不其然乎。」平吉慶三人聽了。好生慚愧。唐寅道。太師爺太把小人寵待了。小人受寵若驚。心有不妥。叩求太師爺雨露偏施。待到小人成婚以後。對於他們三個。也各各給他一名婢女。以免同是書僮。却有榮枯之別。華老向平吉慶三人說道。你們聽得麼。你們妒忌人家。人家却抬舉你們。只要你們伺候殷勤。別無過失。我便瞧着華安份上。再隔三個月後。各各賞給一名婢女做妻子。平吉慶三人都是喜從天降。上前謝過主人。華老道。你們也得謝謝華安。三名書僮果然都向華安道謝。這是唐寅放的起身炮。橫豎起身在即。不妨做個人情。華老道。華安三十六名丫鬟。分站在東西鴛鴦廳上。時候不早。你在三十六名中點取一名罷。唐寅謝過華老。便道。小人斗胆。到那邊去點這

一下了。但是有緣無緣。不能預定。點中了。固然是太師爺的如天之德。點不中。也得太師爺海量包涵。華老聽着他的語言。知道他對於三十六名丫鬟。未必躊躇滿志。看來四香不出。未必降格以求罷。心中這麼想。口中却說你點便是了。中不中那時再說。唐寅離了二梧書院。先往東鴛鴦廳。這其間的丫鬟。從小鶯直至彩雲。都排着一字陣。大有阿房宮賦中所說的「綫立遠視而望幸焉」的模樣。唐寅向衆一揖。說明來意。便打從第一名起。先向這位姐姐。請教芳名。小鶯道。奴家便喚小鶯啊。常在老太太房中走動。他老人家都說我不愧名叫小鶯。生的嬌小玲瓏。異常惹人憐愛的。說話的時候。恰恰一陣風來。他便把兩腋夾的緊緊的。恐防方才夾着饅頭。出彎頭。不會把脅下的氣味。吸收淨盡。誰料唐寅的鼻管中。已起了感覺。便道。小鶯姐。小弟贈你一首絕句。便琅琅吟道。

姐姐芳名喚小鶯。嬌姿綽約態輕盈。

才念了兩句。小鶯便問這兩句是什麼解釋。唐寅道。這很容易解釋的。只爲

姐姐喚了小鶯。果然和小鶯一般無二。說你面貌既佳。態度又好。小鶯道。多謝華安兄弟。那麼第一個炮仗便響了。太師爺說的華安娘子。公子師母。這便是我小鶯了。一壁說。一壁緊夾着兩腋。防着洩氣。唐寅道。四句詩只道了兩句。還有兩句哩。又續吟道。

只愁兩腋風生後。不做豬精似狗精。

小鶯道。什麼豬精狗精。很觸耳的。覺得有些不好聽。唐寅道。姐姐覺得有些觸耳。不好聽。小弟也覺得有些觸鼻。不好聞。得罪了。小弟和姐姐無緣。小鶯紅着面孔。啐了一口道。誰希罕你這魂靈頭。叫做有貨不愁無賣處。百貨對百客。你不愛自有人愛的一壁說。一壁走了。唐寅又向第二位姐姐請教芳名。那丫鬟道。奴家小名喚做春梅。唐寅點頭道。好一個美名兒啊。春梅道。這也不見得。但求你不要吹毛求疵便好了。說倒吹毛求疵。唐寅便向他頭髮上注意。願來「黃毛丫頭十八變」。他還變得不多。沒有把黃毛變去。忙道。春梅姐。小弟也贈

你一首七絕。春梅道。七夕便是七月七。這是等不及的。現貨現買。要買趁早。勿買懊惱。唐寅道。春梅姐誤會了。小弟說的七絕。是贈你一首詩啊。便朗朗吟道。

聞說春梅壓衆芳。梅花香裏見紅粧。

春梅道。你且講給我聽。是罵我還是讚我。唐寅道。自然是讚你。說梅花是百花之魁。你叫春梅。你便可和梅花比美。偷在梅花香裏見了你這紅粧。這是一樣可愛的。春梅道。三文錢的白糖。要給你讚完了。我自己也不信有這般的好。華安兄弟你贈了我這兩句。便算了罷。唐寅道。再有兩句。一併贈了你春梅姐。又續吟道。

只愁易到黃梅節。梅子黃時髮也黃。

春梅道。什麼黃梅黃梅。現在還沒有到黃梅時節呢。唐寅笑道。黃梅未到。姐姐的頭髮已黃了。自有黃鬚兒去奉聘姐姐做妻室。小弟却沒有這福分得罪了。春梅恨恨的說道。誰希罕你這奴才。一頭髮黃。嫁個丈夫狀元郎。你那裏有



這福分說罷。自言自語的走了。唐寅又請教第三位姐姐的芳名。那丫鬢道。小  
妹喚做春桃啊。唐寅道。奇怪奇怪。你們都是春字號的。有了春梅。又有春桃。且  
說且把春桃上下估量。但見他眼波流動。意態飛揚。渾不似處女模樣了。便道。  
春桃姐。只怕你春風已度玉門關了。小弟有一首西江月奉贈。春桃道。不要西  
江月。東江月。你老實說了罷。唐寅道。小弟便在西江月中。讚揚姐姐幾句。姐姐  
聽者。

粉頰烘來似醉。朱脣點處如櫻。秋波一轉欲消魂。饒有小紅丰韻。  
春桃道。華安兄弟。一口氣便念出這四句詩來。你贈他四句詩。都是兩句好。兩  
句壞。你贈我的。可是兩好兩壞。唐寅道。四句都是好的。我講給你聽。第一句說。  
你粉頰紅噴噴。宛似醉楊妃一般。第二句說。你生就櫻桃小嘴。第三句說。你生  
就一雙俏眼睛。第四句說。你大有美人的丰韻。春桃道。謝謝你。你說我有這許  
多好處。一情人眼裏出西施。我們倆同去稟見相爺。立刻便可成婚了。唐寅

道。且慢。這不是七言絕句。這是一首西江月。共有八句。現在只說一半。春桃道。且把下四句念給我聽。唐寅道。

洞裏桃花灼灼。溪邊流水盈盈。避秦早有問津人。莫道漁郎薄倖。春桃姐得罪了。看來梅占先春。已是東風有主。小弟只好退避三舍了。春桃不懂這咬文嚼字的話。但是有這「得罪了」三個字。可見「不是生意經」了。喃喃的說道。不要你瞎三話四。我是已有主顧的了。「不中山客。便中水客。」誰希罕你這蘇空頭呢。說罷。悻悻的去了。唐寅道。那麼要點第四位姐姐了。請教芳名。那丫鬢道。奴家喚做小白。唐寅道。妙極妙極。你竟和齊桓公同名。大概總帶些霸氣。爲什麼這般弱不經風啊。小白道。你喃喃的說些什麼話。是不是背着書句罵我。你欺侮不讀書的人。是罪過的啊。唐寅道。姐姐放心。小弟怎敢相欺。也贈你西江月一首。

疑雪疑霜面貌。貪風貪月情懷。芳名小白亦奇哉。可有齊侯氣概。

第一句讚你面貌和霜雪一般白。第二句讚你性貪風月。第三句說你和齊桓公同名。可有他這般的氣概。小白道。齊桓公是什麼人。可也是做婢女的。唐寅笑道。齊桓公是古代稱霸的英雄。姐姐這般嬌怯怯的模樣。和齊桓公大不相同了。還有下半首。姐姐聽者。

雖勝穠桃豔李，却教蝶怨蜂猜。可憐身子瘦如柴。莫怪區區不保得罪了。姐姐瘦的可憐。小弟和你無緣。小白道。發了幾個寒熱。方才瘦了一些。過了幾天便好的。唐寅道。那麼過了幾天再點罷。於是第五第六依次點去。直點到彩雲爲止。東鴛鴦廳上的丫鬟個個落選。那麼開始要點西鴛鴦廳上的婢女了。就中捏着穩瓶的石榴。早向衆姊妹說知。華安兄弟的婚姻不在東廳。却在西廳。東廳上面的姐妹。一個也挑選不中的。衆人聽了。半信半疑。後來聽得十八聲得罪了。便知道東廳十八人都已落選。石榴道。你們相信我麼。好姻緣便在這裏。大家候着挑選罷。西廳上丫鬟聽了。一個個芳心勃勃。正是

止渴望梅終是假。磨磚作鏡豈能明。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才入點秋香正文。爛縵春光。有此爛縵花朵。又有此爛縵文筆。真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寄語讀者。幸毋輕易讀過。

處處夾寫一捏着穩瓶之石榴。讀至此。不禁失笑。然而當時之石榴。正不知其可笑也。反笑衆人之無事忙。白起勁。大有孟老夫子所言「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氣概。點秋香時。不可少此一個配角。人以石榴爲可笑。我以石榴爲可憐。

唐寅口占之絕句與西江月。極突梯滑稽之致。妙在語語自然。絕不欠強。誰謂遊戲文章易作哉。必如是。才許作遊戲文章。

四傑傳 第七十九回上 尤石榴痛恨薄情郎



四傑傳 第七十九回下 唐解元激怒老相國



唐祝  
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七十九回 尤石榴痛恨薄情郎 唐解元激怒老相國

芳心勃勃的時候。這位風流教主唐寅唐解元。早已負着手兒。踱着方步兒。從東鴛鴦廳。踱到西鴛鴦廳來了。他一上了廳堂。十八名丫鬟的方寸中。益發緊張起來。除却石榴稍爲鎮靜一些。其他十七名丫鬟的心房中。彷彿開着打米坊。一上一下的春個不停。唐寅滿面春風的向着衆丫鬟說道。衆位姊妹。小弟奉揖了。慌的十八名丫鬟個個回他一福。就中石榴更爲殷勤。唐寅只作得一揖。他却還了三福。這叫做一揖換三福。後來同伴中傳爲笑話。表過不提。且說唐寅作揖以後。聲明來意。說是奉着太師爺之命。在諸姊妹中點取妻房。有緣無緣。却是前生注定的。恰才在東鴛鴦廳點過一遍。這是小弟福薄。一十八名姊妹之中。竟無夫婦之緣。東廳點過。來到西廳。有緣無緣。未能預定。點中了。是

小弟有幸點不中。是小弟無緣。得失之間。請諸姊妹不要介意。十七名丫鬟尙沒開口。只有石榴發言道。四同兄弟。不要客氣。這是一定可以點中的。東廳無緣。西廳一定有緣。唐寅笑問第一位姐姐的芳名。那丫鬟道。小妹喚做玉簫。唐寅道。這個名兒好風雅也。便把玉簫上下估量了一遍。見他玉容生的太道地了。老天爺還替他加着一層雕琢工夫。便笑說道。玉簫姐姐。小弟有一首十六字令。奉贈於你。

嬌。姐姐芳名喚玉簫。十麻子。九個是風騷。

玉簫道。華安兄弟。你不是說二十個麻子。九個騷麼。奴家不在九個之中。排行第十。是不騷的啊。唐寅道。騷也無緣。不騷也無緣。有屈了。第二位姐姐是何芳名。站在第二的海棠。是個嘴唇上開着窗洞的。他怕人家看出了破綻。手執羅帕掩着嘴。裝作羞人答答的模樣。唐寅請教了芳名。便道。小弟也有一首十六字令。姐姐聽者。



香。姐姐芳名喚海棠。

說到這裏。便道。海棠是花中神仙。小弟合該傾倒名花。在這裏奉揖了。作了一揖。又作一揖。海棠不好受之不報。連忙還他一福。在這一福之中。嘴唇上失了障蔽。唐寅道。十六字令。尚有兩句叫做。

開窗洞。牙齒要乘涼。

海棠姐美中不足。有屈了海棠罵道。嚼你的舌頭。你不中意。何妨老實說。說什麼風涼話。唐寅道。要說風涼話。總說不過姐姐。嘴唇上開了窗洞。再要風涼也沒有。第三位姐姐是何芳名。那丫頭道。奴家是秀蓉啊。唐寅道。好一位秀蓉。姐。生就一副聰明面孔。料想背影是一定好的。請姐姐轉過嬌軀。待小弟一看。秀蓉道。華安兄弟。你不在行了。看女人是要看當面的。你看了當面。看什麼背影。唐寅道。那麼小弟也有一首十六字令。贈與姐姐。第一個字便稱讚姐姐的聰明面孔。

聽。姐姐芳名喚秀蓉。翻筋斗。未免兩頭空。

秀容姐。你和小弟無緣。有屈了。秀容怒道。無緣也罷了。你不該把「駝子跌筋斗。兩頭弗着實」的俗語。嘲笑於我。你這般肆口輕薄。死後要割去舌頭的啊。唐寅抱着打情罵俏的主義。秀蓉罵他。只算是過耳飄風。並不在意。排列在第十六名的石榴。忽的罵着秀蓉道。你這賤丫頭。點中不點中。是要有緣的。你怎敢出口傷人。罵我四同兄弟。秀蓉看了石榴一眼。只爲他是三等丫頭。石榴是一等丫頭。石榴罵他。他不敢十分抵抗。只是冷冷的說道。我是賤丫頭。你是什麼呢。石榴道。我不日便是師奶奶。你見了我。還得磕頭請安。秀蓉披着嘴說道。看你做你的師奶奶。說罷。悻悻的去了。唐寅又從第四名點起。直點到第十五名。都贈他們一首十六字令。宛比批評家的開闔評語。先褒後貶。前八個字是褒。後八個字是貶。編書的不須逐一聲明。濫充篇幅。且說點過了第十五名巧兒。接着第十六名便是小廚房中一等丫鬢石榴了。唐寅未點以前。石榴早安。

排着點到自己。這位四同兄弟便要說一句小弟點中的便是這位姐姐。誰料  
乒乓一聲。他的穩瓶兒竟打碎了。唐寅笑問道。這位姐姐是何芳名。石榴聽了  
陡的一氣。便道。四同兄弟。你還要問我的名字麼。我倆坐在廣漆長檯上。談  
說說。甚麼話都會講過。我的名字。你難道忘却了麼。唐寅笑說道。姐姐原諒。小  
弟纒糊了。姐姐的芳名。以前是記得的。現在忘却了。只爲小弟有了健忘的病。  
石榴道。健忘健忘。我待你許多好處。難道你都忘了麼。唐寅道。一切都忘了。請  
姐姐快把芳名告我。以便奉贈姐姐一首十六字令。石榴還以爲唐寅和他開  
頑笑。便道。你休假作癡呆。你要問我名字。索性把我的姓都告訴了你罷。我喚  
石榴。我的姓是姓尤。唐寅道。那麼十六字令做就了。姐姐聽者。

尤。姐姐芳名喚石榴。鴛鴦夢。今世未曾修。

石榴姐。小弟和你無緣。有屈了。石榴聽了。面色慘變。轉身便出鴛鴦廳。才下階  
沿。便撞見了秀蓉。迎上問道。師奶奶。你到那裏去。石榴把手帕掩了面。不去理。

他只向無人處走。強忍着鼻涕眼淚。須得擇一個可以揮灑涕淚的地方。便走入假山洞內。面對着太湖石。嗚嗚咽咽的哭泣不止。深恨自己瞎了眼睛。竟把這負心人當做情人看待。一癡心女子負心漢。這句話便應在今天。唉。華安。華安。你太忍心了罷。石榴哭了一會子。略作停頓。卻聽得假山洞外。也有悽悽淒淒的哭聲。石榴好生奇怪。難道也是落選的丫鬟在那裏悲痛麼。自己的落選。出於意外。合該悲痛的。人家爲什麼悲痛呢。他探頭向外看時。却見太湖石畔。立着一個涕淚滿面的男子。不是別人。卻是大廚房裏面的小楊。石榴道。小楊哥。你哭什麼。小楊道。石榴妹子。我的哭。是你引出來的。我本來沒有什麼悲傷。只爲你哭的可憐。便引出我許多涕淚。石榴妹子。你到亭子裏來坐坐。我告訴你幾句話。華安點不中你。你到了現在才知曉。我卻比你早得了信息。石榴便問道。你怎麼比我先得了消息。小楊引着石榴到亭子中坐定。便把唐寅所說的話。裝頭裝尾的說道。你想華安。華安並不想你。他曾向我說。廚娘配廚子。

再好也沒有。可笑石榴原想嫁給我。他真是做夢咧。我不日要做兩位公子的師傅。我點中妻房。總須知書識字。才好做得一位師奶奶。石榴除却烹飪以外。什麼都不知曉。他做了師奶奶。便辱沒了我華安。他又向我說。小楊哥。你和小石榴倒是門當戶對。我來替你做個媒人罷。石榴怒道。他原來早存着不良之心。誰要他做媒。小楊道。不要他做媒也罷了。但是我和你有話在先。四同兄弟不要你。四同哥哥却要你。好妹子。從今以後。小廚房中的廣漆長櫬上。你休要拒絕我罷。石榴聽了。一聲長歎。悶悶不樂的去了。按下不提。且說唐寅點過了石榴。又點到最後兩名婢女。當然都不中意。毋須細表。華老遣人探聽消息。知道三十六名丫鬟。沒有一個入選。捋着長髯。暗暗沉吟道。華安的眼力很好。這些尋常脂粉之輩。他那裏看得入眼。夫人那邊的四香。除卻秋香。看來未免要漏臉了。便遣人到中門上去傳話。請太夫人遣發三香到東廳上去聽選。三香奉着太夫人之命。笑吟吟的同出中門。站立在東鴛鴦廳。聽候唐寅到來點取成。

婚。唐寅知道三香已到，又從西廳來到東廳，向三人連連奉揖，說小弟何德何能，得邀三位姐姐前來聽選。春香道：「華安兄弟聽說你點了三十六名姐妹，一個都不能遂你的心願，相府中姊妹除却秋香妹子，只有我們三人了。秋香妹子已跪求着太夫人，免他出來應點。太夫人已允了他的請求，無論如何不放手出來。好兄弟，你的姻緣只好在我們三個裏面挑選一個了。要是我們也都不能合你的意，那麼這事便完了。你也休想有結婚的一日了。」春香宣布這席話，很有用意。先說秋香不出，斷了唐寅的希望。原來三香裏面，只有春香最美。他自信總有七八分把握。夏香冬香面貌雖佳，都有幾分缺憾。夏香的裙下蓮跌，不甚纖小。終年裝着高底，凡是裝高底的面子，看是纖小，實則把兩腳跟藏在褲管裏面。俗語叫做「前面賣生薑，後面賣鴨蛋」。冬香呢，年紀最小，說話的時候，往往睡花飛舞，濺到人家的身上和面上。這兩種缺點，春香都沒有的。他所捏的穩瓶，又比石榴堅固一些。唐寅道：「春香姐，小弟贈你一首黃鸞兒。」

姐姐聽者

姐姐號春香。真不愧俏紅粧。柳腰欵欵嬌模樣。美比王嬌豔比王

嬌。花容月貌人人想。

春香道。好兄弟。你說的我太好了。唐寅道。還有結句。姐姐聽者。

只可惜。身高一丈。彷彿扈三娘。

春香姐。小弟無福消受。請你原諒罷。春香含嗔道。你這般挑剔。只怕你的娘子。須得定造一個才行。唐寅笑着不答。又向夏香說道。小弟也贈你一首黃鶯兒。夏香道。你要罵我。爽快快的罵我。休得先衰後貶。一把砂糖一把尿。唐寅笑道。那麼砂糖來了。

姐姐夏天香。好算得。美嬌娘。有誰和你同羅帳。戲水鴛鴦。逐

水鴛鴦。偎紅倚翠人人想。

夏香道。砂糖太甜了。唐寅道。不會太甜。我來解解這甜味。

只可惜。後藏鴟蛋。前面賣生薑。

夏香姐。小弟不曾修到這般的豔福。請姐姐原諒。夏香沉着臉道。果然被我猜中了。「一把砂糖一把屎。」唐寅道。冬香妹子。又有一首黃鶯兒贈你。冬香道。好曲子不唱三遍。你不中意。老老實實道了一句。唱什麼黃鶯兒。白鶯兒。唐寅笑道。我都是一律看待。不分高下。贈了他們。不能使妹子向隅。你且聽者。我一起兒說了。

妹妹喚冬香。也是個。美紅粧。倘然和你消災障。千種思量。萬

種思量。顛鸞倒鳳人人想。只可惜。睡花飛舞。點點濺衣裳。

冬香妹妹年齡尙輕。將來自會嫁個好郎君。我却沒有這福分。有屈了冬香道。我也知道。你選擇不中的。選不中。由着你。但是不該囉囉嚇嚇。說這許多話。簡直不是話。是噴你的蛆。說到蛆字。點點唾沫應聲而出。直向唐寅面上飛來。唐寅忙把衣袖拂拭道。我沒有噴。你却噴了。在這當兒。靴聲橐橐的。華老來到東



廳。看他心愛的書僮在這裏點取丫鬟。畢竟點中了誰。待到上廳時。冬香已回到後面去了。却見鴛鴦廳上。靜悄悄的。只有這心愛的書僮。別無他人。華老坐定以後。便問華安。你選中的是誰。唐寅跪稟道。太師爺恕罪。相府中侍女如雲。可恨小人無福。目迷五色。竟一個沒有選中。華老道。難道花名冊上開列的三十六名丫鬟。以及老房的上等侍婢。竟沒有一個中你的意。唐寅道。啓稟相爺。這是祝大爺。華老怒道。休喚祝大爺。只喚他老祝。唐寅道。老祝早向小人說過的。華老道。他又放些什麼屁。唐寅道。小人在舟中向老祝說。你不要誘引我到蘇州去。相府中侍女如雲。總勝于你們窮解元所用的黃臉婢子。老祝笑道。兵在精而不在多。庸脂俗粉的女子。便有千百人。也不能遂你的意。國色天香的佳人。只一個。也能使你夢魂顛倒。心悅誠服的愛他。相府中侍女雖多。大概都是庸脂俗粉的女子罷。便有一二個國色天香的佳人。只怕。華老道。只怕什麼。唐寅道。不要說了罷。老祝敢說。小人不敬說。華老道。恕你無罪。直說便了。

唐寅道。那麼小人斗胆了。老祝說。便有國色天香的佳人。怎會賞給你們奴才做妻子。老相國不會自己受用麼。華老勃然大怒道。胡說胡說。該死該死。唐寅叩頭道。小人知罪。華老道。不和你相干。我是罵老祝該死。你且起來。唐寅謝了主人。方才起立。站在一旁。華老道。華安。這三十六名丫鬟。不能遂你的心願。還有可說。後來我不是傳喚老房裏的一等侍婢四香。也來聽你挑選的麼。唐寅道。啓稟相爺。太夫人身邊。本有四香侍奉。今天只有春夏冬三香出來聽選。他們三人都和小人無緣。華老說慣了。四香偶不注意。便發生了一個漏洞。待要更正。已來不及。便道。秋香沒有出來麼。唐寅道。闔府丫鬟。人人都出。惟有秋香姐姐不會賞光。華老假意兒問道。秋香爲什麼不出呢。唐寅道。小人方才聽得春香姐姐說。四十名丫鬟。人人可以挑選。只有秋香不在此例。秋香已跪求着太夫人。情願一輩子侍奉老人家。不願賞給家奴。太夫人應允了他的請求。無論如何不放他出來應選。小人聽了。益信姻緣自有前定。凡和小人無緣的。可

以任憑小人挑選。而不能滿足小人的意。要是可以滿足小人的意。却又好事多磨。不願和小人作配。相爺所說的闔府侍女。悉憑小人挑選。小人以爲說到闔府二字。凡是侍女。一切包括在內。現在才知道秋香是例外的。然而人各有志。也怪不得秋香。小人只恨自己沒福罷了。華老聽出他言中有骨。分明對於「闔府丫鬟」四個字。懷着疑義。却又不便駁斥。只爲闔府丫鬟悉憑挑選。確是自己親口允許的。藏着一名秋香。算不得闔府丫鬟。好似做主人的失信於他。而且他又顧慮着祝枝山到了常州鎮江以後。不日便將東歸。要是他又來謁相。自己便防不勝防了。華安的心。本已搖搖如懸旌。再加他一片胡言。說我留着秋香。真個是供着自己受用。證明他的所料不虛。華安怎不墮入彀中。只怕沒多幾天。便要丟去。如黃鶴了也罷。我偏不教華安墮入彀中。華安既暗暗的表示他除却秋香不能滿意。我不如到內室懇求夫人。權時割愛。把秋香遣發到外面。由他點取罷。當下想定主意。便道。華安你既說秋香不出好事多磨。我便

去面懇你主母。把秋香遣發出外。由你挑選。但是我所慮者。秋香出來以後。你又是一首黃鶯兒。半譏半諷。依舊不能中意。那麼非但秋香心中難堪。便是你主母的面子。也被你削去。唐寅又跪着稟道。太師爺何出此言。若得秋香姐奉命來到東廳。好比陰黑的夜間。得見明星皓月。小人歡喜讚歎。尚且不遑。豈有含譏帶諷之理。小人所慮的。秋香既願終身侍奉太夫人。這是他的一片忠心。要是委屈他出來。便是奪他的志。小人怎生過意得去。他既不願。且由着他罷。橫豎小人無福便是了。華老道。你且放心。不管秋香願不願。我總得教他嫁你。這不好算委屈了。像從前邯鄲才人嫁了廝養卒。這便叫做委屈。秋香呢。他雖強。畢竟是個青衣婢女。我把他嫁與才子。而且同時開去你們的奴籍。好教老祝無所用其挑撥的伎倆。總而言之。我不墮入老祝的彀中。便是了。你且起來。在這裏候着。我要進中門去了。唐寅磕頭道。若得太師爺始終成全。將來粉身碎骨。願報大德。拜罷起立。但見華老拂着袍袖。一壁走。一壁自言自語道。詭計。

多端的老祝。你道老夫留着美貌使女。不肯賞給奴才麼。老夫偏偏把他賞與華安。使你的說話不靈。老祝老祝。你要華安入你彀中。萬萬不能。說時靴聲橐橐。離却東鴛鴦廳而去。唐寅暗暗好笑道。這老頭兒真和傀儡一般。口口聲聲的不教我墮入老祝彀中。誰料你卻墮入了老祝的彀中。只爲這一番的說話。也是老祝定下的計畫。他把華鴻山玩于股掌之上。老祝老祝。我真佩服煞你。也正是。

賴有錦囊酬妙計。好教豔婢嫁才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滄浪生曰。點秋香係緊要關鍵。設或用筆呆板。便不能引人入勝。好變換。不落呆板。或詳或略。或疎或密。又處處涉以詼諧之筆。使讀者味既恐秋香之不出。又恐秋香之遽出。文字魔力如是如是。

十六字令了卻五百年姻緣。一字一刀。那得不令人腸斷。石榴急勿。

揮灑涕淚之地。豈得已哉。

唐解元逢場作戲。自是放誕風流。然對於石榴。未免過於惡作劇。偷石畔啜泣之小楊。石榴其將死於單戀乎。著者特寫一小楊。爲石榴以爲解元計也。否則我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唐解元捫心自爲情。

枝山錦囊。處處都驗。華鴻山爵齒雖尊。直童駭耳。讀至此。不禁失笑。

生世愛秋香待麗下不  
 能應西廂待月浮相像  
 你言管娘我星子長句  
 消一等風流恨我与你  
 因緣美滿成水荳鴛鴦



四傑傳 第八十回上 璧合珠聯佳人入選

四傑傳 第八十回下 波瀾雲詭才子遭殃

要是唐宮懼罷歷差  
相府考太師須得把地  
酒送有司解往南京治罪





唐祝  
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八十回 璧合珠聯佳人入選 波譎雲詭才子遭殃

華老和太夫人相見以後。談及華安對於闔府丫鬢。除却秋香。都不合意。這書僮眼界很高。不放秋香出去。便不能把他羈縻。還加着祝枝山詭計多端。防不勝防。夫人你瞧着兩個孩兒分上。把秋香遣發出去罷。太夫人本是個好人。無可無不可。有什麼疑難。總和二媳婦商量。惟有今天。太夫人猜不破二媳婦的啞謎兒。怎麼留住了秋香。便可留住華安。秋香嫁了華安。反而不能把華安留在相府。惟有大媳婦的說話。入情入理。要把華安久留在相府中伴讀。非得把秋香賞他爲妻不可。便道。老相公。既然這般說法。妾身只得遣發他出去應選。不過妾身已應許了他。永遠在我左右侍奉。現在要叫他出去。也得好好的勸他一番。老相公請便。妾身自會向他開導。華老拱手道。那麼此事全仗夫人好。

好的勸導了說罷。自回書院而去。那時秋香不在左右。太夫人遣人喚他到來。把華老的一番意思。向他說了。秋香聽了。雙淚直流。跪在太夫人面前。央求他轉告相爺。收回成命。婢子矢志不移。只求一輩子侍奉你老人家。太夫人道。你沒聽得大娘娘說的話麼。嫁了華安。依舊可以住在府中。過了三朝五朝。依舊可以侍奉我的好秋香。起來罷。秋香道。大娘娘雖然這般說。但是女子家三從四德。載在書本上面。婢子不嫁華安。便可以拿定主意。一輩子侍奉你老皇封。要是嫁了華安。他若把「天字出頭夫做主」的一句話。把婢子壓住。過了三朝五朝。不放婢子入內侍奉。婢子也無可如何。再者人心難測。他娶了婢子。要是依舊不肯留在相府中。那麼婢子處于爲難的地步。從他回蘇。便辜負了太夫人天高地厚之恩。要是不從他回蘇。這「出外從夫」的一句話。古訓分明。把來違背了。仔細思量。還是永遠侍奉你老皇封的好。太夫人道。秋香。你過慮了。料想華安決不會這般沒良心的罷。萬一華安真個帶你回蘇。你只好「嫁

雞隨雞。嫁狗隨狗。」你太夫人只怪着華安。決不會着怪着你的。好秋香起來罷。秋香道。太夫人雖然這般開導。但是婢子思來想去。還是跟隨太夫人的好。記得昨夜和太夫人同睡。承蒙太夫人百般憐惜。要把婢子作爲義女看待。果然有這一天。做了多年侍女。便可以吐氣揚眉的做那相府千金了。要是嫁着華安。一輩子做那書童的妻房。有什麼好處呢。仔細思量。還是侍奉你老太太的好。太夫人道。你又過慮了。我既已許你做螟蛉女兒。遲早總有這一天。決計不會食言的。你若不信。你便改換稱呼。你喚我親娘。我也可喚你一聲女兒。不過我的意思。要把你收爲義女。也得廣延親友。大開筵宴。很熱鬧的有一番排場。好教大眾知曉。要是草草不恭的認爲母女。那便近于兒戲了。好秋香你聽了我的話。出去應選。果然被華安選中了。立時把你開去奴籍。和華安結婚。過了三天五天。我便吩咐賬房。擇着吉期。備着柬帖。正大光明的邀請親朋。來看相府收納義女的盛禮。以踐昨宵的諾約。好秋香起來罷。秋香道。太夫人肯把

婢子收爲義女。婢子怎有不信之理。但是仔細思量。還是不嫁的好。婢子在相府中做太夫人的義女。仗着太夫人的福蔭。誰也不敢欺侮婢子。要是嫁了華安。那便不然了。太夫人縱把婢子當作義女看待。也不過在名分上好聽。實際上却有許多難言之隱。爲什麼呢。假使婢子是個青衣的身分。嫁給他一個窮小子。任憑荆釵布裙。旁人却沒有話說。要是做了相府的義女。婢子過於寒儉。反而要惹人嘲笑。說什麼相府千金親操井臼。和小人家婦女一般。到了這時。豈不進退兩難。待要錦衣玉食。他是一個窮小子。萬萬供給不起。待要井臼親操。又是妨礙着相府的面子。仔細思量。還是侍奉你老太君的好。太夫人道。秋香。你又過慮了。我把你認爲義女。決不是有名無實的。我膝下無女。你做了我的女兒。怎可以草草遺嫁。不過你主人要籠絡華安。一經他點中了你。你立刻便要成婚。所有粧奩。一時趕辦不及。你結婚以後。我吩咐賬房快把五千兩紋銀。替你置備一付豐盛的粧奩。三千兩紋銀賞給你作爲居家日用。你也可以

呼奴喚婢。不會并白親操了。你成親時。我還得給你珠環兩付。金釧兩雙。珊瑚瑪瑙珍珠的手飾。應有盡有。決不會虧待了你。好秋香起來罷。秋香便在太夫人面前連磕了三個頭。方才起立。口中兀自說道。婢子的心中還是戀戀在太夫人左右。最好此番出去。也和他們一般落選。這便叫做「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太夫人道。你跪了良久。略坐一會子。出去應選罷。于是秋香在太夫人旁邊告坐。柳眉微皺。杏臉含愁。似乎委屈他的一般。實則他的心版上。已刻着千百個願字。他是以退爲進的。越是說着不嫁。越是要求着嫁後的權利。他的三種要求都遂了。明知嫁了唐寅不免私逃回蘇。經他三次以退爲進的結果。他便逃奔。太夫人也原諒他了。非但豁免作婢。而且穩穩的做那相府的義女。五千兩粧奩。三千兩津貼。穩穩的可以到手了。以退爲進。勝于以進爲退。自從秋香發明了這個方法。後世重要人物。往往抄襲他的祕訣。口口聲聲求退。却是口口聲聲求進。這些要人。大概都是秋香的忠實信徒罷。閑話剪斷。言歸正

傳。秋香坐了一會子。太夫人便催着他出去。秋香道：「一個人出去羞人答答的。太夫人道：我喚三香陪你可好。春香忙稟道：丫頭們是不去的了。被那窮小子左一首黃鶯兒。右一首黃鶯兒。把我們種種取笑。現在還要出去。這便是一「挨賣私鹽不值錢」了。太夫人忽的想着方才有兩名沒有成年的幼婢。不曾開列在花名冊內。不如喚他們陪着秋香同去罷。當下喚着兩名幼婢陪着秋香到東鴛鴦廳上去應選。兩名幼婢很高興的答應了。再說唐寅在那東廳上團團打轉。足有三五十次。却不見秋香出來。心中好生驚異。默默的念着西廂句調道：「他若是到來。便春生做齋。他若是不來。似石沉大海。數着他脚步兒行。靠着這窗檻兒待。」此時的唐寅。只在最後五分鐘中掙扎。祝枝山的錦囊妙計所爭的。只在這一着。一不着。到滿盤都空。他越是不見秋香出來。越覺得愛河多浪。情海生波。老祝的錦囊。只怕不是如意珠罷。想到這裏。區區方寸地。變成了茫無涯際的黑海。猛聽得裏面一片的催促聲音。秋香姐快些走罷。秋香

姐趕快走罷。分明是小女子的聲音。大概是內堂雛婢。陪着秋香到這裏來了。這一片聲音。宛似一輪曉月。便覺黑海中大放光明。唐寅好生歡喜。便搭起着唱嗒架子。專待秋香到來深深一揖。又聽得秋香的聲音道。桂香菊香兩位妹妹。不要這般催促啊。你們要去應選。儘可前行。我是萬分不願的。且在後面緩緩行走。要是你們被他選中了。我便可以免却出去了一個雛婢道。秋香姐不去。我們也不去了。我們是沒有成年的婢女。便是選中了也沒用。不過陪着姐去。瞧熱鬧罷了。華安哥哥指名要你出去。你不要推推却。使他久候了。三個人且行且語。說話的聲音是很輕的。不過這時候靜悄悄沒有旁人。唐寅側耳靜聽。句句入耳。暗想秋香既出中門。任憑姍姍來遲。總須走到鴛鴦廳上。我且躲在窗外。待他們進了鴛鴦廳。再去相見。於是揭開窗幕。悄悄的出來。閃到轉角處。靜候他們到來。隔了一會子。斷斷續續的弓鞋聲。漸走漸近。斷斷是他們停了。續續是他們又行了。行而停。停而又行。他們果然都進了東廳。了一名

雛婢道。秋香姐。爲什麼不見華安哥哥呢。一名雛婢道。敢是他在西廳上罷。接着秋香道。他既不在這裏。我們回去罷。唐寅暗想不妙。這個機會錯過了。萬難再遇。忙把衣襟一整。揭開窗幕。搶步上前。口稱秋香姐姐。兩位妹妹。華安在這裏奉揖了。接連三個深深的揖。他們還禮不迭。唐寅道。這位妹妹沒有請教你的芳名。那雛婢道。華安哥哥。我叫做桂香啊。唐寅道。桂香妹打扮的很不俗啊。我也贈你一首黃鶯兒。

妹妹愛梳粧。真不愧。桂花香。輕輕年紀玲瓏樣。瘦瘦容龐。淡淡衣裳。小姑未解春心漾。且到了。年華三五。預備做新娘。

桂香妹對不起。且到了十五芳齡。再和你做媒罷。這位妹妹的芳名。還得請教那雛婢扭扭捏捏的說道。我叫菊香啊。桂香十三歲。我比他大一歲。你也不見得中意的罷。唐寅道。無論中意不中意。我總贈你一首黃鶯兒。

妹妹愛芬芳。真不愧。菊花香。東籬嫩蕊無人賞。未許輕狂。雖敢



輕狂。求凰曲子今休唱。且到了。年華二八。趕製嫁衣裳。

菊香妹對不起。待到了二八芳齡。我來替你。做媒罷。桂香菊香。畢竟年齡幼稚。未解風情月意。都說華安哥哥多謝你。千萬放在心上。到了那時。你不替我做媒。我是不依的。唐寅笑道。兩位妹妹放心。我是決不食言的。秋香姐。那麼輪着你了。可要贈你一首黃鶯兒。秋香笑道。你道了一句不中意的便夠了。唱什麼黃鶯兒呢。唐寅道。秋香姐。你要小弟說中意。小弟便立刻道出一百個中意。你要小弟說不中意。任憑刀加頸上。劍指胸頭。小弟決不肯道一個不字。秋香姐聽者。黃鶯兒來了。

生性愛秋香。待颺下。不能颺。西廂待月渾相像。你是鶯娘。我是弓長。勾消一筆風流帳。我與你。因緣美滿。戲水效鴛鴦。秋香姐。小弟點中你了。洞房花燭以後。做一對戲水鴛鴦罷。秋香啐了一聲。羞的兩朵紅霞。直透芙蓉頰上。向着雛婢說道。兩位妹子。我們進去罷。這時候華

老遣着華平來探消息。唐寅道：華平哥哥，小弟已點中着秋香了。華平翹着大拇指道：這是頭兒腦兒頂兒尖兒。華安兄弟，你多麼大的福分啊。唐寅笑道：這都靠着太師爺的宏福。小弟要到書院中去叩謝大恩。於是跟着華平同到書院中見了華老。自有一番感激涕零的說話。無須細表。華老道：華安，你的眼力很好。闔府丫鬟你都視若無物。單單看中了秋香。他不但面貌好，性情好，而且書函文墨，女紅針黹，件件都好。你主母曾向我說：這個使女將來要認爲義女。替他擇配一個如意郎君，斷不嫁低三下四之人。現在賞給你做妻子。是我夫婦倆特別破例。你謝了我，還得進中門去謝謝這位老主母。唐寅道：小人謝過了太師爺。正想要去謝謝老主母。小人沒有太師爺太夫人這般特別加恩。只好永遠埋沒在僮僕中間。永遠捱受老祝的嘲罵。現在不怕他了。他要嘲罵小人，小人便可扭住了他。和他評理。看他再敢這般大言不慚，目中無人。華老道：你旣感激我們倆的大恩。從此以後，你該怎樣圖報。唐寅道：小人安排着粉身

碎骨報答大恩。華老道也不要你粉身。也不要你碎骨。我只把那大郎二郎付託與你。我也不想他們飛黃騰達。和我一般。我只希望今年應試。他們都考取一名秀才。總算讀了多年的書。有了一個交代。這個責任你能擔當得起麼。唐寅道。兩位公子的天賦。並非愚魯。只爲以前西席教授無方。以致艱於進步。一經小人指導。公子們的學問。已非昔比了。若要博得一名秀才。小人以爲易如探囊取物。情願在太師爺面前負着全責。至於將來科第的問題。考取兩榜。却不敢必。考中一名舉人。這也是意想中事。太師爺但請放心便是了。華老掀髯笑道。大郎二郎若有寸進。這都是你的功勞。正不枉我一番抬舉也。你的主母在紫薇堂上坐着。快去謝賞罷。唐寅辭了主人。便到裏面去拜謝太夫人。才到中門旁邊。管家婆已向他殷勤道喜。唐寅笑道。這都是仗着乾娘的福分。才有這一天。拜托乾娘到裏面去稟告太夫人。說書僮華安特地前來謝賞。管家婆教他在中門外暫立。自到裏面通報。無多時刻。出來回復道。太夫人有命。教華

安無須謝賞。且待結婚以後。向太師爺太夫人行禮便是了。唐寅知道太夫人忙著替秋香整妝。無暇和他相見。只得退了出去。才到外面。聽說華老吩咐老總管替他們新夫婦安排一切結婚禮節。又令家丁們在後花園打掃幾間房屋。一切器具牀榻。早早佈置。作為華安藏嬌之屋。大廚房小楊也奉太夫人之命。趕辦喜筵。他是很感激華安兄弟不肯奪人所好。所以今天辦的菜餚。不惜工本。特地討好。東鴛鴦廳作為拜堂的地方。掛燈結綵。好不光耀。唐寅已卸除了羅帽直身。戴着文生巾。穿着海青。手搖摺扇。足躡皂靴。已不是奴才打扮了。樂工掌禮等人。可以一呼即至。俗語說的好。「有錢不消週時辦。」一切結婚手續。正在佈置之中。忽的門公王錦。入內稟報說。啓稟太師爺。無錫縣知縣何裁何老爺來了。列位看官。須知這位何知縣。便是前書四十二回中。大躡二刁。和他扳談的人。他見兩位狀公子不成模樣。曾道兩句「龍生犬子。鳳產雞雛。」後來被華老知曉了。做了一首詩向他問罪。何知縣好生惶恐。親自登堂伏罪。

方才無事。從此以後。何知縣逢時逢節。加倍殷勤。到相府來請安。他是華老門生。明朝年間。最重師生名分。他雖然做了地方官。見了太師。依舊行那弟子之禮。華老爲着今天替書僮安排喜事。自有一番忙碌。吩咐王錦去回復何老爺。說主人今日事忙。緩日相見。王錦去不多時。重又進來。聲稱小人奉了太師爺之命。請何老爺緩日相見。何老爺說今天有一件要事。須得面稟太師爺。定要先見。華老聽說有什麼要事。只好請他進見。何知縣是常來的人。不須登堂參相。自會到二梧書院拜望他的老師。主賓見面以後。略敘寒暄。各各坐定。自有僕人送茶敬客。不須細表。唐寅心中希奇。今天並非朔望。何知縣到來做甚。况且說有要事。倒須聽他一聽。他便隔着紗窗。聽他們主賓問答。華老道。何大令有何要事。倒要請教。何知縣道。門生此來。一者詢問老師起居。二者報告一樁要事。和老師有些親戚關係。華老道。什麼事情。何知縣道。老師第二房令媳。不是蘇州馮通政的令媛麼。華老道。是的。馮通政服官京師。條已多載。上月通政

夫人回蘇。路過東亭鎮。曾到這裏小住數天。現已往蘇州去了。足下問他何事。何知縣道。通政夫人不是蘇州解元唐寅的姑母嗎。華老道是的。只可惜這位唐解元去年失蹤。直到今日沒有下落。窗外的唐寅暗暗好笑。沒有下落嗎。唐解元便在這裏。又聽得何知縣說道。究竟唐解元在何處。可有消息嗎。華老道。那有消息。他的好友祝枝山四處尋訪。只是徒勞往返。何知縣道。幸而他失蹤了。要是不然。日前便有生命之災。唐寅聽了。陡然一嚇。益發注意靜聽。華老道。什麼生命之災。願聞其詳。何知縣道。這都是昔年唐解元應了寧王聘問的不好。華老道。寧王聘問唐寅。這是已往的事。聽說唐寅看出寧王志在造反。便即佯狂自污。借端求去。才被寧王斥退出府。直到現在。他和寧王不通問。寧王造反。是和他不相干的。何知縣道。老師有所不知。唐解元雖然脫離寧府。不通問。但是他的名字。却登載在寧府冊籍之中。這一回寧王造反被擒。不日便要明正典刑。他的奸黨如李士實。劉養正。一輩謀士。皆盡被逮入獄。其餘諸

人。按照着寧府的名冊。一一追究。唐寅的名字。登載在寧府上賓名冊之中。天子知曉了。龍顏大怒。聽說不日派着錦衣衛員役。前往蘇州捉拿唐寅治罪。倘有人把唐寅藏匿在家。發覺以後。一律聯坐。門生知道唐寅和相府中有親戚關係。所以得了消息。前來密稟鈞座。要是唐寅懼罪。避匿在相府之中。老師須得把他細送有司衙門。解往南京去治罪。萬萬不可把他藏匿在府。惹禍招殃。華老道原來有這麼一回事。唐寅從來不曾到過這裏。他若是畏罪亡命。逃到這裏。老夫一定把他細送到有司衙門。以便剋日解京治罪。決不把他藏匿。自貽伊戚。這幾句話不打緊。把窗外站立的唐寅。嚇的渾身發抖。暗想不好了。大禍臨頭。我只好趕快逃命了。秋香秋香。只怕沒有福分和你成婚了。正是

只道從天來好事。誰知平地起狂瀾。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秋香和太夫人一席話。殆熟讀戰國策者。欲擒故縱。欲進故退。曲

盡擗闔縱橫之妙。國策載范雎見秦王。便善用此等論調。說士之舌。魔力絕大。足使秦王身入彀中。而不之覺。秋香爲雌范雎。太夫人爲女秦王。妙在秋香佯作不願應選。而太夫人竭力爲之拉攏。人云秋香舌妙。我云作者筆妙。秋香本無其人。乃作者筆尖之一點墨。濳幻化而成。此并剪裁哀梨之可人兒也。

好事將圓之際。忽有何知縣之報警。此非作者不做周方。無端起此波折也。其事確有根據。試檢六如居士外集。謂「宸濠事敗。六如幾不免。當事者甚憐之而不能挽。及見題壁一詩（詩載下回）乃白其誣。而伯虎遂得不入黨籍。」然則本回及下回云云。固非橫生枝節。乃六如傳中應有之文字也。



四傑傳 第八十一回上 不遠客來逢凶化吉



四傑傳 第八十一回下 有心人至破涕為歡



唐祝  
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八十一回 不速客來逢凶化吉 有心人至破涕爲歡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唐伯虎接受了祝枝山的錦囊妙計。把華鴻山夫婦玩之於股掌之上。美滿姻緣。如願以償。只須結婚以後。便可效法着舟載西施的范大夫。連夜回里。萬萬想不到有這意外的風波。想到自己雖沒有受過寧王的爵祿。但是曾經一度在他府中充當上賓。自己的名字。既列在寧府冊籍之中。便不免受了奸黨的嫌疑。雖然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一經對簿。總可水落石出。但是逮捕的當兒。官吏如虎。差役如狼。自己又是個欽犯。鑲鐵就道。不免捱受着許多苦楚。又聽得華老這般說法。分明是個怕事的人。幸而他不知我是唐寅。要是知道了。一定把我細送有司衙門治罪。那麼紅鸞星才照命宮。白虎星又臨當頭。到了那時。欲走不得。若要逃走。還是趁早的好。想到

那裏。渾身益發抖個不住。怕被裏面主賓知曉。只得避到自己房中。才入了金粟山房。兩個躑頭又和他廝纏。一個道。大大叔。你你好運氣。大大公子。不及你。一個道。半仙。老生活見了你。宛比見了爺。你要什麼。老生活便依你什麼。你不忌(是)希(書)僮。你忌(是)老祖宗了。唐寅不和他們多說。只是呆瞧着他們。身子索索的抖動。大躑道。奇奇怪。大大叔。發發抖。二刁道。老冲(兄)半仙做了魁星。大躑道。爲什麼。做做魁星。二刁道。魁星忌(是)斗鬼。半仙也忌(是)斗鬼。大躑道。那麼。香香。要要做魁星奶奶。二刁道。秋香做了半仙的家雞(主)婆。半仙忌(是)斗鬼。秋香忌(是)斗姆娘娘。列位看官。能言善辯的唐解元。得了何知縣的不祥消息。一時呆若木雞。渾身上下。顫個不止。由着他們取笑。只不做聲。他怕被馱公子看破機關。便托言身上不適。好像害了瘧疾一般。二位公子請到裏面去罷。兩個躑頭聽了。宛如開籠放鳥。收拾着書本。便離了金粟山房。二刁拉着大躑道。老冲(兄)和你到花園中亭雞(子)裏面議忌(

事去。大踱道。議議什麼事。二刁道。忌（事）關秘密。到了亭雞（子）裏。再和你說。於是兩個踱頭同到園中。穿過假山。在亭子裏開秘密會議。他們議些什麼。編書的一枝筆有些應接不暇。暫且按下。只說二梧書院中的一賓一主。依舊在那裏談論寧府的事。何知縣道。唐解元雖與寧王脫離關係。但是寧王既倒。株連的人實在太多。現在旨意尙沒有下。要是下了聖旨。他便是奉旨捉拿的。欽犯了。天地雖大。便沒有他容身之處了。華老道。既然旨意未下。足下何從得此消息。何知縣道。好教老師知曉。門生有一個內弟。在錦衣衛當差。這個消息。便是從內弟那邊得來的。爲着相府和唐解元有親戚關係。才來稟告。唐解元既不在相府裏面。門生便就此告別了。說罷。起身言別。華老也不強留。送他上轎。不須細表。華老送過了何知縣。回到裏面。在書院中坐定。便問華平道。一切結婚的禮節。可曾安排了。沒有。華平道。相府中人手衆多。件件般般。都已安排了。只須待到吉時。便可成婚。華老道。成婚在什麼時候。華平道。老總管伯伯道。

人選擇吉時。選的是黃昏戌時。華老道。這還從容。現在不過申正光景。距離戌時。還有一個半時辰呢。華平道。結婚禮節。雖然佈置就緒。但是這位新郎君。不知道能不能拜堂。華老道。這話怎麼講。華平道。恰才小人到書房中去。看見華安兄弟坐在自己房裏。面色慘變。渾身發顫。小人問他有什麼病痛。他說沒有病痛。只不過有些發顫罷了。待過一會子。便會好的。小人怕他害的是瘧疾。到了吉時。不知道怎生模樣呢。華老沈吟片晌。暗想這小子難道沒有這福分不成。好好的要做親。他便害着瘧疾來了。於是吩咐華平到書房中去探望。要是還沒有好。須得趕緊延醫服藥。吩咐完畢。靴聲橐橐的進中門去了。進了中門。衆丫鬻正忙着替秋香整裝。大娘娘二娘娘陪着婆婆。在紫薇堂上指揮婢女。替秋香鋪設新房。所有應用的東西。發到外面。由僮僕們送往後花園新房中。陳設正在忙碌的當兒。華老入內。婆媳三人一齊離座歡迎。待到彼此坐定以後。華老道。越是今天事忙。越是有客到來。本縣何知縣說有要事來見老夫。倒

被他糾纏了良久。太夫人道：「他有什麼要事呢？」華老道：「他是爲着唐寅而來。說時，又向二娘娘說道：『二賢媳，我且問你，令表兄唐解元果然失蹤了麼？』二娘娘猛吃一驚。他想公公無端提起唐伯虎，敢是被他看破了機關麼？他心中慌忙。表面上却是很鎮靜的答道：『公公問及家表兄，自從去年失蹤，直至今日，沒有正確的消息。』華老道：『沒有正確消息還好，有了正確消息，那便不妙了。』二娘娘益發愕然。忙問公公這話怎講？華老道：『有了正確消息，非但唐寅不妙，便是我們也得耽着驚恐。何知縣恐怕他藏匿在相府裏面，特來祕密通知。要是藏在這裏，不但累及二賢媳，也得累及老夫。說到這裏，忽而一陣欬嗽，把未完的話打斷了。』二娘娘着急的，不得聽着公公的口風。唐寅的賣身投靠，藏匿相府，看來都被公公知曉了。與其被公公說破，不如自行檢舉的好。想到這裏，正待把華安便是唐寅的話告稟公公。華老的嗽聲已止了，承接着方才還未完的論調道：『總算如天之福。唐寅從來不曾到過我們家裏。』二娘娘驚魂略定，便

道家表兄真個沒有到過這裏來啊。何知縣要訪問家表兄。爲着甚事。華老便把何知縣的一席話說了一遍。太夫人和大娘聽了。不過頻頻嗟嘆罷了。唯有二娘聽了。耽着許多心事。滿腹推詳。還是說破的好。還是不說破的好。說破了。關係重大。公公要保全自己。不免把表兄送往官署。不說破呢。窩藏欽犯。罪在不赦。偷使被人破露機關。我們擔當不起這重大干係。即使今夜表兄成親以後。便即挾美脫逃。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犯着這奸黨嫌疑。坦然回蘇。豈非自入羅網。待到被逮入官。一經審問。豈不要供出半年來藏身相府的話。那麼公公依舊脫不了失察的罪名。事不宜遲。還是向公婆面前說破真情的。好雖然苦了表兄。卻是保全了華氏全家。想到這裏。便要跪在公婆面前。說破他表兄的蹤跡。卻聽得華老向着太夫人微微歎息道。我們這般的優待華安。但不知華安小子有沒有這般的福分。太夫人奇怪道。老相公怎出此言。華老道。何知縣去後。聽得華平稟告。預備做新郎君的華安。忽的面色慘變。四肢發顫。似



乎害了瘡疾。他的結婚時刻。便在黃昏戌時。只怕臨時發生了挫折。以致誤却良辰。二娘娘聽了。便起着不忍之心。他想表兄驚慌得這般模樣。怎忍落井下石。想到這裏。便又不敢告發了。再說坐在內書房的唐寅。窮思極想。毫無良策。待要脫逃。又捨不得秋香。待要娶了秋香。帶着他逃走。又恐被人捉住。送往官廳。豈不連累了秋香。想到這裏。方寸搖亂。除却發顫。一些主張都沒有。華平華吉。華慶。探望了好多次。見他顫個不停。三個人竊竊私議。華平道。一個人莫與人爭。要與命爭。看來他的命運平常。以致好事多磨。臨時發生着怪病。華吉道。據我看來。他這般失魂落魄。不像害着瘡疾。好像受了驚嚇一般。華慶道。不管他是不是瘡疾。但在緊要的時候。忽的害起怪病來。真個應了兩句俗語。叫做「臨時做親。卵子牽筋。」按下書僮議論。再說在亭子中商量計畫的猷公子。他們坐定以後。二刁連說着天有眼睛。大跛道。阿阿。二天天有眼睛。我我曉得的。天天的眼。一一隻紅眼。一一隻白眼。紅紅眼。是是日頭。白白眼。是是月亮。

刁道老冲(兄)你總扮(歸)鬚頭鬚腦。天有眼睛忌(是)說天有報應。半仙要做親。天不許他做親。忽然害起瘧病來。大跛道。但願他。一一世害瘧。一一世不做親。二刁道老冲(兄)的話不脫一個鬚忌(字)從來沒有聽得一喜(世)害着瘧疾的。我看他到了戌期(時)總要勉強拜堂的。我們吃了秋香的虧。方才在希(書)房裏。我們巴望秋香被半仙點去。這忌(是)一句氣話。他真個點中了秋香。我們不服氣。一定要想個方法。使他們曉得兩位公子的厲害。大跛道。阿阿二。有有何妙計。二刁道。我的妙計。就忌(是)鬧新房。秋香實在可惡。昨夜在園中教我們上當。此仇不報。非爲人也。待到他們結親以後。送入洞房。我和你闖將進去。我抱着秋香。當着衆人親他的幾(嘴)你拉着他的小腳。脫去他的鞋雞(子)這便忌(是)坍塌他的拾報報我們的仇。老冲(兄)你道好麼。大跛道。好好極。依依計而行。你你親他的嘴。我我脫他的鞋子。二刁道。老冲(兄)須要祕密。不要忌(自)言忌(自)語。被他們知曉了。大跛道。我我是守口

如瓶。決決不自言自語。阿阿二。你你要留心。兩人定計以後。方才各到裏面。但是獸子做事。決不會絕對祕密。大蹶到了裏面。忍不住的自言自語道。阿阿二。親親嘴。我我脫鞋子。坍坍他的。拾報報我們的仇。這幾句話。被大娘娘聽在耳中。很耽憂慮。二刁到了裏面。以爲嚴守祕密。當着二娘娘不說什麼。背着二娘娘。便獨在房中喃喃的說道。秋香秋香。做了新娘。看你逃到那裏去。我親你的幾。幾。老冲。老冲。摸你的小腳。脫你的鞋幾。幾。子。子。坍坍你的。拾。拾。出出我們的氣。二刁說這話是很輕的。他以爲一定沒有人知曉。誰料「隔牆還有耳。窗外豈無人」。恰被素月聽個清楚。悄悄的去告訴二娘娘。馮玉英聽了。也替秋香捏一把汗。忽的外面傳來消息。說方才來過的何知縣。現在又來謁相了。稱有要。定要面稟相爺。相爺又請他到二梧書院中來。和他談話了。這個消息傳到吳耳中。益發恐嚇起來。何知縣來過一回。又來做甚。想是凶多吉少。莫非定到這裏來捉人麼。事不宜遲。要走須早。好在老祝代雇的船。想已停泊在水

「左近。」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且待到了船裏。再作計較。蘇州是去不得。還是逃到東洞庭山去投奔王守溪相國罷。秋香秋香。我辜負了你。三笑留。我不是把生命看的重。把戀愛看的輕。只爲此番亡命在外。拚着九死一生。我若被人捉住。身受慘刑。這是我自己不好。你有何辜呢。」大丈夫人不累人。」一身做事一身當。」決不使你擔驚受嚇。好在沒有做親。你依舊是個女兒身。儘可另配如意郎君。度你一輩子的快樂光陰。要是前緣未斷。也只好做那再世鴛鴦了。唐寅想定了主意。身子便不發顛了。開了箱兒。略取些零碎銀子。藏在身邊便離了金粟山房。正待出外。恰遇見了華平。便問華安兄弟。你的瘡疾好了麼。唐寅道。多謝關心。顛過一會子便好了。看來不是瘡疾罷。華平哥哥。聽說何老爺又來了。他忙些是什麼呢。列位看官。幸而唐寅見了華平。問了這一句。他和秋香的三笑姻緣。有這良好的結果。要是唐寅不遇華平。或者遇了華平而不問及何知縣前來做甚。那麼「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只須唐寅

出了相府。和秋香便沒有會面的日子了。那時華平不慌不忙的說道。華安兄弟。你原來沒有知道麼。何老爺第一次到來。說什麼蘇州唐解元犯了彌天大罪。將有聖旨下來。把他拿問到京。唐寅急問道。第二次到來。又是什麼。華平道。恰從書院門口經過。聽得何老爺向相爺說。恭喜恭喜。唐解元無事了。以下的說話。沒有聽得清楚。大概皇帝老子已饒恕了他罷。唐寅暗喚一聲僥倖。虧得沒有走。一走便糟了。於是別了華平。自往書院門口。他是有心人。隔着門帘竊聽裏面主賓談話。但聽得華老道。唐解元不是從逆的人。他有先見之明。看破奸王必反。潔身遠引。要是把他株連入案。那麼鄉黨自好之輩。人人自危了。可見孰清孰濁。自有定評。老夫知道這個消息。也替唐解元吐氣。何知縣道。門生也知道唐解元不是從逆的人。所以得了消息。便來稟報老師。華老道。何大令第二次的消息。是從何處得來。何知縣道。也從門生的內弟處得來。恰才辭別了老師。業已回船。恰逢門生的內弟。也有要公路過這裏。和門生不期而遇。門

生便請他到船上來談話。他問門生道：「你怎麼也在這裏？」門生道：「我是喚舟前來拜望老師。華相國的他道：拜望華相國可有什麼要公？」門生道：「拜望老師，便是要去報告一件消息。聽得唐解元和華相府有親戚關係。唐解元既然身遭不測之禍，只怕連累相府，因此去見老師報告祕密。」內弟道：「那麼你真多此一舉了。」唐解元的冤枉，早已表白了。他並不是寧府的奸黨。皇帝稱贊他是一個很有氣節的解元。錦衣衛拿解到京的處分，便可豁免了。唐解元脫然無事，依舊可以做他的風流才子。你却去告稟老太師，教他老人家擔驚受嚇。這不是多此一舉麼？」門生道：「這倒希奇。怎麼一時雷霆不測，一時風日晴和，倒要請教內弟道：你且猜這一猜，誰替唐解元表白冤枉的？」門生道：「不是大有力的人，怎能奏這回天之效。和唐解元最莫逆而且名位很高的，要算王守溪王老相國了。但是王相國退隱洞庭山中，並不在南京啊。」內弟笑道：「你猜錯了。替唐解元表白冤枉的，不是別人，便是唐解元本身。」華老道：「這事益發奇怪了。倒要請道。」

其祥。躲在門帘外的唐寅。暗暗忖量着。我也覺得奇怪。也要請道其詳。又聽得何知縣繼續報告道。好教老師知曉。門生聽得內弟說起。表白唐解元冤枉的。便是唐解元本身。門生很慌張的問道。難道唐解元到了南京。在天子面前。叩闈辯枉麼。內弟道。非也。唐解元的蹤跡。依舊沒有分明。只不過奉旨到江西去查抄寧王府的欽差。曾在一間住屋裏面。抄得牆上題詩一首。落款吳門唐寅。把這首詩恭呈御覽。却是一首五言律詩道。

碧桃花樹下。大脚黑婆娘。未解銀錢袋。先鋪蘆蓆牀。

三杯鑲水酒。幾炷斷頭香。何日歸鄉里。和他笑一場。

天子看了這首詩。龍顏溫霽。便道。唐寅決不是從逆的人。他這首題壁詩。大有思歸之意。而且字句滑稽。分明戲弄奸王。有人道他是奸黨。其中難免冤枉。當時閃出一位刑部尙書。章開爵啓奏道。唐寅確非從逆之人。只爲蘇州巡按御史徐鳴臯。號稱寧王黨羽。自經被逮到京。經臣等嚴密審問。蘇州唐寅是否與

寧王時通消息。據徐鳴臯供稱。唐寅在寧府忽發癡癲。語言無狀。被寧王驅逐出府。唐寅回里以後。寧王心中懷疑。究竟唐寅所患的癡癲。是真是假。着令鳴臯隨時察探。鳴臯探了多時。探悉唐寅玩世不恭。似乎有些瘋癲之意。隨即稟報寧王知曉。寧王便不想把唐寅再行收入府中了。臣察核徐鳴臯的供狀。可見唐寅假託癡癲。潔身自引。分明看破了奸王的反謀。所以不肯同流合污。有人道他是奸黨。實在是冤枉他的天子大喜道。果然不出朕躬所料。唐寅是個有氣節的解元。不必吩咐錦衣衛把他捉拿到京了。有了這一番諭話。唐解元便脫然無事。一切浮言。從此消滅。若沒有他的一首題壁詩。天子便不會知道他的冤枉。章開爵也不會迎合天子之意。把徐鳴臯的供狀奏告當今天子知曉。所以表白唐寅冤枉的不在他人。便在唐寅本身。你既把唐寅將有不測之禍。告訴了老太師。趁着沒有開舟。且向華相府去走一趟。再把唐寅脫然無事的話。告稟鈞座。也好使老太師聽了。心中安慰了許多。華老聽了。掀髯大笑。誰



料笑聲之中。還有笑聲。却在門帘以外。原來唐寅聽到這裏。心花大放。一時忍俊不禁。竟在門外仰天大笑。華老聽了詫異。便即吆喝道。誰敢無禮。在門外放聲大笑。唐寅暗想不好了。要露出馬腳來了。自知躲避不及。只好揭起門帘。搶步入內。跪在華老面前請罪。正是

驀地含冤無可說。仰天大笑是何因。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本書雖係一部快活文章。唐祝文周四人。風流跌宕。絕無不祥事件發生。然而實禍雖免。虛驚卻不可少。六如外集中。採取「風流逸響」一筆（記名）。既有唐寅幾遭黨禍之紀載。作者根據此事。因於點取秋香志得意滿之後。寫此一段文字。使唐寅飽受虛驚。忽而花團錦簇。忽而石破天驚。讀者眼光。爲之閃爍不定。

此回善用險筆。二姑娘聽得大禍臨頭。幾欲說破機關。唐伯虎自願拋卻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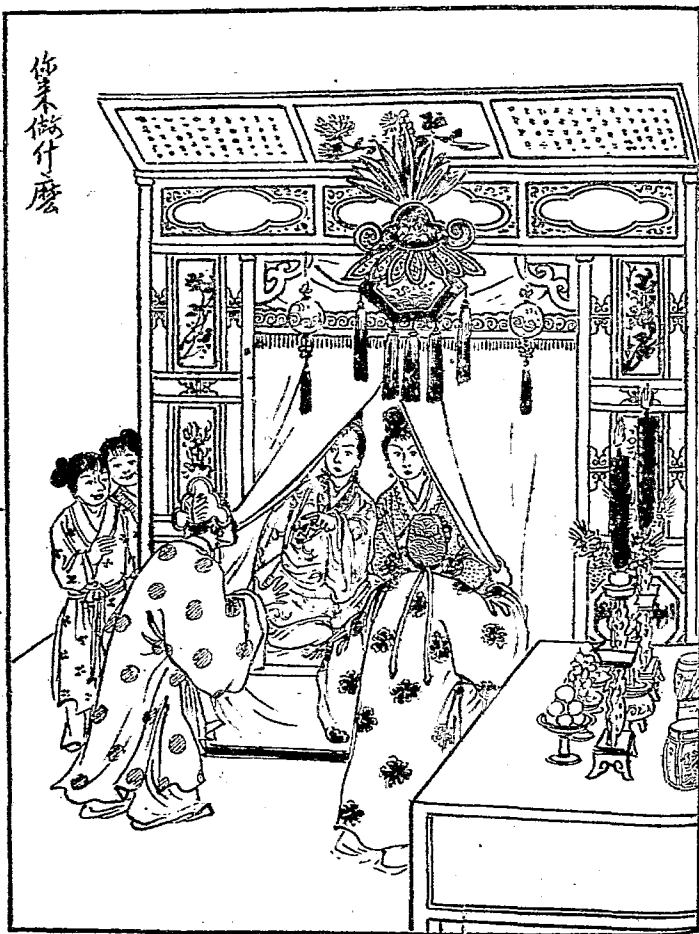
香。隻身逃難。寫至此好事破裂。不絕如縷。然經作者輕輕幾筆。依舊鷓鴣橋穩渡。銀漢無波。極悲歡離合之致。盡抑揚頓挫之妙。筆有爐錘。自是當行出色。

你來做什麼

四傑傳

第八十二回上

娘子軍秘密解圍



四傑傳 第八十二回下 女兒酒殷勤獻客



喝乾了這一壺  
便不再添了

唐祝文周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八十二回 娘子軍秘密解圍 女兒酒殷勤獻客

華老和何知縣談話。聽得門外有縱笑之聲。以爲家僮無禮。擅敢揚聲大笑。目無長上。因此厲聲吆喝。比及揭帘入內。伏地請罪的。却是他的心愛書僮華安。不覺怒氣消失了一半。便道。華安。你是熟諳禮貌的。官長在座。怎敢揚聲大笑。有失體統。唐寅道。啓稟相爺。只爲唐解元和小人是同鄉。小人雖未曾和唐解元見過一面。但是衷心佩服。已非一日。方才聽得他身遭冤枉。要被錦衣衛捉解到京。小人雖和他非親非戚。不過唐解元遭了不測。蘇州便缺少了一位有名才子。爲這分上。小人暗暗的代爲納悶。恰才在門外伺候。聽得何老爺報告詳情。知道唐解元的冤枉。便是他本人昭雪的。非但脫然無罪。而且當今皇帝。還稱贊他是一名有氣節的解元。那不但是唐解元一人的榮幸。凡是蘇州人。

大家都覺得榮幸。小人一時樂極忘形。不禁揚聲大笑。比及自己覺察。已是懊悔莫及。伏乞太師爺原諒恕罪。華老點頭道。你也講得有理。以後謹慎一些便是了。今天事出無心。不來罪你。起來罷。唐寅謝了主人。站立一旁。華老道。恰才聽得你忽害瘡疾。現在好了嗎。唐寅道。仰賴太師爺洪福。恰才小人似瘡非瘡的顛過了一會子。現在已好了。華老道。你今晚便要成婚。快去預備。不須在這裏伺候罷。唐寅啞啞連聲。退了出去。何知縣道。貴管家胸有學問。門生是曾經領略過的。這般大才。屈在僮僕裏面。端的可惜。華老道。爲着他小有才情。已把他升爲伴讀。不日便要免除他的奴籍。和西賓一般看待。只爲小兒經他指導以後。進步異常迅速。老夫破格用他。也不埋沒他這一番功勞。何知縣又頌揚他老師的度量寬宏。求賢若渴。又談了一會子。方才起身告別。華老相送。不須贅敘。他送過何知縣以後。恐怕二媳婦得了警報。替着表兄擔驚。便到裏面。把唐寅脫然無罪的事報告了一遍。二娘娘知道了。便把一場驚恐。化作雲烟。那

時衆姊妹都忙着替秋香整裝。唐寅在外面也有衆弟兄從中幫忙。華老夫婦預先吩咐。新郎新婦今晚在鴛鴦廳結婚。坐筵以後。不須叩謝主人。便可送入洞房。所有外宅僮僕。內堂丫鬢。都在後花園赴宴。以表慶賀。過了三天。才許新夫婦參拜主人主母。同時便把秋香認作義女。把華安升作西賓。華府衆人不得再喚他華安。須得喚一聲康宣康師爺了。爲着華安秋香。人緣很好。外面僮僕裏面婢女。不約而同的各各湊着銀錢。作爲賀禮。而且都更換了新衣。到後花園去吃喜酒。惟有石榴不去湊熱鬧。倒在床上低聲哭泣。新夫婦結婚禮節。不須重言申明。只爲唐祝文周傳中紀載的結婚。已敘過的。有文徵明周文賓兩家喜事。此番唐寅稱秋香結婚。編書的不妨從略。只說在鼓樂聲中。參天拜地。一都已完畢。待到送入洞房。這兩個馱公子知道鬧新房的時候。已至野心勃勃。借此要向秋香報仇。大躑道。阿阿二快快走啊。二刁道。到了新房中。不要忘記了。我捧了秋香的面孔。和他親幾（嘴）大躑道。我我捧了香腳。脫脫

他的鞋子。還還有襪襪套。腳腳帶。可要一起剝去。二刁道。最好一起剝去。宛  
比剝粽幾(子)剝剩一只白喜(水)粽。大跛道。白白水粽。是有糖的。香香的  
腳。是有馨的。二刁道。今夜便宜了半仙。新被新褥。又有新娘雞(子)同睡。我  
可以套了唐詩的句幾(子)送他兩句詩。叫做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直身。

大跛道。這這詩。怎麼講。二刁道。半仙和秋香興雲作雨。這不其(是)小樓一  
夜聽春雨嗎。到了明朝。他不做書僮了。這件直身可以賣去了。不其(是)叫做  
深巷明朝賣直身嗎。大跛道。我也來套套唐詩。於是期期艾艾的念道。

春眠不覺曉。秋香實在好。夜來雲雨聲。馨落知多少。

二刁道。什麼叫做馨落知多少。大跛道。這這便是香的。纏纏腳馨啊。兩個跛頭  
且講且走。徑向後花園而去。那時僮僕丫鬢。男女分席。男的在看雲軒坐席。女  
的在聽松齋坐席。新夫婦的房間。却和後花園相近。並列三間。中間是坐憩。左



門是書室。右間是新房。都是朝南平屋。去年才落成的。煥然一新。尙無他人住過。好像專爲他們伉儷而設。看雲軒聽松齋兩處。正在開懷大飲。笑語誼譁。唐寅被華平拉去。定要他陪着飲酒。新房中只有兩名小丫頭。桂香菊香。伴着秋香。坐在燭影搖紅之下。益發見得豔麗非常。大躡二刁鬼。鬼祟祟的在四下裏探望。知道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只須闖將進去。管教秋香沒處逃奔。馱公子互相招呼。大躡教二刁休得敲動口頭鑼鼓。二刁教大躡休得香啊香啊。喊將進去。大躡道。阿阿二。休休放風聲。二刁道。老冲（兄）我們去鬧新房。是用侵的方法。不用伐的方法。大躡道。這這話。怎怎講。二刁道。這其（是）半仙講左傳。講給我們聽的。叫做列國交鋒。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我們這番鬧新房。你不打口號。我不敲鑼鼓。教他們出其不意。這便其（是）用侵的方法。不其（是）用伐的方法。大躡道。阿阿二。快快侵啊。二刁道。老冲（兄）不要想（響）這叫做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這一對難兄難弟。走近新房。彼此亂搖着

手禁止聲張。先在窗縫中窺這一窺。却見紅燭光中。秋香打扮的和天仙一般。打着偏袖。坐在床沿上。端然不動。兩名小丫鬟在旁邊打盹。大躉不知不覺的。道了一個妙字。二刁兩手亂搖。才嚇的大躉不敢開口。於是兩個躉頭。一轉身。便把門帘揭起。搶步入房。一個道。我來摸小腳。一個道。看你再逃到那裏去。我來親你的幾（嘴）摸你的……話沒說完。却不見了新娘子。只見帳門下垂。銀鈎微動。似乎有人躲在裏面一般。兩名小丫鬟看着新牀。向兩位獸公子弩嘴。大躉道。阿阿。二香香在牀。二刁道。他躲在牀中。再好也沒有。老冲來來。於是獸公子怎敢遲延。彼此都揭起着帳門。把羅帳洞洞開放。不揭時。萬事全休。一揭時。嚇的這一對難兄難弟。一個兒眼睛像地牌。一個兒眼睛似二筒。原來羅帳中躲着的不是秋香。却是大娘娘。杜雪芳。二娘娘。馮玉英。只爲獸公子不會幹什麼祕密事。他們要向秋香惡作劇。早于不知不覺中。口頭迸露。被兩位娘娘知曉情由。二娘娘足智多謀。便約着大娘娘來到新房裏面。定下這個計較。

一面叮囑秋香。偷然兩位公子到來。你只躲入後房。我們自有退兵之策。一面密遣丫鬻。沿途偵探兩位公子的行蹤。隨時報告。可笑猷公子自詡秘密。以爲用的是侵的方法。不是伐的方法。誰知他們的一舉一動。早經那些女探子頭報二報的報上中軍帳來。二姑娘知道這難兄難弟轉瞬便要光降了。於是妯娌二人。同入羅帳。盤着膝兒。跌坐在羅帳裏面。却教秋香在帳門外面坐着。他們要闖入。一定要在窗縫中窺這一下。猷公子的脾氣。二姑娘是深知其細的。比及聽到窗外有一個妙字。躲在帳中的二姑娘悄悄的。通知秋香道。你可以躲到後房中去了。秋香怎敢怠慢。驚鴻一瞥的躲入後房。布置完畢。猷公子早入新房。二姑娘故意把帳門拽這幾下。好使那銀鈎動搖。兩個小丫鬻向猷公子弩嘴。也是二姑娘預先指使的。猷公子毫不疑慮。以爲秋香怕羞。躲入羅帳中去了。揭開帳門看時。却是兩尊玉皇大帝。一齊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各向丈夫申斥道。你來做什麼。大膽。還想支吾。二刁的懼內。勝于乃兒。拉着大躡。返身

便走道。老冲（兄）快些走罷。大躡身不由主。也跟着二刀便跑。跑了一程。方才氣喘吁吁的。站立在太湖石下。兄弟倆各把雙手抹着額上的汗。向地上亂灑。大躡道。阿阿。二奇奇怪。今今夜。碰碰見了花粉煞。好好的香。眼一雲。變變了。兩婆娘。二刀道。都是老冲（兄）不好。戇頭戇腦。開口見喉嚨。洩漏了軍機。被他們知宵（曉）了。請出小小（嫂嫂）和我的家雞（主）婆。行這退兵之計。大躡道。香香可惡。第第一次請出媽。第二次請出大娘。此此仇……說到這裏。氣急敗壞的說不下去。二刀接着說道。此仇不報。非爲人也。老冲（兄）今夜鬧不成。明天去鬧。明天鬧不成。後天去鬧。好在新房裏面。三朝無大小。不見得小小（嫂嫂）和我們家雞（子）婆。天天去驟在新房裏。老冲（兄）啊。過了這一夜。明天再去報仇罷。於是兄弟倆沒精打采的去了。那知道到了來日。這仇便報不成了。只爲秋香已隨唐寅去了。兄弟倆一腔憤恨。沒處發洩。却去尋那桂香。菊香兩雛婢。痛責他們不該弩嘴。和秋香通同一氣。教公子爺上當。菊香道。公

子錯怪了丫頭。這是我們的好意啊。默公子忙問什麼好意。桂香道：我和菊香向公子弩嘴。是通知你們休得揭帳。帳中躲着的是兩位姑娘。我們不好明言。只好弩嘴。默公子聽了此言。確有理由。便承認是自己誤會。錯怪了小丫頭。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兩位姑娘行了這個退兵之策。笑着下牀。便教小丫鬢把後房匿着的新娘子扶了出來。笑說道：這個難關已過。我們也得回樓去了。秋香道：婢子恭送兩位夫人出房。大娘娘道：你不用這般客氣。你是新娘子。無須相送。便是婢子二字。也得尊謙謹璧。過了三天。翁姑把你認爲義女。你便是我的小姑娘了。二娘娘道：不但是小姑。還得尊稱一些。大娘娘笑道：還得喚你一聲師母咧。二娘娘道：三天以後。我和秋香有三般稱呼。一是小姑。二是師母。還有一個稱呼。我不說了。大娘娘道：還有什麼稱呼呢。二娘娘道：到了那時。自會知曉。便即勾着秋香的頭頸。輕輕的湊着他耳朵說道：我還得喚你一聲表嫂咧。秋香微微一笑。芳心中十分安慰。只要二娘娘有這一句話。便可以證明。

自己的夫婿却是千真萬確的唐寅。不提兩位娘娘各回閨樓。對於自己的夫婿。還有一頓相當的訓斥。且說看雲軒中的僮僕。都是開懷歡飲。對於華安百般頌揚。都說華安的做人。異常周到。自己有了妻房。還肯替兄弟們懇求主人。提早日期。賞配丫鬟。方才我們在二梧書院中多說多話。真是胡鬧。大廚房裏的小楊道。華安兄弟真個是正大光明的大丈夫。他不肯奪人之好。看守後花園門的王好比。尤其把華安夫婦說的人間罕有。世上無雙。左一個好有一比。右一個好有一比。都是一番拍馬式的頌詞。而且通篇叶韻。他說。

華安兄弟的本領。實在高妙。好有一比。好比「額角上放扁担。叫做頭挑。」相爺爲着他的本領刮刮叫。派着他在書房承值。自在逍遙。自從師爺辭館。華安兄弟的福星高照。天天伴讀書房。做了僮僕中間的頭腦。水桶也不提。便壺也不倒。和兩位公子同坐同食。何分大小。穿了開擺直身。戴了烏紗羅帽。這般氣概。好算是青衣隊中的大好老。蘇州祝枝山的才學人。

人都曉。但是和華安兄弟吟詩作對。也不能把他難倒。有了他的學。廣才高。合該娶一個花容月貌。我們不須妒忌。不用懊惱。從來米有糙白。貨有低高。華安兄弟人既乖巧。又是富有才調。自然相爺見了心愛。太夫人見了討俏。我們這輩粗人。怎好和華安兄弟比較。他是山上的松。我們是岸旁的草。他是雲間的白鶴。我們是枝頭的小鳥。他把筆桿兒輕輕一搖。勝于我們一天到晚忙個不了。好有一比。好比「腐豈店做了一朝。怎及肉店裏的一刀。」又有一比。好比「老鶴一踱。勝于麻雀千跳。」

王好比爲什麼對於唐寅這般的竭力恭維。只爲已被唐寅灌了許多米湯。唐寅在結婚以前。特地到王好比房中去聯絡感情。很懇切的向王好比說道。小弟和老哥是向來很疎遠的。老哥掌管後門。小弟伴讀書房。一月之中。難得有幾次見面。現在相爺恩賞小弟完姻。所撥的住宅恰和老哥的房間相近。從此以後。我們便是近鄰了。俗語道的好。「金鄉鄰。勝于銀親眷。」我們小夫婦無

知無識。一切都要你老成人指教。說時。又從衣袖裏摸出四兩銀子。用紅紙包裹着。說這區區東西。算是投贈高鄰的敬禮。老哥倘肯賞臉。一定要收納的。王好比平日看守後門。有什麼進款。整兩的銀子是難得見面的。他接受這筆厚禮。當然十分歡喜。唐寅知道財是人人愛的。又問王好比除却金錢以外。還有什麼嗜好之物。王好比道。我生平歡喜三西兒。尤其歡喜人家請我喝個爛醉。不須自己破費分文。好有一比。好比「嘴上抹石灰。白吃」。唐寅道。那麼老哥合該有吃運。太師爺賞給我一罇女兒酒。這是紹興孫翰林送與太師爺的。共有四罇。太師爺爲着我件讀有功。才分賞一罇與我。聽說紹興地方的風俗。富家生了女兒。便卽做酒若干罇。埋藏地窖。待到女孩兒及笄以後。有了夫家。出嫁的日子。便把窖藏的酒。取出餉客。這便叫做女兒酒。窖藏的年數。多或二十餘年。少或十六七年。所以滿滿的一罇酒。到了開罇日。只剩了半罇。其味很厚。會飲酒的當做至寶看待。我是不會飲酒的。無論女兒酒。男兒酒。大概飲不滿。



三杯你老哥既是洪量。我便請你飲一個爽快。不過一客都是客。小小的半罍酒。不夠許多人壽飲。我的意思。這罍酒只有請我的好鄉鄰。旁的人都不許染指。你道如何。王好比聽到這裏。舌尖饒涎。險些兒掛地三尺。忙道。承蒙厚賜。這是我的吃運亨通。千萬多謝。唐寅道。酒還沒有喝。說什麼千萬多謝。王好比道。好有一比。好比「未吃先謝。敲釘轉脚」。唐寅道。你今天在席上切莫貪杯。只約略喝了一二杯便夠了。待到酒闌席散以後。我們新房裏還備着幾色佳餚。背着衆人的面。把原鬢的女兒酒。開給你嘗新。好教衆人沒分。只你一人有分。王好比笑道。只有我一人獨享。益發好了。好有一比。好比「鵝食盆裏不許鴨插嘴」。華安兄弟。承你的美意。我今天在席上留着酒量便是了。王好比和唐寅既有預約。所以同席的敬他飲酒。他只把嘴唇在酒杯上碰了一碰。便即放下。從坐席至席散。他面前篩滿的酒。一杯依舊是一杯。衆人都起着疑惑。知道王好比是著名的晒乾酒罍。怎麼今天却是涓滴不飲。出于衆人意想以外。至

好比道。你們說我貪杯。我今天偏偏一杯不飲。好有一比。好比「一粒骰子擲七點」。待到衆人散後。王好比來闖新房。新夫婦離座相迎。一個喚他老哥。一個喚他大伯。新房裏面已排列着四色佳餚。一壺美酒。請王好比坐了首席。唐寅秋香兩旁相陪。你也敬他一杯。我也敬他一杯。王好比喝了唐寅所敬的酒。當然也要喝秋香所敬的酒。這便叫做成雙杯。在先一雙兩雙。王好比很爽快的一飲而盡。飲到八雙十雙。王好比有些來不得了。便道。承蒙你們的好意。我喝的夠了。留着明天再喝罷。唐寅道。老哥只喝得三五杯酒。怎說喝夠了。王好比笑道。華安兄弟。你真的要捉我的酒花嗎。我已喝了一斤多。怎說三五杯。我的喝酒。好有一比。好比「啞吧吃飽餛飩。肚裏有數」。唐寅道。喝乾了這一壺。便不再添了。老哥須喝個爽快。人人都說你老哥是海量。怎麼今夜便失了風。從來酒醉的人。一般都有將軍性。自古道。「遣將不如激將」。王好比經這麼一激。便即興奮起來。大着舌頭說道。華安兄弟。這一句失風的話。我是不領受的。

休說再添一壺酒。兩壺也不妨。說時連舉着數大杯。都是一飲而盡。沒多時候。已不聽得他好有一比的聲音。原來他已伏在几上睡着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文章有可省處。便當用省筆。如華老夫婦免除新人參拜主人主母。此非老夫婦體恤新人也。乃作者準備新夫婦早離相府。不因尋常禮節。而錯過此大好機會耳。

獸公子套唐詩。居然出口成章。此唐寅數月來啓迪之功也。然高足學會吟詩。先來調笑師母。戲弄夫子。大蹠二刀。竟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乎。一笑。獸公子鬧新房。此題中應有之義。否則結婚以後。太嫌寂寞。有鐘鼓日伐。無鐘鼓日侵。獸公子所受之師訓。便施之於大鬧新房。此俗語。所以有「三年徒弟打師傅」之說也。大可爲授徒不慎者。下一針砭。

明州朱霞天著 漱六山房校訂

# 五嶽奇俠傳

本情節摘錄

內容：一百六十萬言  
頁數：一千四百餘面  
冊數：洋裝八大厚冊  
回圖：彩色印二百幅

本書作者係國術大家李景林將軍之高足。拳術極有根柢。絕境。如人絕技。尤為超羣。以國術家之心得。奮發精神。如入其境。如見其人。躍然紙上。能使閱者贊許。認爲絕作。現已四版。出書。價值可知。

窮秀才，劍下幾千耳朶。變了尿盞一個。二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十個。十一個。十二個。十三個。十四個。十五個。十六個。十七個。十八個。十九個。二十個。二十一個。二十二個。二十三個。二十四個。二十五個。二十六個。二十七個。二十八個。二十九個。三十個。三十一個。三十二個。三十三個。三十四個。三十五個。三十六個。三十七個。三十八個。三十九個。四十個。四十一個。四十二個。四十三個。四十四個。四十五個。四十六個。四十七個。四十八個。四十九個。五十個。五十一個。五十二個。五十三個。五十四個。五十五個。五十六個。五十七個。五十八個。五十九個。六十個。六十一個。六十二個。六十三個。六十四個。六十五個。六十六個。六十七個。六十八個。六十九個。七十個。七十一個。七十二個。七十三個。七十四個。七十五個。七十六個。七十七個。七十八個。七十九個。八十個。八十一個。八十二個。八十三個。八十四個。八十五個。八十六個。八十七個。八十八個。八十九個。九十個。九十一個。九十二個。九十三個。九十四個。九十五個。九十六個。九十七個。九十八個。九十九個。一百個。

四版出書優待  
特價原價八元

特價祇售四元

寄費另加  
二角三分

(以上僅全書百分之一情節，其餘不克備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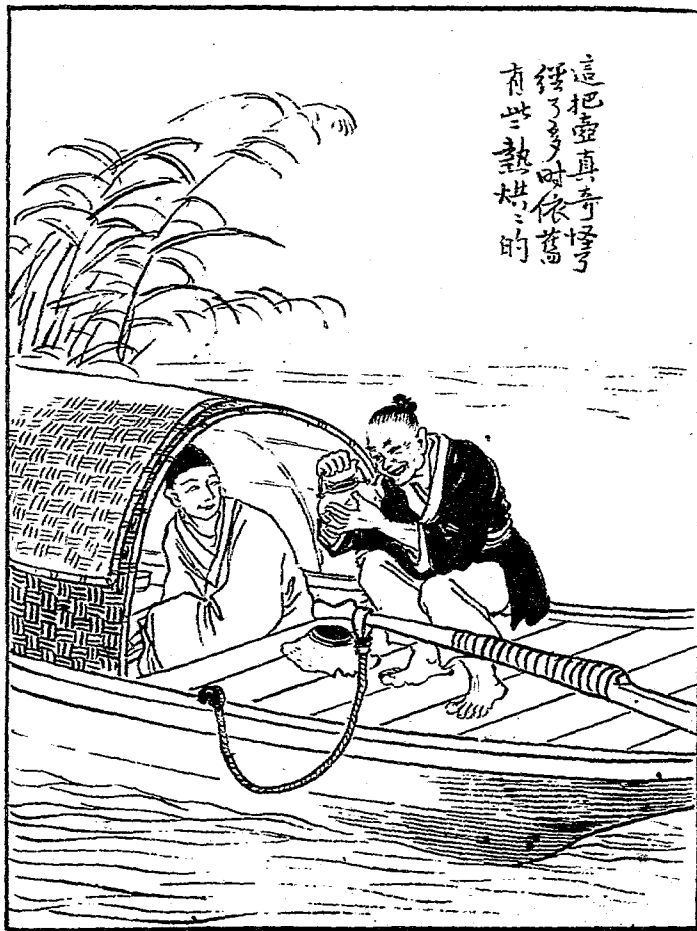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  
大衆書局發行  
世界書局代售

四傑傳 第八十三回上 夜行船悠揚開棹唱



四傑傳 第八十三回下 瓦茶壺漸瀝聽秋聲

這把壺真奇怪  
經了多時依舊  
有些熱烘烘的



唐祝  
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八十三回

夜行船悠揚聞棹唱

瓦茶壺漸瀝聽秋聲

好有一比的王好比。不勝女兒酒的酒力。竟沉醉在新房裏面。唐寅把他推了幾下道。老哥。你要睡。到床上去睡。王好比含糊着答道。牀上睡也好。你扶我去睡啊。唐寅把王好比扶近新床。他便不問是誰的床。一骨碌便倒在床上。頭才着枕。鼻息聲便如雷而起。唐寅笑向秋香道。北門管鑰已入我手。娘子這便是我們夤夜私奔的好機會也。原來王好比執管的後門鑰匙已落在新床上面。被唐寅拾取在手。打從後園門出去。便可以毫無阻隔了。秋香低垂着粉頸。默不作聲。唐寅道。娘子事不宜遲。還是收拾收拾趕快動身的好。我方才不是和你商量妥貼的麼。灌醉了王好比。我倆便可以離卻相府。同上扁舟。娘子快快收拾啊。秋香徐徐抬頭道。大爺。這樁事還待三思。未可冒昧。唐寅道。娘子又來

了。和你已經議妥的話。如何可以翻悔。古人道得好。「當機立斷。」此時不走。將來悔之莫及。秋香微微搖頭道。習主私奔。如何可以幹得身受太師爺太夫人天高地厚之恩。便要隨着大爺回蘇。也得稟明了主人主母。才是道理。唐寅道。娘子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要是稟明了主人主母。他們老夫婦大發雷霆。道我唐寅假扮童奴。夤夜入府。竊玉偷香。有傷風化。立時把我細送有司衙門。這件事便鬧大了。只怕一榜解元。便斷送在娘子一言之下。娘子你不是害了我麼。害了我。便是害了你的終身。秋香沈吟道。事在兩難。教奴家如何主張。從了大爺。背了主人。從了主人。背了大爺。唐寅道。這件事容易取決。娘子不曾嫁我。自當聽從主人。娘子既已嫁我。也只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秋香躊躇道。大爺之言。何嘗不是。不過私奔以後。相府中人不知道。奴家跟着才子回鄉。只道奴家賤骨難醫。嫁得一個書僮。便要背主出奔。這個醜名兒。好教人萬分難受。唐寅道。娘子不用憂慮。卑人來得光明。去得磊落。來的時節。便在賣身契上平頭。



寫着我爲秋香去的時節。也須在牆壁上面留幾行詩句。表明我唐寅去了。以便華老夫婦見了。如夢初醒。懊悔莫及。秋香道。旣這般說。便請大爺題詩。待奴家替你磨墨。便到對照的房間裏面。取出筆墨和硯臺。文房四寶。只用其三。秋香磨得墨濃。唐寅蘸得筆飽。便在中間的粉牆上面先寫着「六如去了」四個字。秋香笑道。大爺又寫平頭詩了。這是你的拿手好戲。唐寅落筆颼颼。便在下面各各補充六個字。成了一首七言絕句。叫做

六藝拋荒已半年。

如飛歸馬快加鞭。

去將花塢藏春色。

了卻伊人三笑緣。

秋香笑道。大爺說來話去。總是三笑留情。唐寅笑道。若不是三笑留情。怎有今日之下。娘子不必稽留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秋香道。大爺且慢。便要動

身也得把細軟東西收拾收拾。唐寅大笑道：「娘子太覺小覷卑人了。這番花塢藏春，自有百般供養。所有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娘子都不須顧慮。要是攜帶細軟，反而授人口實。這句話卻中了秋香的心。他雖是個青衣隊裏的人，卻很有幾分傲骨。今夜潛逃，要是多帶了東西，總不免落一個捲逃的聲名。索性一物不帶，只穿了幾件家常便服，把自己的積蓄和主人的賞賜，不動絲毫，封裹完好。上面都簽了一個秋字，留在新房裏面。至於唐寅的東西，早已一一封裹，都不帶去。便和秋香翩然離却新房，却聽得牀上的醉漢兀自鼻息聲濃。秋香掌着燈，照着唐寅，竟到後園旁側。唐寅取出鑰匙，開了園門，好在更闌人靜，毫無覺察。便把鑰匙和三簧銅鎖，都放在門房中王好比的桌子上面。却見門背後挂着一盞五福捧壽的小燈籠。秋香喜道：「我們夜行，這東西是不可少的。」便把燈臺上的餘燭，移在燈籠裏面。却把燈臺放在王好比房裏，輕輕的說道：「大爺看仔細者。奴家照着你行。」唐寅道：「娘子不用你照，還是卑人來提燈罷。」在相府

中行走。你比我熟悉。在街坊上行走。我比你熟悉。秋香怯於夜行。便把燈籠授給唐寅。男先女後。開了後門。重又掩上了。三月初的天氣。夜行不覺寒冷。唐寅提着燈籠。緩着脚步。一步一回頭的說。娘子。你看仔細者。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秋香道。大爺不用掉文。前面黑魃魃的。似乎有人在。那裏拂袖。唐寅道。這是風吹柳動。娘子不用驚疑。轉過幾株大柳樹邊。望見相府水牆門。便是停船的所在了。我們拍手爲號。便可下船。秋香道。我們到了那邊。要是沒有船隻。豈非進退兩難。唐寅道。娘子不須顧慮。老祝錦囊妙計。斷無錯誤。兩人且說且行。好在半夜時分。沒有一人相遇。約莫到了水牆門左近。唐寅把燈籠交付秋香。連連擊掌三下。卻聽得石踏步旁邊。也是擊掌三下。這才打了一個招呼。無多時刻。便見一燈如豆。照到駁岸上面。原來舟中掌着燈籠。來迎客人下船。唐寅向秋香手中接收燈籠。高高的擎起。照照舟子的面貌。不禁喚了一聲奇啊。那舟子也把燈籠舉起。照了照客人的面貌。不禁喜逐。

顏開道。原來你是唐大爺。我和你很有緣。來也是坐我的船。去也是坐我的船。唐寅也笑道。原來你便是米田共。今日裏二次相逢。奇啊。奇啊。快快攏船過來。米田共道。這位女客是誰。可是秋。唐寅道。禁聲。今夜祕密動身。不許聲喚。回到姑蘇。重重有賞。船在那裏。我們要下船了。米田共接着唐寅的燈籠。把他扶上船頭。還要挽扶秋姐。唐寅忙道。不用你扶。我來扶。男女授受不親。非同小可。一壁說。一壁挽着秋香的纖手。同入船艙。秋香見是一隻舴艋小舟。圍簾作棚。十分局促。他隨着太夫人往來蘇杭。總是坐着大號官舫。似這般的小舟。簡直是第一次坐着。好在他打定了出嫁從夫的主見。嫁得才人。心願已足。暫時局促。當然不成爲問題。比及坐定以後。船裏烏糟糟。那有燈臺。明燭。米田共撲的吹滅了自己燈籠裏的火。卻把唐寅帶來的燈籠。掛在後梢頭。解纜登舟。便向蘇州方面進發。一壁搖櫓。一壁和唐寅閑話。唐寅問他這隻船是誰僱的。米田共道。我是跳船頭的伙計。到處做生涯。並不限定一處。自從去年遇見你大爺。

以後一路唱歌。唱到了東亭鎮。承你繪扇做船錢。得了多兩紋銀。我便交着好運了。唐寅道。怎樣的交着好運。米田共道。唐大爺。你的本領真大。你在這扇面上。只有輕輕幾筆。卻繪出一個阿福來。我真感謝你不盡。唐寅道。米田共錯了。這頁扇面上沒有繪什麼阿福啊。米田共道。大爺不用性急。待我講給你聽。我雖是一個窮小子。到了這般年紀。也巴望有個相罵的人。唐寅道。什麼叫做相罵的人。米田共道。大爺滿肚子都是典故。這個典故卻不知曉。俗語說的好。一船頭上相罵。船梢上搭話。我說的相罵的人。便是搭話的人。唐寅笑道。你原來缺少了一個船婆。但是我去年趁你的船。記得你向我說。唐伯虎家有八美。你只有一個邋邋婆娘。那麼你也可以和他在船頭上相罵。船梢上搭話。米田共道。相公的記性真好。我去年確有這句話。不過這句話是有虛頭的。我說的一個邋邋婆娘。並非完完全全的一個。蘇州人打話。叫做殺半價。我說的一個邋邋婆娘。半價之中。還有半價。一開了天窗說亮話。這個邋邋婆娘。不是我

米田共獨有的是四個人共有的。我只有四分之一。譬如切一個麵衣餅。我只吃四架之中的一架。譬如切一個西瓜。我只吃四角之中的一角。因爲怕你大爺見笑。我便誇下海口。說家中有一個鬻邊婆娘。好在那婆娘不在旁邊。要是在旁。便得刮辣鬆脆的打我幾下嘴巴。道一聲殺千刀。虧你不羞。你只吃了一些分兒。便在人前說的嘴響。我是你獨有的老婆麼。還有張老大李老三許老七呢。米田共說的起勁。惹得艙中的秋姐姐笑個不住。唐寅道。不要講到歪裏去。言歸正傳。你說的扇中繪出一個阿福來。這句話作何見解。米田共道。大爺不嫌絮聒。我便細細的講給你聽。自古道。一花對花。柳對柳。破畚箕相對瓦簷帚。大爺是有福的人。這便叫做花對花。柳對柳。米田共是沒福的人。只好破畚箕相對瓦簷帚了。這個鬻邊婆娘。在先是嫁給我的。後來爲着我不能養活他。他才另尋了三個姘頭。誰料「人心不足蛇吞象」。做了大貨。還要做大貨。有了姘頭。還要有姘頭。面子上。一女嫁四夫。暗地裏的大丈夫和小

丈夫約莫有八九個人。我見了如何氣得過。便向那婆娘發話。我說：「男子們三妻四妾是有的。女子們只可一女嫁一夫。一馬馱一鞍。他聽了不服氣。要我還出證據來。我說：『不看別人。但看桃花塢中的唐大爺。他娶了八美。人人都稱他風流才子。』可見男子們多娶幾個老婆是不妨礙的。要是女人家也有七八個漢子。那便出乖露醜了。被人家在背後指指點點。道他是騷貨。是浪婦。那婆娘冷笑了幾聲。搖頭不信。他說：『男也是人。女也是人。男子可以一人娶幾個老婆。女子也可以嫁幾個老公。』我說：『不對。但看茶壺和茶杯。』男子比茶壺。女子比茶杯。一把茶壺裏的茶。可以篩滿七八隻茶杯。那麼一個男子。自然可以娶得七八個老婆了。唐寅拍手道：『這個比喻。卻比得確切。料想那婆娘沒話可說了。』米田共道：『他聽了又不服氣。他說：『你不見席面上的鮮魚湯麼。鮮魚湯只一碗。調羹羹卻有七八個。』』女人宛比鮮魚湯。男人宛比調羹。一碗鮮魚湯。不妨七八調羹。在裏面。一個女人。不妨七八個男人。在他身上。話沒說完。秋香早把手掩着。

耳朵。唐寅道。粗俗的話。不用講下去了。你只說誰是阿福。米田共道。爲那婆娘和我鬪口。我又沒法禁止他。我只得把他活切頭。唐寅大駭道。你難道把他殺死了麼。米田共道。不是把他殺死。我說的活切頭。便是和他活離。記得去年和大爺會面的時候。我已和那婆娘活切頭了。不過大爺問我。不便說實話。我便裝些場面。只說家中有一個遺孀婆娘。唐寅道。原來如此。你便該講那阿福了。米田共道。阿福是一個搖船人家的女兒。小的時節。生的面龐又胖又圓。和惠山脚下泥塑的大阿福一般。因此人人都喚他阿福。我和婆娘活切頭以後。便央人向阿福求親。阿福的娘也看中了我。但是獅子大開口。須得二十兩紋銀做聘金。大爺試想我是一個窮光棍。有了早飯。沒有夜飯。吃的都在身上。著的都在肚裏。唐寅笑道。船家錯了。你該說吃的都在肚裏。著的都在身上。怎麼說顛倒了。米田共道。大爺。你有錢人。不知沒錢人的苦。一個人弄得吃的都在肚裏。著的都在身上。果然是窮了。但是還不算真窮。唐寅道。真窮怎麼樣。米田共



道。吃的都在身上。著的都在肚裏。才是真窮。生了滿身的白蚤。這叫做吃的都在身上。把一切衣服都當了錢。買些充飢的東西。都吃下肚去。這叫做著的都在肚裏。唐寅向秋香道。聽了他的話。很可以解除寂寞。他這幾句話。大有傳燈錄的意思。傳燈錄上說。「去年貧。不是貧。今年貧。才是貧。去年貧。貧無立錫之地。今年貧。貧的錫子也沒有。」秋香點了點頭道。大爺道的不錯。米田共道。相公你說什麼。去年瓶。不是瓶。端的是油瓶。是酒瓶。唐寅道。你不用問。我把你的話講下去。米田共道。自從得了你大爺的扇面。當得紋銀多兩。我便不愁沒有下聘的錢了。回到蘇州。央媒說合。把二十兩紋銀做了聘金。這親事便成就了。大爺。你的本領真大。你只有輕輕幾筆。卻替我繪出一個阿福來。唐寅道。現在這阿福可曾和你成婚了麼。米田共道。那有這般容易。阿福的娘何等厲害。他向媒人說。若要我的女兒出嫁。須送財禮四十兩。開門錢二十兩。缺少絲毫。不是生意經。大爺。我是一個搖船的人。那裏來這許多銀兩。除非第二次遇見你。

大爺替我再繪幾頁扇面。那便有參天拜地的希望了。唐寅道：只須你緊緊搖舟。把我搖到姑蘇。我開發船錢以外。再替你繪幾頁扇面。把阿福繪給你做老婆可好。米田共聽了。好不起勁。果然努力搖船。準備在天明以前。趕到澹墅關。守候開放關門。唐寅和秋香並肩坐着。猛覺得手背上面灑了幾滴水。點點暗想不妙了。天竟下雨了。於是仰望天空。依舊滿天星斗。才知道不是雨點。卻是淚點。便道：娘子做什麼。此番回蘇。和你一輩子度那快活日子。着甚來由。在暗地裏淪淚。秋香嗚咽着說道：大爺有所不知。奴家夤夜出門。總是不別而行。老夫婦待人不薄。奴家仔細思量。總覺得良心上說不過去。唐寅道：娘子又來了。這叫做從權啊。到了後來。華老夫婦一定原諒我們的。又向米田共說道：你是善於唱歌的。快揀好聽的唱幾隻給我們聽。以便舟中解悶。米田共道：大爺那天替我改正的山歌。我還記得。可要再唱一遍。唐寅道：已往的歌。不用唱了。你只揀幾隻新鮮的唱給我聽。米田共正待唱時。燈籠裏的殘燭看看將盡。便即換

上了一枝。隨口唱道。

送郎送到小橋東。小奴奴手提一盞紙燈籠。郎啊郎啊。你做人莫做燈籠樣。外面好看裏頭空。

唐寅笑向秋香道。娘子。你恰才在園中。實做了一句小奴奴手提一盞紙燈籠。秋香道。大爺。你不要做了燈籠殼子。外面好看裏頭空。米田共唱得起勁。又來一個道。

郎住湖西門半開。姐住湖東門半關。湖東湖西一條水。水中月出望郎來。

唐寅道。這倒奇怪。不像是村野人吐屬。是誰教你的。米田共道。大爺愛聽。還有幾隻。一起兒唱了。再告訴你那教歌的人。便又唱道。

送郎郎去幾時回。青蛙閣閣做黃梅。黃梅時節家家雨。郎要來時慢些來。打濕衣服還猶可。凍壞情郎太不該。黃金有價人無價。

萬金難買美多才

唐寅道。這是吾道中人的口氣。這個人也有相當的才名。究竟是誰教你的。米田共道。大爺猜這麼一猜。這是今年元宵在鴛鴦湖替人家搖船。有一位相公教我唱的。唐寅拍手道。我可知道了。那人定是沈達卿。米田共道。大爺真是仙人。一猜就着。唐寅道。沈達卿爲着何事。教你唱起歌來。米田共道。實告大爺。你臨走時再三叮囑。教我休得多嘴。不要把你的蹤跡告人。我依着你的話。把去年八月裏追舟的事。在人家面前一字不提。後來十月裏遇見祝大爺。賺我說破你的蹤跡。我爲着洞裏赤練蛇。是不好惹的。被我想個計較。脫身逃走。直到今年元宵。搖着沈相公的船。他向我盤問你的蹤跡。在先我不肯說。後來他許我幾兩銀子。我那時腰無半文。不免見錢眼開。便一一的告訴了他。好在沈相公不比祝大爺。決不講給人家知曉。他給了我銀子。又傳授我幾隻山歌。教我以後唱歌。不要唱這秋香歌。只唱新傳授的幾隻山歌。便是了。唐寅笑道。你錯

過了好機會。倘在去年十月裏便告訴了祝枝山。我們便可以早日回蘇。你也可以早日和阿福成親。可惜你錯了主見。以致有這挫折。米田共道。告訴祝大爺不妨礙的麼。唐寅道。有什麼妨礙。你可知今天喚你的舟。也是祝大爺的意思。若沒有祝大爺。你怎得和我兩度相逢。怎得有和阿福成親的希望。你以後休得喚他洞裏赤練蛇。他是你的大媒。唐寅正在談話時。卻聽秋香口中微微的有暗暗之聲。接着兩腿顫個不住。唐寅忙問道。娘子。你可是內急了麼。秋香點了點頭兒。又指着米田共。防他知曉。唐寅便令米田共再把方才唱的幾隻歌兒。唱了又唱。只爲越聽越有興味。米田共上了唐寅的當。重又唱個不住。唐寅趁着他沒有注意。眼光一瞥。但見燈光下面。照着船梢頭一把瓦茶壺。上面還蓋着一隻破氈帽。便一并取了過來。口中還稱贊着船家唱的真好。唱了一個。再來一個。他的手裏忙把茶壺中的冷茶倒去。順手授給秋香。自古道。「路極無君子。」秋香沒奈何。只好將就用這一用了。唐寅聽得裏面淅瀝蕭

颯之聲。便道。「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約莫事畢。又把破氈帽授給秋香。輕輕的說道。娘子。你權時拭抹了罷。秋香依言。拭抹完畢。唐寅道。米田共再來一個。你越唱越好聽了。米田共不知是計。唱了又唱。唐寅卻偷把瓦茶壺放在原處。仍把破氈帽蓋在上面。米田共唱了一會子。便道。唱的口乾了。待我喝幾口茶罷。隨手揭去破氈帽。把瓦茶壺摸了一摸。提在手裏道。這壺茶真奇怪了。經了多時。依舊有些熱烘烘的。說罷。直着喉嚨。骨都骨都喝了大半壺。秋香待要止住他。早已不及。米田共放下茶壺。忽的大嚷起來道。奇怪奇怪。這壺茶怎麼臭烘烘呢。唐寅聽了。幾乎笑將出來。正是

非同滴滴金莖露。卻是涓涓玉井泉。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依依戀主。遲遲我行。寫出種種躊躇情形。秋香之不肯味良忘本。於此可見。

舟子唱歌凡三見。一爲追舟之歌。一爲鴛鴦湖之歌。一爲歸舟之歌。以此爲全書線索。煞費匠心。

唐寅深惜舟子錯過機會。讀者卻深幸舟子錯過機會。倘在烟雨樓道破真情。則酣暢淋漓之一段杭州書。其將何從着筆耶。

此回盡插科之妙。本書之米田共彷彿紅樓夢中之劉老老。

# 八仙得道傳

集中 **古今軼聞** 述詳 **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 鐵拐李如何得道？
- 韓湘子如何得道？
- 何仙姑如何得道？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
- 孟姜女前世何人？
- 東方朔如何偷桃？
- 張天師如何治鬼？
- 海龍王如何出身？
- 如何三戲白牡丹？
- 如何會變龍乞丐？
- 如何到閻關救叔？
- 如何搭救呂純陽？
- 如何被狗咬？
- 如何救孝子？
- 如何應甘霖？
- 如何受磨折？
- 如何背寶劍？
- 如何誣田舉？
- 如何除惡蛟？
- 如何殺淫婦？
- 如何受摧殘？
- 如何變銀魚？
- 如何行路？
- 如何放妖鬼？
- 如何受譴責？
- 如何被鬼迷？
- 如何鬧天宮？
- 如何受誣賈？
- 如何頭落再生頭？
- 如何得住龍虎山？
- 二龍因何而搶珠？
- 如何鬧天宮？
- 如何受譴責？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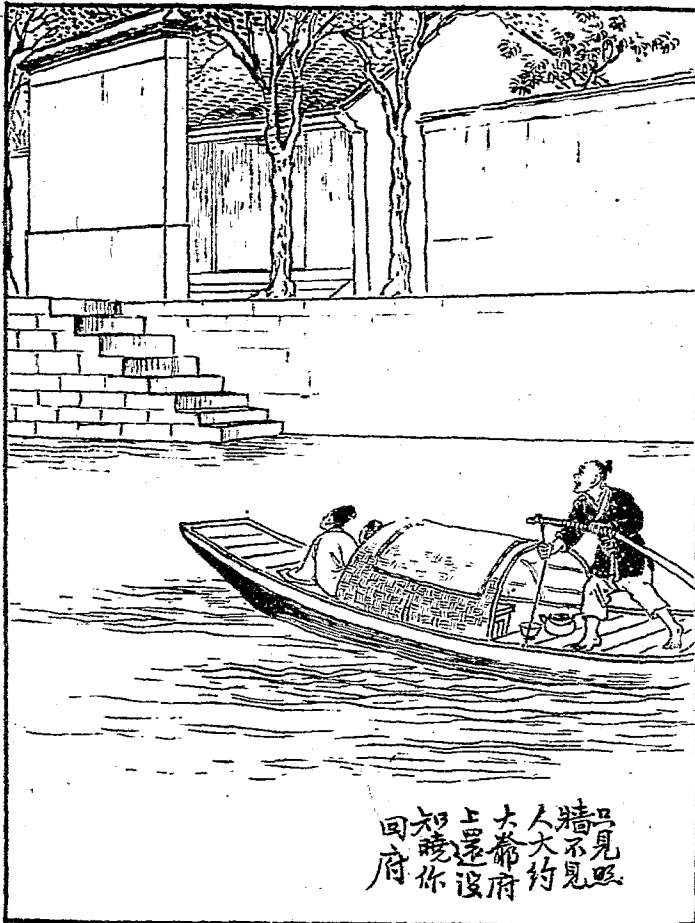
天然書店出版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經售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特價四元 大盒八册 每盒一元七角 插圖精美 每册厚六分 有餘面 一百餘頁 每百七元 贈一仙生立繪 贈一仙生立繪 贈一仙生立繪 贈一仙生立繪



四傑傳 第八十四回上 扁舟載豔美在其中



只見  
牆不見  
人大約  
大爺府  
上還沒  
知曉你  
回府

四傑傳 第八十四回下 佛殿題詩變生意外

八位師太苦志清修，甚麼男子都  
不願見，你只好在大殿上賤仰佛像罷。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八十四回 扁舟載豔美在其中 佛殿題詩變生意外

秋香聽得臭烘烘的呼聲。不禁紅雲上面。悄向唐寅說道。大爺。你太惡作劇了。這般骯髒東西。不肯倒去。却擱在船梢。累他當茶喝。又聽得米田共連睡了幾口涎沫。便把破氈帽來抹嘴。又道。晦氣晦氣。茶也是臭烘烘。破氈帽也是臭烘烘。唐寅接着說道。米田共也是臭烘烘。當下大笑了一陣。依舊舟向前行。果在天明以前。趕到了滸墅關。時候尙早。關門未放。便停泊在岸旁。守候開關。米田共搖了半夜的船。搖的乏了。便坐在船梢上打盹。燈籠裏的殘燭漸漸的熄滅了。曙光未露。小舟中伸手不見五指。却聽得米田共的鼾聲正濃。唐寅和秋香並坐艙中。倚翠偎紅。暗香浮動。偷使唐解元是個道學先生。那麼不做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也做和顧橫波同睡一牀。而能屏絕邪念的黃道周。可惜唐解元

不是道學先生。而是風流才子。半年來朝思暮想的人。也有鵝鵝鰈鰈的一日。孤舟中憐我憐卿。又沒有個監視的人。得便宜處且便宜。縱不能真個消魂。也得假個消魂。摸摸索索的事。這是不能免的。宛比總攻擊的日子。雖然有待。但在大戰以前。總有許多局部接觸。假如尋常女子。到了這時。情不自禁。當然迎的分數多。拒的分數少。秋香姐却不然。俏身子躲躲閃閃。連稱大爺放尊重些。大爺使不得。這隻一葉扁舟。是隨人轉側的。秋香躲躲閃閃。船便在水面上晃晃盪盪。米田共睡夢正酣。經這一陣顛簸。把他的好夢。却驚醒了。揉一揉眼睛。連稱奇怪奇怪。分明是風平浪靜。爲什麼船兒晃個不住。難道船裏面有貓兒打架。雞兒爭鋒不成。看一看天色。恰恰曙光破露。略待一會子。關門便開放了。明朝年間。濟墅關不比現在這般冷落。這是萬商雲集的地方。一進了關門。市塵櫛比。直接蘇城。唐寅吩咐米田共上岸買些茶食充饑。那天正是上巳良辰。桃紅柳綠。點綴春光。唐寅聽得鄉音入耳。一處處都是軟語吳儂。更覺得精

神爽快。秋香爲着一宵未寐。很有些疲倦樣子。星眼懶抬。柳腰斜倚。竟微微的睡去了。唐寅護惜名花。不敢驚他香夢。而且叮囑船家。須得緩緩搖櫓。不要使那船兒傾側。累他好夢不酣。待到午前。船已進了閩門水關。離着桃花塢不遠。迎面的船。高喊着來船拔梢。才把秋香喊醒了。抬了抬倦眼。便道。大爺。這裏離府上多少路程。唐寅笑道。這是我們自己家裏。你把府上兩個字用得。不當。娘子。快要泊岸了。到了那邊。一定有許多書僮婢女。伺候河濱。只爲老祝已回去。通知過了。我們八位娘娘。都是大賢大德。很有周南召南之風。知道娘子到來。歡迎恐後。一定不會妒忌的。秋香聽了。芳心略定。米田共道。前面便是唐府的照牆了。唐寅道。我們的船隻。便停泊在照牆後面的石踏步旁邊。你看照牆後面。可有什麼僕婦人等。在那裏伺候。米田共道。只見照牆不見人。大約大爺府上。還沒有人知曉你回府。唐寅暗暗奇怪。怎麼河岸無人。竟出于自己意思以外。便想到老祝授計的時候。自己曾問及家中。是否安寧。老祝道。你改稱華安。

你却安了。府上八美。怎會安寧。我問他怎樣不安。老祝又不肯直說。只道你到了家裏。自會知曉。現在看這情形。莫非家中有了什麼變端不成。唐寅想到這裏。不免有些擔心。然而不肯露于顏色。停舟以後。叮囑秋香道。娘子。你暫坐舟中。待卑人先行上岸。通知他們以後。遣發轎兒接你入門。說罷。匆匆的上岸而去。唐寅到了岸上。轉過照牆。望見了自己的大門。不禁怦的一跳。接着倒抽了一口冷氣。但見大門閉得緊騰騰。上面貼着一紙布告道。

本宅改作家庵。早把大門封鎖。以便靜坐蒲團。虔修佛前清課。  
厭看車水馬龍。愛聽晨鐘暮鼓。一應舊日親朋。無庸高軒光顧。

這一紙布告。分明是大娘娘陸昭容的手筆。看來他已存着出世的思想了。但不知他可曾在佛前祝髮。其他的七位娘娘。又是怎麼樣呢。唐寅正在呆想的當兒。却聽得有人在後面喊着道。這不是大爺麼。唐寅回頭看時。却是個小尼姑。似曾相識。却記不起他的法名。忙道。小師太。你喚什麼。我却忘懷了。那小尼

道。大爺貴人多忘。我是觀音堂中的妙珠啊。唐寅恍然明白。原來他的三夫人九空喜和尼姑往來。每逢佛誕。妙珠常到府中來送素齋的。所以覺得似曾相識。當下把妙珠估量了一下。便道。妙珠師太。你到這裏做什麼。妙珠笑道。大爺出門以後。杳無音信。拋下了八位娘娘。求神問卜。總說吉少凶多。大娘娘一聲長歎。便把并州快剪刀。剪去了頭上青絲。七位娘娘都是跟着大娘娘行動的。大娘娘立志削髮修行。其他七位娘娘也跟着大娘娘削髮修行。便把解元府改作了唐氏家庵。又聘請小尼做客師。每逢念經時。小尼也跟在裏面做佛事。遇有善男善女到庵堂中來隨喜。八位師太不便酬應。便由小尼做招待。唐寅聽了。嗒然喪氣。便道。小師太。我已安然回來了。他們也不用做尼姑了。我要到裏面去。快教他們把這大門開放了。妙珠道。大爺要到裏面去。隨喜隨喜。小尼可以引導大爺到佛堂中去參觀佛像。大爺要利八位師太會面。再也休想。你  
不見大門貼着的字條。無論什麼人都不招接麼。唐寅道。這字條是什麼時候

貼的。妙珠道：「大概已貼了三四個月。」唐寅道：「既這麼說，我便央告你引導入內，隨喜則個。」妙珠道：「正門是不開放的，走了側門罷。」便引着唐寅去敲那側門。剝啄幾聲，便有一個老佛婆出來開門，見了唐寅，便問客人是誰。唐寅道：「我不是客人，我是這裏的主人，今天回來了。」老佛婆道：「你便是唐大爺麼？可惜遲來幾個月，你若在去年十月裏回來呢？」八位娘娘齊來出接，捧寶也似的捧你進去。如今嫌遲了。八位師太苦志清修，甚麼男人都不願見面，你只好在大殿上瞻仰瞻仰佛像罷。」唐寅皺了皺眉兒，連聲長歎。妙珠引着他上佛殿，這座佛殿便是解元府中的大廳，居中一方匾額，原名叫輪香堂，便是「香滿一輪中」的意思。現在呢？匾額上面糊着黃紙，寫的是慈光普照四個字，也是大娘娘的手筆。唐寅問妙珠道：「這四個字是什麼時候寫的？」妙珠道：「大概也有三四個月了。」唐寅見居中供着佛龕，上面挂着歡門，兩旁對條字畫，都已收拾乾淨。桌子上磬子、木魚，以及攤着的經卷，色色完備。地上平列着八個蒲團。妙珠道：「大爺，你想



可憐不可憐。如花如玉的八位娘娘。現在變着頂上顯圓光的八位師太。子細思量。都是大爺所作的孽。大爺。你在外面迷戀着誰。一向雁杳魚沉。不想回來。唐寅把袖掩面。哽咽着說道。這都是我唐寅不好。如今懊悔嫌遲了。小師太。央求你到裏面通知八位娘娘。說我回來了。快請相見。妙珠道。通報也無效。他們是出家人。你是俗家人。各走各的路。何須相見。唐寅道。小師太。無論如何。總得請你去通報一聲。我想他們憶念前情。決不會拒絕相見。妙珠道。通報便替你通報。但是見與不見。我却不能作主。說罷。轉身入內。唐寅待要跟着進去。却被老佛婆拖住道。大爺進去不得。這是師太們的禪房重地。怎容你去亂闖。快請到廂房中去坐坐。說時。硬把唐寅拖入廂房裏面。送了一杯茶。教他靜聽裏面消息。唐寅道。好好的自己家庭。却不許我亂闖。真個「香伙趕走和尚」了。老佛婆冷笑道。誰教你忘却家庭呢。你早幾個月回來。這便是解元府。任憑你到處走動。遲了幾個月回來。這便是唐氏家庵。你要亂闖亂行。萬萬不可。唐寅低垂

着頭做聲不得。隔了一會子。妙珠從裏面出來。向着唐寅發話道。大爺吩咐小尼入內通報。小尼不肯。大爺偏要小尼去。小尼見了八位師太。碰了一鼻子的灰。唐寅道。怎麼碰了一鼻子的灰。妙珠道。小尼才說大爺回來了。大師太便發話道。我們家庵裏面。那有什麼大爺回來。敢是人家的男子走錯了門戶。小尼道。這位大爺不是別人。便是唐府的主人唐大爺。八位師太聽了。都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說這座家庵中的主人。便是我們八姊妹。那有什麼糖大爺鹽大爺。你快快遣發他出門。休得在這清淨佛地。囉唳不休。說罷。又把小尼埋怨了許多話。這都是你大爺害着小尼。無端碰這一鼻子的灰。唐寅仰天歎道。蒼穹蒼穹。我唐寅竟有這樣的一日麼。活在世上。也覺無顏也罷。待我題一首絕命詩罷。便向妙珠討了筆硯。磨得墨濃。蘸得筆飽。落筆颼颼的。在佛殿上題了四句詩道。

西方大士居中坐。

貝葉經攤法象前。

佛地拚成歸宿地。

堂堂七尺赴重泉。

妙珠和老佛婆都是不通文理。便來請問唐寅。這四句詩作何解釋。唐寅講了前兩句。他們顛頭播腦。都說不錯。講到後兩句。老佛婆道。大爺這是使不得的。清淨佛地。怎容大爺覓死。妙珠道。大爺休得存這短見。螻蟻尙且貪生。何況七尺之軀。一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一聽得大爺出門在外。另有相好。便在外面立個門戶。一夫一婦。白頭到老。有何不可。唐寅掩着面道。小師太有所不知。我害着他們八姊妹。晨鐘暮鼓。斷送青年。教我良心上如何說得過去。惟有拚却一死。也好減少我的罪惡。說時。擦淚不休。擦得眼皮上紅紅的。倒賺得妙珠和老佛婆都在旁邊掉淚。妙珠道。大爺越說越傷心了。無論如何。小尼總不能讓你在大殿上覓死。老佛婆道。大爺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但是除却死法。有活

法。唐寅道。什麼叫做死法活法。老佛婆道。你要死在佛殿上。叫做死法。你若央告我佛婆。到裏面勸勸這八位師太。可肯看着我老臉。和你會這一會。這纔做活法。妙珠扁着嘴道。你的臉有這麼大。不用說罷。到裏面去。又得碰一鼻子的灰。唐寅道。待我寫一紙悔過書。央求老佛婆替我送給八位娘娘。老佛婆道。這裏沒有娘娘。我是不送的。唐寅道。好好。不喚娘娘。我也喚他師太便是了。說罷。攜着文房四寶。到廂房中去修書。妙珠和老佛婆都跟隨入內。唐寅道。你們不用相陪。當着你們。我是寫不出書信的。兩人那知是計。退了去。唐寅見他們退出。趕把廂房門掩上了。又加了門。兩人在門外叫喚道。大爺怎麼賺了我們出外。閉門落門。唐寅不睬他們。却喃喃的自言自語道。也罷。不死在佛殿上。便死在廂房中也好。唉。蒼天蒼天。不料一榜解元。名重當世的唐寅。只落得如此結果。一閻王注定三更死。斷不留人到五更。待我解下絲縲。懸樑自盡了罷。只這幾句話。把門外的妙珠和老佛婆。嚇個半死。妙珠忙着到裏面去通信。老

佛婆不住的敲門。連喚大爺使不得。萬事總有個商量。唐寅在裏面只不做聲。老佛婆待向裏面窺這一窺。無奈廂房的門密不通風。更無隙縫可窺。正在惶急當兒。猛聽得弓鞋細碎。接着鶯鶯燕燕的聲音。都說怎麼好。怎麼好。快把廂房門打開了。原來八位娘娘。率領了許多書僮婢女。都來救護。唐興唐壽下死勁的左門上拳打腳踢。畢竟他們力大。把門兒打開了。大娘娘早在門外高喚着大爺不要當真。這都是假的。忙領着七位娘娘。擁入廂房。他們以爲唐伯虎早已挂在樑上。所以急匆匆的前來解救。但是希奇。進了廂房。却不見唐寅的蹤跡。八位娘娘面面相覷。都說我們大爺却到那裏去了。忙問老佛婆。老佛婆也是愕然。明明大爺在裏面。難道大爺會土遁。霎時遁去了不成。忽聽得書櫥後面笑聲逗露。且笑且說道。娘子們用得好計。已被卑人窺破了虛實。用一個苦肉計。管教你們一齊出來和我相見。說罷。從容不迫的從書櫥後面轉身出來。向着八位娘娘依次奉揖。慌的他們萬福不迭。陸昭容道。你一去半載。消息

不通。直到今天。方才載美回家。你要娶九房妹妹。我不攔阻。但是不該把我們拋撇半年。這般薄倖無情。合該受些教訓。因此連夜預備把家庭假扮佛堂。好教你回來的時候。吃這一嚇。唐寅道。你們的詭計。怎禁得明眼人立時瞧破。何嚇之有。陸昭容道。你既不嚇。何須覓死。唐寅道。我的覓死是假的。啊。羅秀英道。覓死是假。受嚇是真。九空道。我們在遮堂門後窺見你愁眉淚眼。頻頻太息。春桃道。你既不嚇。爲什麼題這絕命詩。馬金鳳道。大姊的錦囊妙計。總不會被你立時看破。你休說這現成話。衆美人七張八嘴。都不信大娘娘定下的祕計。會得被唐寅窺破。唐寅含笑不語。待到衆美人喧聲稍止。便道。列位賢妻。若不提出一個真憑實據。你們怎肯相信。卑人未進門庭。便知道是你們串的一齣戲文。比及上了佛堂。益發知道自己的所料非虛。我討取筆墨題這一首絕命詩。這是我點破你們的詭計。並非真個題什麼絕命詩。陸昭容道。你又要強詞奪理了。我恰才在遮堂門後。聽得你講給他們知曉。分明要在佛堂上面做你的

歸宿之地。怎說不是絕命詩。却是點破我們的詭計。唐寅道。大娘。我和你同到外面去讀這壁上題詩。你是金陵才女。讀了這首詩。便知卑人所言非謬。於是唐寅陪着八美。同上佛堂。壁上四句詩。兀自墨跡未乾。要是這四句詩不是平頭書寫。還能夠瞞過金陵才女陸昭容。現在呢。每句平頭。自有用意。陸昭容但看平頭四個字。却是西貝佛堂。分明唐寅點破這佛堂是假的。不禁又喜又惱。喜的是夫婿多能。不愧江南第一風流才子。惱的是自己定下的妙計。不能懲戒這輕薄夫婿。羅秀英忙問唐寅。難道我們設立的佛堂。其中還有破綻不成。唐寅道。破綻正多咧。第一個破綻。大門上黏貼的布告。據妙珠說已黏貼了三四個月。但是一幅薛濤箋。顏色猶新。分明未受着雨淋日炙。大約黏貼的日子。不是今朝。便是昨夜。怎說有三個月之久呢。第二個破綻。據妙珠說。這佛堂也設了三四個月。牆上對條字畫撤去已久。但是牆壁上面。色分深淡。對條障蔽的所在。色淡而無塵。對條不遮的所在。色深而有塵。留着這痕跡。便知道牆上

的對條字畫。撤去未久。不是今朝。便是昨夜。怎有三四個月之久呢。第三個破綻。匾額上糊的黃紙。漿痕猶在。陸昭容含嗔說道。便宜了你這薄倖郎。可惜我們疎忽了一些。便即吩咐妙珠和老佛婆。把這佛堂收拾了罷。所有一應東西。送還了觀音庵中老師。太過了一天。我們再來寫願。又吩咐唐興把門上和匾上黏的字樣揭去了。免得傳揚出去。惹人家笑話。又吩咐唐壽傳諭廚房。快快搬出預備的酒席。替大爺接風。唐寅道。還有一個人沒有上岸呢。陸昭容道。我倒不知他是誰啊。唐寅道。便是卑人爲着他顛倒夢想的人。他叫做秋香。老祝說的。「再來一個八變九九秋香滿鏡台前。」却是兩句佳讖啊。陸昭容喜道。原來第九位妹妹來了。你何不早說。却教他冷清清坐在舟中。當下吩咐轎夫。用自己的轎兒。把九娘娘接取上岸。又吩咐家人把正門開放了。要教九娘娘的轎兒直入正門。在轎廳上面下轎。又叮囑着七位娘娘。待到九娘娘的轎兒進了大門。我姊妹們都到轎廳上去迎接。唐寅聽了。暗暗快活。我們的八個



嬌娘全無妒意。大有周南召南之風。忽的轎夫急匆匆的進來稟告道。啓稟大爺和列位娘娘。河濱並沒有停泊着九娘娘的坐船。唐寅怒道。你們都是飯桶。待我來領你們去。便知端的。當下領着轎夫。徑出大門。走到照牆旁邊。只停着一乘空轎。趕往河濱看視。不禁喊了一聲苦也。原來方才停泊的小舟。已不知搖到那裏去了。正是

佛殿題詩原是假。扁舟載豔又成空。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舟子熟睡。因扁舟晃盪而破其好夢。秋香打盹。唐寅乃令船家緩緩搖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抑何其不恕也。

扁舟載豔。范少伯後。乃有此人。唐寅之幸運何如哉。志得意滿之餘。忽生挫折。樂極生悲。理有固然。

題壁詩妙造自然。不經說破。便不知其別有用意。陸昭容欲嚇唐寅。而不知

將計就計。反爲唐寅所嚇。是故欺人者人恆欺之。嚇人者人恆嚇之。  
回末又作一折。秋香何往。讀者當自知之。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八十五回

陸昭容懲戒狂夫 唐子畏懺除舊惡

快樂須從艱苦中映襯出來。才是真快樂。「不知高山。那知平地。」不有苦中苦。那有樂中樂。」這部書描寫唐祝文周的歡喜因緣。結果都歸圓滿。祝枝山擁有雲裏觀音趙氏。文徵明擁有杜月芳李壽姑以及美妾柳兒。周文賓擁有王秀英以及豔姬素琴。就中惟有唐伯虎的幸運最大。八美以外。又添一美。倫使載豔歸來。毫無挫折。不獨文字上失之平衍。不能引人入勝。卽就情理而行。拋撇了八位美人。使他們啼珠怨玉。動魄驚心。要是不受些小小折磨。懲戒他的風流罪過。在情理二字上。似乎有些說不過去。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解元府改作家庵。雖然被他慧眼看破。並不吃驚。但是河埠扁舟。不知去向。這卻值得唐解元魂飛天外。對著這河埠呆呆發怔。扁舟失去不打緊。扁舟裏面的

妙人兒。便是他的靈魂。靈魂已失。這塊然的軀殼要他何用。爲着這魂靈兒。半年來背鄉離井。在相府中做那低三下四之人。萬不料費盡心機。依舊是一場幻夢。於是頓足踢地。大罵着舟子不良。吩咐轎夫。沿着河岸。分頭追趕。說是一隻圈棚小舟。船梢頭掛着一盞五福捧壽的燈籠。船艙裏坐着一位子嬌百媚的女郎。這便是新娶的九娘娘。你們不許逗遛。快去追趕。追到了。重重有賞。追不到。打斷你們的狗腿。兩名轎夫。口頭答應。卻不肯拔步便跑。只向着主人癡笑。唐寅畢竟是聰明人。便知道這又是大娘娘弄的玄虛。城中繁鬧之區。舟人怎敢味良。劫着美人遠去。况且秋香又是玲瓏剔透的人。扁舟搖動。那有不聲喚的道理。想到這裏。心頭頓安慰了一半。便不喚轎夫去追敢。反而舉步從容。折回府中。那時八位美人在輪香堂上。議論紛紛。他便停蹤潛聽。恰聽得大娘娘假作慌張。連說不得了。不得了。他是我們大爺的心肝寶貝。一旦失去。便是攪去了大爺的心肝。諸位妹妹。你們留心着。大爺不見了九娘娘。回來定要寬

死。方才上吊不成。這一回難免懸梁高挂。五娘娘馬鳳鳴道。只怕不見得罷。九妹雖已失蹤。我們八姊妹依着無恙。難道不可以解免大爺的寂寞麼。二娘娘羅秀英道。我們八個。怎比得上那一個。我們八個是塵羹土飯。那一個是仙露明珠。大爺的意思。還要「以一服八」呢。八娘娘春桃道。大爺爲着那一個。把我們八個拋在九霄雲外。好容易賺到家門。偏又被搖船的搖去了。大爺便不覓死。也得背鄉離井。尋取他的心上人回來。六娘娘李傳紅道。大爺上次出門。不惜賣身投靠。做人家的書僮。這番出門。不知又要鬧什麼頑意兒。大娘娘接嘴道。他是不惜身分的。甚麼都肯扮。春桃笑道。聽得老祝說起。大爺在相府中。專替主人倒便壺。別別的倒個不休。這回出門。去尋覓他的心上人。不是扮一個倒馬桶的倒老爺。定是扮一個挑糞擔的種田漢。唐寅皺了皺眉頭。知道是老祝造的謠言。三娘娘九空道。阿彌陀佛。這真叫做眼前報。已夠着他受用了。七娘娘蔣月琴道。三姊畢竟是慈悲人。念着彌陀。敢是捨不得他。四娘娘謝

天香道。恰才他沒有受驚。這一次。多少總要教他受些驚惶。唐寅聽得清楚。分明是八美合謀。預把秋香接入府。卻教我擔驚受嚇。他們一計不成。又設一計。端的太可惡了。轉念一想。卻怪不得他們。都是我自己不好。把他們拋撇在家。足有半載以外。秋月春花。等閒虛度。這次弄些頑意兒。懲戒我的風流罪過。好使他們出一口氣。這也是人情之常。於是打定主見。一味軟化。直上輪香堂。向八位娘娘正式道歉。陸昭容道。大爺鬧什麼虛文。還是趕快遣人把新人尋取回來的好。趁着他們沒有去遠。唐寅道。大娘休得爲難。新人便在舊人那邊。陸昭容假作嗔怒道。大爺又來了。你說的舊人是誰。難道我們藏着你的心上人不成。你可取得什麼證據來。春桃幫着昭容說道。大爺冤枉我們把新人藏起。一定有什麼證據落在大爺手裏。你可還我們一個證據來。唐寅笑道。你們休得一搭一擋。一吹一唱。可憐我一宵沒有睡覺。精神疲倦。捱不起什麼驚恐。卑人知罪了。還我新人罷。說時連連作揖。昭容兀自假作詫異道。新人是你自

已伴着回來的。怎麼向我們要起人來。唐寅知道八美中間。九空的心腸最軟。他又向九空打拱作揖。左一句慈悲爲本。右一個方便爲門。九空正待開言。陸昭容向他蹙了一眼。他便搖頭道。我不知曉。唐寅道。列位娘子。你們作弄卑人。卑人自知其咎。不敢抱怨。但是有幾句心坎中流出的話。要在列位娘子面前表白一回。你們不要把卑人當做貪花愛色的狂徒啊。卑人這般風流放誕。正與箕子爲奴。接輿佯狂。一般道理。卑人不幸略有才名。做了寧王夾袋裏面的人物。無論如何。他總放不過卑人。徐鳴臯按院是好王的黨羽。卑人的一舉一動。都在徐按院監視之中。爲着避免物色。所以一向佯狂自污。做一個登徒好色的人。列位娘子。卑人在這半年中間。把你們拋撇在家。不通音信。確是萬分負疚。然而虧得卑人失蹤。才沒有第二度被寧王賺去。這飛揚跋扈的好王。卑人早知其必反。他在去年果反了。反的快。敗的也快。身遭顯戮。爲世所譏。所有列名奸黨的人物。都一一逮捕到案。身敗名裂。爲天下笑。便是卑人也險些兒

身遭不測。虧得題着一首如讖如諷的俳體詩。方才保全了生命。說時。便把何知縣兩度報告信息的事。一一說了。衆美人聽了。一一失色。都說險極險極。虧得這一首詩。救了大爺性命。唐寅道。雖是這一首詩。救了我性命。然而也仗着歷年以來。卑人隱於好色。佯狂自污。才和奸王蹤跡疏遠。不生關係。要是去年沒有追舟的事。卑人依舊住在家中。難保徐按院不奉着奸王之命。前來強迫卑人到江西去走一遭。那時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要是被逼而去。那麼這番誅戮奸黨。卑人斷難倖免。要是託詞不去。又恐徐鳴臯仗着巡按的聲勢。把卑人設計陷害。現在想後思前。這六個月的失蹤。卻是狼有益於卑人的。列位娘子。以爲何如。衆美人聽了。大半點頭贊成。陸昭容冷冷的說道。大爺的說話。怕不有理。但是你的隱於好色。佯狂自污。既爲着避免寧王起見。現在寧王已失敗了。你還是一輩子隱於好色。佯狂自污麼。唐寅道。大娘輕視卑人了。已往不可追。來者猶可及。卑人娶得九娘以後。立即變化氣質。做一個循規蹈矩。



的人。除却詩酒陶情。嘯歌寄興以外。再也不做那尋花問柳。倚翠偎紅的勾當。好教外面人改變輿論。都說唐解元本非好色之徒。他是有託而逃的高士。昔者劉伶隱於酒。劉盤龍隱於賭。陶淵明隱於菊。林和靖隱於梅。唐解元的風流放誕。也是這般意思。他是隱於好色。借此自污。在那奸王跋扈的當兒。人人說他是登徒子。急色兒。其實呢。俗人不識高賢。分明是冤誣了他。但看寧王失敗後的唐解元。又另換一位唐解元了。遇見美人。正眼都不瞧一瞧。只和家中的九位美人。吟風弄月。作畫談詩。再也不到外面去獵豔。可見唐解元的風流跌宕。並非出於本意。他只是借此躲避奸王罷了。當今天子讚他是個有氣節的解元。煌煌天語。確是唐解元的定評。陸昭容笑道。這叫做「癩蝦蟆跳上戲盤。自稱自讚」。說時容易做時難。只怕到了他日。遇見了傾國傾城的美貌。便想再加一個九變十。唐寅很激昂的說道。大娘放心。卑人從此以後。已斷絕了得隴望蜀的心。休說人間女子。不在心上。便是天仙降凡。也不能牽動卑人的眼。

光陸昭容微笑道。大爺果能心口相符。我們衆姊妹還有什麼話說。只怕不見得罷。又向衆姊妹說道。你們以爲大爺的說話。果然出於本心麼。春桃首先說道。靠不住。靠不住。其他諸位娘娘也道靠不住。惟有三娘娘九空道。大爺的一席話。也許是良心發現。趁着佛堂還沒有收拾完畢。且在菩薩面前。立下誓願。我們衆姊妹才信大爺的說話。唐寅笑道。三娘說的不錯。卑人便在菩薩面前。立下誓願來。好在佛前放着現成蒲團。香爐內尙有未燼的旃檀。便即插燭也似的跪將下去。喃喃祝告道。菩薩在上。念弟子唐寅身犯色戒。並非出於本心。一向佯狂自污。逃避奸王網羅。現在奸王伏法。朝政清明。弟子做一個太平自由之民。還我本來面目。再也不去尋花柳問。再也不去倚翠偎紅。有時節幾炷名香。消除綺孽。有時節編一首歌曲。喚醒癡頑。菩薩菩薩。一過來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覺再生。今日的弟子。不是昔日的弟子了。祝告完畢。又磕了一會子的頭。方才起立道。列位娘子。大概見得卑人的真心了。八位美人聽了。點

頭不已。原來假設佛堂。潛藏秋香。都是祝枝山和陸昭容定下的計較。第七十五回。枝山遇見了唐寅。便回到姑蘇。向八位美人面前報信。陸昭容恐怕唐寅回家以後。過了一年半載。依舊起什麼得隴望蜀的念頭。便要預備一個計畫。把薄情郎懲戒一下。枝山笑說道。若要懲戒尊夫。須得借重三姑娘。這是枝山知道三姑娘九空是尼姑出身。和蘇城中的比邱尼。都有相當的聯絡。趕快向觀音堂中。借得全副佛殿莊嚴。把輪香堂改裝了佛殿。雇一名尼姑。在家庵中主持香火。待到伯虎到來。這麼長。這麼短。把他嚇這一嚇。一面派遣轎夫。把秋香接取上岸。又吩咐舟子。把船遠泊。少停。自有人來開發船錢。好教伯虎驚上加驚。既然應了易經上的話。「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又失却了心愛的秋香。變做了「黃鶴不知何處去。」伯虎即使機警。兩計之中。必中了一計。待他進退兩難。萌了死志。然後向他點破機關。并把他奚落一場。好教他受了這一場教訓。從此斷絕邪念。不再幹這偷偷摸摸的勾當。昭容聽了。贊成這兩條妙

計。不過九空婉言規勸。這計畫下得太凶。萬一大爺有了三長兩短。這便懊悔。嫌晚。陸昭容說無妨。待到他有了覓死的神氣。我們便好把機關道破。決不會弄假成真。衆美人對於陸昭容。都是惟命是聽的。昭容的意思已決。大家便無異議。便在觀音堂中借了佛像莊嚴。又雇用了妙珠師太。教他在唐府左右不住的徘徊往來。好教那薄情郎上當。又打發唐興唐壽在暗地偵探。待到妙珠師太陪着大爺從側門進來。你們便開放大門。快快帶領轎夫。抬着自己這頂新製的大轎。到河埠去接取九娘娘上岸。這便是當日定下的計畫。八位娘娘知道今天九娘娘進府。都在八諧堂上守候。秋香在轎廳上出轎以後。便有小丫鬟在旁邊守候。把他從備弄中攙扶入內。在這當兒。妙珠師太已把唐寅引到假設的佛堂裏面。瞻仰佛像。同時秋香已進了備弄。由那小丫鬟引入八諧堂。那時八位娘娘都已含着笑容。降階相迎。秋香看這八位娘娘。出落得玉貌嬌姿。打扮得花團錦簇。暗暗佩服大爺的豔福不淺。連忙口稱列位姊姊。這般

抬舉小妹。折殺小妹了。大娘娘口稱九妹。今日降臨。愚姊等接待不周。諸祈原諒。於是把秋香迎上八諧堂。衆美人的視綫都集中在秋香一人身上。大都不約而同。佩服大爺的眼力真好。尤其是大娘娘陸昭容。他想大爺失蹤的前一天。向我們八姊妹誇下海口。說什麼「全憑竊玉偷香客。去訪沉魚落雁容。」我聽了不服氣。向大爺發話。說我們環肥燕瘦。集於一門。還談不到沉魚之貌。落雁之姿。你有什麼本領。訪得到第九位美人。勝似我們的八姊妹。大爺又誇下海口。說九級浮圖。還缺着最上的一層。非得有風磨銅定風珠這一項寶物。不能完成這九級浮圖。現在大爺娶得第九位夫人。分明已覓得了風磨銅定風珠一類的寶物。而可以造成這塔頂塔尖。我和七位姊妹都拂拭着秋波。要子細看看這一位沉魚落雁的美人。要是稍有些美中不足。便可在大爺面前說的嘴響。原來你訪覓的塔頂塔尖。卻也不過爾爾。所以今天秋香到來。入美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從他雲鬟上面。順看到裙下雙鉤。除卻暗喚幾

聲妙也。覓不出一些破綻。又從裙下雙鈎。逆看到雲鬢上面。除卻暗道妙極了。更尋不出一些缺憾。看了前面不算。又看背影。看了側影不算。又看正面。看了態度不算。又看丰神。看了容龐不算。又看腰肢。任憑吹毛求疵。卻不能在秋香身上。索取什麼美中不足。大娘娘佩服了。其他七位娘娘也同時心折了。秋香見八位娘娘都向他呆看。不免紅霞上頰。低着頭不做聲。待到了上八諧堂。還沒坐定。秋香請問八位娘娘的姓名。便要依次行禮。陸昭容道。九妹且慢。你遠途到來。受了風塵勞頓。理該休息片時。再行相見之禮。說罷。遣發丫鬢。領着九娘娘到堂樓上去休息。這房間是陸昭容替秋香預備的。雖然倉猝布置。卻也陳設完備。應有盡有。秋香心中好生感激。比及進了房間。八位娘娘都來談話。陸昭容說。九妹不須拘束。在這裏暫作休息。我們衆姊妹還得下樓去。同大爺談話。秋香毫不疑惑。以爲八位娘娘和大爺久別重逢。自有一番絮語。誰知道他們到了外面。把唐解元兩番擺弄。一計不售。又生一計。直待伯虎在佛前許

下了誓願。八美心中。漸漸氣平。聽他這一席話。都是由衷之談。並非空言搪塞。尤其懇切的。便是「過來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覺再生。」大有「既往難追。來者可及」的意思。列位看官。這十四個字。並非著者杜撰。確是六如居士全集中的一聯佳句。題目是警世兩個字。我再把全詩寫在下面。

措身物外謝時名。着眼閑中看世情。人算不如天算巧。機心爭似道心平。過來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覺再生。說與明人應曉得。與愚人說也分明。這首詩是常言道俗情。其中發人猛省的。便是第三聯。一過來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覺再生。後來袁了凡先生根據這四個字。說什麼「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論調雖變。意思是一般的。不是大澈大悟的人。怎會有這了解語。當時八美聽了。才信唐寅懺悔的話。確是肺腑中流出。三娘娘九空。央告昭容道。大姊。饒了他罷。昭容方才回嗔作喜道。大爺不用慌張。你的心上人正在堂樓上休息。船錢已開發了。但是舟子聲言。大爺面許他繪

寫便面兩頁。不知有沒有這麼一回事。唐寅笑道。確有其事。我曾約他過了三天。前來取件。昭容笑道。大爺的脾氣太怪僻了。堂堂華相國。央求你的墨寶。你却吝而不與。一個搖船人。託你繪扇。三日便可取件。唐寅笑道。現在看着九娘分上。便是華老要繪什麼東西。也不能拒卻了。於是一夫八婦。共入內堂。唐寅看了八諧堂三字匾額。笑說道。這匾額的字樣要換了。昭容道。換什麼字樣。唐寅道。原名八諧堂。意在八音克諧。現換九成堂。意在簫韶九成。我須請一位大手筆的先生。把匾額另書一通了。在這當兒。秋香已下堂樓。盈盈出外。見了八位姑娘。彼此行了一個平等禮。八諧堂上。充滿着許多喜氣。昭容早已準備着接風酒。排設在桃花庵左近的關春軒中。這時候。桃花盛放。正堆着滿樹紅霞。彷彿含着笑意。歡逐主人回里。席間暢談衷曲。說不盡多少離悰。唐寅酒落歡腸。不覺詩興勃發。便在席上唱起自己所做的花間酌酒歌來。歌道。

九十春光一擲梭。花間酌酒唱高歌。枝上花開有幾日。世上人生有幾何。



昨朝花勝今朝好。今朝花落成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人比今年老。今日花開又一枝。明日來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不測風雲起。人事難定悲與喜。天時人事兩不齊。莫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長開。少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間醉。花笑人生也是呆。唱畢這一首詩。衆美人都把弓鞋在地上點拍。忽的一陣春風。吹的枝頭花朵顛個不住。秋香道。大爺。你看枝上桃花。笑的前仰後合。昭容道。想是笑那不醉花間的呆人罷。唐寅笑道。怕被桃花笑作呆。一杯一杯又一杯。說罷。擎着酒壺向席上九美。各敬三杯。這一席酒。從午後直飲到酉初。上了燈火。還沒有散席。正在歡飲的當兒。忽的祝枝山闖入園中。一路喊將進來道。小唐休得起勁。華鴻山已到蘇州。要向你起問罪之師了。衆人聽了。一齊愕然。正是。

映水有鉤魚卻釣。 衡山無箭鳥驚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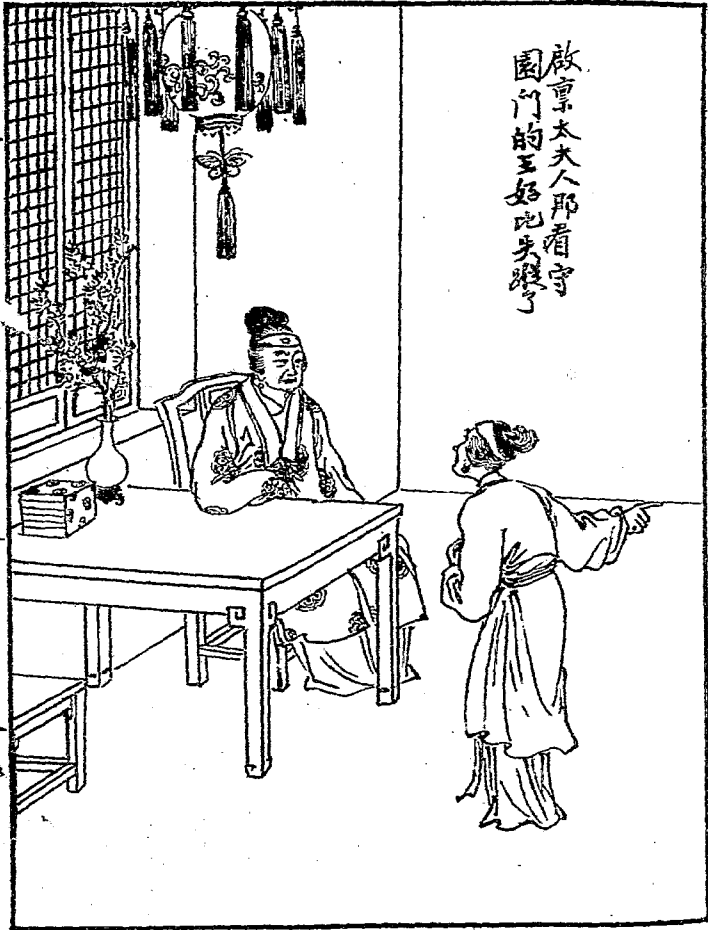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子畏風流罪過。流傳至今。事固莫須有也。借曰有之。亦無非隱於好色。有託而逃。絕不容後世輕薄子。援爲口實。借唐解元以自文其過。兩番懲戒。薰砧藉以洩半年來翠樓柳色之憾。此舉自不可少。

春桃談論。每與陸昭容一鼻孔出氣。舊時主婢。自是沈瀝相通。昭容有母虎之稱。彼春桃者。殆母豹耶。虎益以豹。則其苦可知矣。然而苦者見之則苦。樂者見之則樂。從來懼內者。恆以打情罵俏爲天經地義。苦於何有。樂且無涯。劍愈淬則愈銛。鏡愈磨則愈明。陸昭容兩番懲戒。薰砧而唐寅之真相乃見。唐寅之初衷乃白。點得秋香以後。六如豔史。遂告終止。一過來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覺再生。一偷非聰明絕頂人。何能有此大澈大悟語耶。

花間酌酒歌。見六如居士集。高歌天地。放眼古今。當係子畏目擊寧藩失勢後之作。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無定悲喜。」殆謂此也。今於子畏懺悔時。插入此歌。正如初寫黃庭。恰當好處。

啟稟太夫人那看守  
園門的王好也失蹤了



四傑傳 第八  
六回上 訪蹤跡園內鬧妖魔

四傑傳 第八 六回下 破機關房中卧酒鬼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八十六回 訪蹤跡園內鬧妖魔 破機關房中臥酒鬼

編書的宛比種田漢。熟了一邊。荒了一邊。自從唐寅和秋香夤夜逃歸以後。編書的忙着寫蘇州書。却把東亭鎮上華相府中的情形。暫時擱淺。很想做一段補敘文章。又苦着百忙中插不下這一枝筆。好了。祝枝山闖入唐府的園中。說什麼華鴻山要來起問罪之師了。伯虎和九美聽了愕然。編書的却是欣然。並非幸災樂禍。却要借着枝山報信做線索。回轉筆尖。敘一回華府中失去僮婢以後的情形。唐寅和秋香結婚是二月初二的夜間。這一夜。闔府僮婢同吃喜酒。直至更深才罷。以致來日起身都錯誤了時刻。華老夫婦都是起身很早的。華老住在二梧書院。太夫人住在內院的上房。向例太夫人起身時。秋香早在後房門外伺候了。這一天。上巳良辰。太夫人起身以後。照例梳洗完畢。還得上

佛樓去拜佛。誰知開開後房的門。竟不見了伺候的丫鬟。便喚了一聲秋。說到秋時。又住了口。暗想我可癡了。秋香已賞給華安了。那有第二個秋香呢。想到這裏。又覺得昨天不該強逼秋香去應選。秋香一去。我便感受着不便。春夏冬三香。雖和秋香却是同等丫鬟。但是那裏比得上他。今天便好算他們的試金石了。我已起身多時。後房門已開放了。他們兀是膏騰春睡。這不是他們伺候着我。却是我去伺候着他們了。誤了我的上佛樓時刻。不是耍的。唉。不見高山。那見平地。」太夫人一壁自言自語。一壁把後房門碰的怪響。才把三香的夢魂驚醒了。原來三香並非貪睡。只爲昨宵吃過喜酒。未免動了他們的身世之感。一首黃鶯兒。打斷了他們的癡想。很有把握的因緣。變做了鏡花水月。眼睜睜瞧見人家親親熱熱甜甜蜜蜜的做一對兒。自己卻沒有這福分。教他們如何不豔羨呢。雖然一年半載之後。也可以賞配書僮。但是華府中書僮。除却華安。再沒有第二個看得上眼。再者華安秋香同時已除去了奴籍。過了幾天。

太夫人便要認秋香作義女。認華安作義婿。一經正名定分。他們見了秋香。便得喚一聲姑奶奶。見了華安。便得尊一聲新姑爺。本是同等的僮婢。却要分出上下的階級來。這不是俗語所說的「蒲鞋服事草鞋」麼。爲着這幾層原因。睡到床上。那裏睡得安穩。一會兒春香翻了一個身。自言自語道。虧得有了兩個鼻孔。要不然。便氣死了。一會兒夏香把那裝高底腳的。在床上踢了幾下道。恨只恨這雙斷命腳。沒有纏小。惹那蘇空頭。含譏帶諷。說什麼「後頭賣鴨蛋。前頭賣生薑」。一會兒冬香手拍着牀沿道。早知如此。我出去做甚。「羊肉沒吃得。惹了一身臊」。春香又接着說道。「鞋子沒有做。落了一個樣兒」。夏香又接着說道。「偷雞弗着。蝕了一把米」。冬香道。你蝕去了什麼。夏香道。新繡的紅羅踏青鞋。不捨得上腳。今天換了新鞋出去。却被他生薑鴨蛋。胡言亂語。看來這雙鞋子不吉利。拚着拋棄了。這不是蝕了我的一雙鞋子麼。春夏冬三香住在一房。彼此互道氣話。將近四鼓的時候。方才入夢。沒多一會子。却被太

夫人驚醒了。揉了揉眼睛。早已是日上紗窗。忙卽披衣起床。伺候着太夫人做那照例的工作。不在話下。待到梳洗完畢。太夫人用過參湯。正要上佛樓去拈香。忽的管家婆傳來消息。說那看守園門的王好比失蹤了。太夫人忙問怎樣失蹤。管家婆道。這是花園中的園丁說起。今天早晨在園中打掃。却見後園門沒有上門落鎖。只是虛掩着。推開房門。三簧和鑰匙都放在桌子上。所有房中的物件東西。完全沒有缺少。只少了一盞燈籠。多了一個燈台。那個開口好有一比。閉口好有一比的王好比。不知躲到那裏去了。一時哄動了府中多少人。都在園中尋覓。假山洞中。茅廁坑裏。一一都已搜遍了。却是蹤跡杳然。一面稟報太師爺。一面稟報太夫人。聽候辦法。太夫人道。王好比失蹤不打緊。大約私出園門。不久便要回來的。只是華安的新房便在後園。要是園門依然開放着。不大穩便。管家婆道。聽說園門已經鎖上了。方才有人從新房左近走過。裏面的氣息正濃。料想他們的好睡還沒有醒呢。太夫人道。你傳我吩咐。教他們不



要在新房左近高聲說話罷。驚醒了新夫婦。不是要。管家婆笑着答應。暗想太夫人這般寵愛新夫婦。怪不得春香告訴我。太夫人要把秋香作爲螟蛉義女。要是秋香做了太夫人的女兒。我的乾兒子便是太夫人的女婿了。一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因此捨不得驚醒他們的好夢。不表管家婆肚裏尋思。且說三香擁護着太夫人。上佛樓做佛前功課。拈香拜佛。自有一番耽擱。比及下了佛樓。早已已初光景。却又見管家婆慌慌張張。上前稟告。據說王好比依舊蹤跡不明。新房裏依舊鼻息如雷。隔了三間屋。還可聽得清楚。太夫人道。秋香是和我同睡過的。他的鼻息很輕。決不會聲聞戶外。料想是華安的鼻息罷。管家婆道。只怕也不是華安的鼻息罷。聽得華平說。華安的鼻息聲不是這般的。太夫人道。這又奇了。新房中除却他們倆。還有誰來。你們爲什麼不敲着房門。問個明白呢。管家婆道。家丁們不敢敲門。只爲奉着太夫人的傳諭。不敢驚擾他們的好夢。太夫人聽了。弄得莫名其妙。春夏冬三香。都要去看這奇事。便

攙掖着太夫人到園中去看個明白。究竟是不是新郎打鼾。只消在房門外彈指幾下。便可知曉。太夫人道：「這麼的好睡。輕輕彈指三下。濟什麼事。春香道：「秋香妹子或者已醒了罷。便是沒有醒。他却容易驚醒的。太夫人彈指三下。他不醒也要醒了。太夫人道：「春香言之有理。你們伴着我走一趨罷。於是一主三婢。同入園門。太夫人一壁走。一壁沈吟。新夫婦也太放肆了。日高三丈。還不起身。華安不必說。秋香是很懂規矩的。難道忘却了「雞鳴戒旦」的一章詩麼。唉。真個好人難做。不是他來問候我。却是我去問候他了。列位讀者。今天的太夫人可謂大糊塗頭。恰才去敲三香的門。現在又要去敲秋香的門了。他們到了園中。滿園春色。怎有心思去欣賞。繞迴廊。穿曲徑。行到新房左近。早有三三五五的家丁。都在那裏竊竊私議。見了太夫人。都是直垂着雙手。一旁侍立。太夫人道：「新房裏面依舊有鼾聲麼。華平稟道：「啓稟太夫人。新房中鼾聲正濃。高一陣。底一陣。却不像是華安的鼻息。太夫人道：「華安的鼻息怎麼樣。華平稟告

道。去年師爺辭館回家。華安獨臥寂寞。曾喚小人伴着他同睡一房。住過幾天。小人識得他的鼻息聲。勻而淨。輕而清。況且是很易驚醒的。從來沒有睡的。和死狗一般。這些時候。還是忽高忽低的打鼾。高一陣。似黃牛歎氣。低一陣。似黃狼放屁。太夫人。你聽這鼻息聲。又高將起來了。太夫人側耳聽時。果然在新房裏面發出一種很鹵莽的鼾聲。倒把太夫人嚇的倒退了幾步。又問華平道。你聽得秋香的聲音沒有。華平道。好教太夫人知曉。小人們爲着事有可疑。曾去稟告太師爺。奉着太師爺鈞諭。着令小人闖入新房察看情形。但是管家婆又傳出太夫人的慈諭。着令衆人們不許驚擾新人的好夢。小人們覺得事在兩難。闖入新房。便違了太夫人的慈諭。不闖進去。又違了太師爺的鈞諭。只好在新房左近團團打轉。已有半個時辰。除却奇怪的鼻息以外。却不聽得新娘的聲息。也許新娘已不在房中。亦未可知。太夫人愈覺驚惶。便道。那麼他在那裏呢。難道花園裏面出了妖怪不成。春香輕輕的向太夫人搖手道。太夫人不要

聲張。這花園裏面的花木。年深月久。難保不成了花妖木魅。看來守園門的王好比和那新郎新娘。難保不成了妖魔肚裏的餡。妖魔吃的飽了。便酣睡在新牀上面。我們都是婦女們。妖魔見了是不怕的。若要闖入房裏。須用陽氣方壯的少年男子才行。太夫人聽了。益發害怕起來。又倒退了數步。坐在迴廊旁邊。喃喃的念着佛號。夏香的胆子也很小。舉步匆忙。幾乎別去了繡鞋中的高底。冬香年紀小。躲在太夫人身子後面。口稱怎麼是好。却把唾花濺到太夫人頸邊。太夫人忙看空中。却是天朗氣清。正不知那裏來的兩點。還是春香有主見。攛掇太夫人派遣家僮到裏面去看動靜。太夫人便派遣華平華吉華慶三人到裏面察看動靜。這三名書僮口頭答應。也有些趑趄不前。各把羅帽向後一推。露出額角。要把三昧火嚇退妖魔。但是走了三步。却又倒退了兩步。太夫人催着他們入內。華平道。小人等本來很是胆壯。被春香姐一說。倒覺得有些毛髮凜然。忽聽得一聲痰嗽。接着靴聲橐橐。太夫人知道老相公來了。連忙起立。

相迎。華老道。新房裏打鼾的究竟是誰。爲什麼不去看個明白。太夫人把他們疑鬼疑神的情形。述了一遍。華老道。豈有此理。老夫不信有什麼妖魔。華平華吉。華慶隨我來。三個書僮見太師爺肯率領他們入內。不覺胆量一壯。他們以爲大貴人入房。卽有妖魔。亦當遠避。於是隨着華老。徑向新房而去。慌得太夫人跟在後面叫喚道。老相公不要當先。還是叫他們做引導的好。華老知道太夫人的用意。便道。你們前行也好。我們老夫婦隨後到來。當下便和太夫人並肩行走。進那三間的平屋。老夫婦先在中間坐定。却教書僮們在房門外叫喚。華平道。華安兄弟快快起身。太師爺太夫人都在這裏呢。喊了兩遍。除却打鼾以外。不聽得有人答應。華吉接着喊道。秋香姐快快起身。太師爺和太夫人來了。喊了三遍。除却打鼾以外。不聽得有人答應。華慶又接着高聲的喊道。快快起身。再不起身。要打門進來了。喊了五六遍。除却打鼾以外。依舊不聽得有人答應。華老怒道。你們不用喊了。快快打門進去。瞧個明白。這三個書僮覺得主

命難違。但是又不敢單獨入房。他們各把手兒在後腦上拍了一下。要增加着額上三昧火的光度。以便花妖木魅。退避三舍。彼此各打了一個招呼。同時打門。努力進攻。那便上了秋香的當了。昨夜秋香離房的時候。仍把房門拽上。只爲他是一個細心人。倘若房門洞開。來朝被人瞧兒。便要破露。不如虛掩着房門。瞞過一刻好一刻。待到他們破露機關。新夫婦早已安抵蘇州了。平吉慶三書僮那知新房門是虛掩的。蓬的一聲。三個人栽倒了一雙半。上半截跌入房中。下半截却在房門以外。只這一種聲響。牀上的醉漢受了激刺。只不過翻了一個身。面向內。背朝外。依舊睡着了。依舊「呼他呼他」的打鼾了。華老忙問道。裏面怎麼樣。敢是房門沒有下門。太夫人嚇的心跳不停。忙教春香替他揉胸。三個書僮從地上扒將起來。勉強入房。但見桌子上殘肴狼藉。酒杯中餘瀝未乾。敢是新夫婦昨夜放量飲酒。以致醉倒在床。但又希奇。桌子上的杯箸却有三付。除却新夫婦以外。還有誰呢。三個書僮互說希奇。却不敢揭開帳子看。

個明白。華老催着他們啓帳。華平道：啓稟太師爺。帳子裏面依舊鼻息聲響。小人們德不勝妖。太師爺是當朝柱石。自有吉神擁護。請太師爺到新房中坐着。小人們才敢啓帳。華老點頭道：倒也說得有理。便向太夫人說道：我們一同進去鎮壓邪魔罷。夫人以爲何如。太夫人道：老相公怎麼忘懷了。妾身不進暗房。已有五年之久了。原來念佛人忌進兩種房間。一是新婚夫婦沒有滿月的房間。叫做暗房。一是產婦娘沒有滿月的房間。叫做血房。太夫人以爲新夫婦同衾合枕以後。早已如是云云。這房間便成了暗房。念佛人進了暗房。便把歷年修來的功德。完全拋於東洋大海。因此他只坐在中間。端然不動。華老見太夫人不入暗房。他便痰嗽一聲。昂然入室。太夫人道：老相公留心着。立在房門左近便夠了。休得走近牀前。華老笑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滅。你們不用害怕。快把帳門打開了。於是帳門吊起。機關破露。爛醉如泥的王好比和衣向裏睡在牀上。鞋子都沒有卸下。一牀錦被。只這個酒鬼壓着而臥。酒氣衝人。不可響邇。新

郎新婦都不知到那裏去了。華平道。啓稟太師爺。新牀上睡着的好像是看守後門的王好比。華安秋。蹤跡杳然。華老怒道。快把這醉漢拉將起來。待我問話。這又是個難題了。爲着有了先入之言。恐怕是妖魔變相。平吉慶三書僮怎敢去推動他。三人之中還是華平胆大。在門角拾取一根木門。在醉漢的臀上擊了一下。便即準備一個逃走的姿勢。偷是王好比。他便不走。不是王好比。他便要躲到華老背後。仗着老太師的福分。妖魔定然遠避。不敢肆虐了。拍的一聲。醉漢臀上着了一下。他只動了一動。含糊的說道。華安兄弟。我不飲酒了。好有一比。好比「酒不醉人人自醉」。那時平吉慶三人都聽出了王好比的口音。立時膽壯三分。華吉手快。把他一把拉起。華慶拉住了他一只耳朵。拉到華老面前。方才放手。喝問着你是守後門的。怎麼後門不守。睡到新牀上來。新郎新婦娘都到那裏去了。太師爺正在這裏。快快老實供招。王好比吃了這一嚇。隔宵酒意嚇去了大半。搔了搔頭顱。昨宵的事。歷歷在目。却不見了華安秋。



香自己問着自己。也不知甚麼一回事。只是呆呆發怔。華老怒喝道：「你把華安夫婦藏到那裏去了。怎麼鵲巢鳩佔。別人的新牀。由着你酣睡。王好比益發急了。跪在地板上。哀求着華老道：相爺。這是那裏說起。小人自己也不明白。分明華安夫婦陪着我飲酒。隔了一會子。華安夫婦竟不見了。好有一比。好比「眼睛一霎。老母雞變了鴨。」華老道：華安夫婦是什麼時候陪你飲酒的。王好比道：是在夜間請我飲酒。把那陳年的女兒酒。左一壺。右一壺。請我吃了三四壺。我只道將酒勸人。終無惡意。誰知他們存心要害我。好有一比。好比「鄉下人不識土地堂。叫做上他當。」華老恍然大悟道：「好不好。華安夫婦把守門人灌醉了。一定不懷着好意。敢是潛逃去也。當下喝退了王好比。吩咐僕人。察看新房中的細軟。可曾席捲而去。太夫人坐在外面。不入暗房。却教丫鬟們到新房中探聽動靜。春夏冬三香輪替報告道：太夫人不好了。牀上臥的是看守後園門的王好比。不是華安夫婦。太夫人奇怪道：新郎新婦呢。難道到園中散步。」

去了。隔了一會兒。又報道。太夫人不好了。華安夫婦喪盡天良。灌醉守門人。連夜逃走了。太夫人道。阿彌陀佛。休得冤枉了他們。一定另有別情。他們決不會逃走的。其時房內衆家僮檢點東西。一切細軟都沒有帶去。華老心中很是奇異。偶然抬眼。却見牆隅題着幾行字。華老負手去看。分明是華安的手筆。讀了一徧。又讀一徧。竟被他看破了平頭四字。不禁勃然大怒道。可惡可惡。唐寅這小畜生。竟拐騙了秋香去也。太夫人隔着房門問道。老相公說的是那一個。唐寅道。還有誰呢。便是唐寅。唐六如。他冒充了康宣。賣身投靠。專爲秋香而來。現在秋香已被他騙到了。他便連夜私逃了。這一首題壁詩。便嵌着「六如去了」四個字。我竟被這小畜生哄騙了半載有餘。越想越可惱了。說罷。連連頓足。房外的太夫人忽的也放聲大哭道。我的秋香。你竟忍心撇着我去。了麼。正是。

未必生離同死別。早知今日悔當初。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相府僕婢中。既有石榴。又有王好比。一爲情狂。一爲酒魔。有此二人爲之穿插。足令讀者時時絕倒不已。石榴傳已結束矣。又有王好比繼起。每讀至此。彷彿「好有一比」的呼聲。縈迴於耳根而不散。王好比自是趣人。

秋香去後。相府中殊覺無書可說。然僅如彈詞中之情節。雙逃以後。翌晨便破機關。則似乎直率無味。著者於點取秋香之先。預伏一王好比爲文字上之推波助瀾。又恐雙逃以後。相府頓形寂寞。乃使王好比寤睡於洞房繡闥之中。而本回種種酣嬉淋漓之事。實於是乎生。

太夫人痛哭秋香。尙在本書之尾。而先於回首寫太夫人清晨起身。喚秋不見。此非閑筆也。乃預爲痛哭秋香張本耳。讀者幸毋輕輕忽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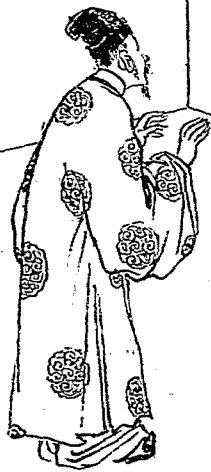
疑鬼疑神之狀態。一經描寫。栩栩欲活。不圖點秋香以後。又有此引入入勝。

之文章。

太夫人怕入暗房。房何嘗暗耶。製造暗房者。已雙宿雙飛於桃塢間矣。惜乎太夫人不曉也。

高一陣似黃牛歎氣。低一陣似黃狼放屁。洞房繡闥之中。乃有此聲息。那得不令人驚異。無怪太夫人爲之倒退幾步。設使我亦在場。恐將如西廂記中所云。嚇得我倒躲倒躲矣。

哭也無益總得想  
個方法把這一對  
男女大的懲戒回



四傑傳 第八十七回上 老太君哀哀哭後

四傑傳 第八十七回下 少夫人歷歷話書

現在婆媳  
該明白媳婦  
的意思了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八十七回 老太君哀哀哭俊婢 少夫人歷歷話書僮

太夫人聽說秋香被唐寅騙去。不禁放聲大哭。他清晨起身。便覺得缺了秋香一人。有多少不方便。還以為過了幾天。依舊可以侍奉左右。現在被人騙去。已成了斷線的風箏。多年的知心婢子。只落得這般下場。怎不苦痛填膺。哭一聲我的秋香。罵一聲害人的唐寅。春夏冬三香在旁相勸。但是那裏勸得住。他竟越想越苦起來。滾滾涕淚。沾濕衣襟。華老搓着手掌。也到外面來解勸。說哭也無益。總得想個方法。把這一對男女大大的懲戒一回。太夫人且哭且說道。這都是唐寅不好。卻不能怪着秋香。老相公要懲戒他們。須得分個皂白。華老怒道。秋香也不是個東西。我們這般有恩於他。他卻恩將仇報。嫁了丈夫。忘卻了主人主母。太夫人道。這倒怪不得他。昨天他再三不肯出去應點。他說嫁了丈

夫。便不免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到了那時。從了丈夫。便不免背了主人。我便允許他出嫁以後。要是跟着丈夫回去。決不會怪你的。他既申明在先。所以昨夜的事。只可懲罰唐寅。卻不能責備秋香。華老道。事到今日。也說不得許多了。老夫本來十分奇怪。書僮裏面。怎麼有這般出類拔萃的人物。論他的才情。不在文祝兩解元之下。原來他便是唐寅。唉。越想越可恨了。怪不得枝山衡山無端前來上我的門。現在知道了。他們不是來謁相。卻是來訪友。和我見面以後。老祝說的話。都帶些皮裏陽秋。我當時沒有覺察。事後思量。老祝的說話。句句都含着骨頭。一面戲弄唐寅。一面還取笑着老夫。可惜覺察的太遲了。太夫人道。他上門投靠時。誰做的中保。華老恍然記憶道。他的中保便是門役王錦的兄弟王俊做的。王俊是著名的老實人。怎敢這般哄騙主人。說唐寅是他的表姪。便令華平把王俊喚來問話。王俊見了主人。被華老一頓訓斥。慌的磕頭不迭。華老盤問他康宣的來歷。他到這地步。怎敢隱瞞。便把當日瞧見有個



少年在門外痛哭聲稱訪親不遇。卻圖投河自盡。小人見他說的可憐。便起了惻隱之心。認他爲表姪。把他薦入府中。充當書僮。其實呢。他究竟是康宣不是康宣。小的全不知曉。華老怒道。好一個全不知曉。既不知曉。怎麼把他薦入府中。我便打你一個全不知曉。便喚華平把王俊送往總管處責打家法板一百。王俊叩頭道。小人捱打理所當然。但是這個康宣究竟是誰。叩求太師爺明白示知。小人受打無怨。華老哼了兩聲。示意華平要令華平告訴他一個明白。華平指着王俊道。你這獸子。竟在那裏做夢。你道他是誰。他是蘇州才子唐伯虎。你卻冒認他是表姪。王俊睜圓了眼睛道。這唐伯虎。可是二娘娘的表兄唐伯虎。也是王俊不該捱這一頓痛打。只這一句話。卻提醒了華老夫婦。華老道。奇啊。我們不認識唐伯虎。二媳婦是認識他的。爲什麼不把他的來歷告訴翁姑知曉。太夫人道。老相公說的不錯。妾身也是這般想。唐寅賣身入府。二賢哉合該知曉。我們不用責罰王俊。他是個忠厚人。易於上當。且饒恕他一遭罷。華老

呵斥王俊道。念你是個無知之徒。一時受愚。心尙無他。且記下這一頓打。以後再犯。兩罪並罰。王俊謝過華老夫婦。碰了幾個響頭。方才告退。到了外面。又受着他哥哥王錦一頓訓斥。不在話下。且說二娘娘馮玉英起身以後。明知今天是一個難關。無論如何。表兄和秋香總不在府上了。待到破露機關。一定受着翁姑的一場訓斥。爲這分上。他今天起身以後。怕下西樓。先把二刁遣發下樓。着他將功贖罪。在書房中熟讀文章三篇。今夜上樓。須得通篇背誦。背誦得無訛。從寬准許入房。背誦生澀。今夜依舊不許入房。在外面楊妃榻上。度這春宵。原來昨夜二刁回房以後。曾受一場嚴重的閻訓。着令住宿外房。不許輕越雷池一步。今天又頒下這條命令。二刁是素抱不抵抗主義的。當然惟命是從。到書房中去熟讀文章。二刁去後。二娘娘派遣素月做暗探。下樓去打聽消息。倘有什麼奇聞。便須上樓報告。不得有誤。素月去不多時。便卽匆匆的上樓報告。道。娘娘相府中果然出了奇聞。昨夜園門未門。逃走了人咧。二娘娘忙問道。逃

走的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素月道。逃走了一個人。已是大驚小怪。怎說是兩個人呢。二娘娘又問道。逃走的是男是女。素月道。只走了一個男子。二娘娘道。秋香沒有逃走麼。素月詫異道。他做了新娘娘。爲什麼要逃走。他和新郎睡的正酣呢。二娘娘自信聰明。這時倒弄糊塗了。新郎新娘都沒有走走。走的卻是誰呢。便問素月。你可打聽這逃走的人。素月道。樓下沸沸揚揚。都說看守後門的王好比失蹤了。二娘娘尤其詫異。怎麼不逃的逃了。該逃的反而不逃呢。他又差着素月下樓去探聽。第二次報告。才知道新夫婦業已脫逃。卻灌醉了王好。比。放在新牀上酣睡。以便李代桃僵。待到第三次報告。素月怒冲冲的上樓道。娘娘。你想華安這個人該死不該死。他拐騙了秋香。卻在牆上題詩一首。冒名蘇州唐大爺。他不曉得蘇州唐大爺。便是娘娘的表兄。別人不認識唐大爺。娘娘是認識唐大爺的。豈有唐大爺進了相府半年。不被娘娘看破的道理。明明是胡言亂語。太師爺卻又奇怪。看了這詩句。把唐大爺的名字。罵個不休。又

傳喚王俊入園。要把他責打。咧。娘娘。這是那裏說起。快到太師爺面前去訴說明白。這人並非唐大爺。明明是輕薄少年。冒稱風流才子。要是不說。唐大爺的名譽不好。娘娘的面上也是無光。二娘娘冷冷的說道。理他呢。是唐大爺也好。不是唐大爺也好。這句話卻把素月怔住了。他以為娘娘一定惱怒。誰知道娘娘卻說這風涼話。沒的一皇帝不急。倒急殺了太監。素月索性不下樓。打聽了。且看娘娘作何主張。誰知素月不下樓。卻有人上樓。便是太夫人身邊的夏香。原來太夫人爲着這件事。分遣春夏二香上樓。春香上東樓。夏香上西樓。要請兩位娘娘同入園中去談話。二娘娘見了夏香道。我本待要到園中去勸勸婆婆。事不宜遲。我們同下樓去罷。於是夏香伴着二娘娘下樓。且行且問道。二娘娘。這華安是不是唐寅。二娘娘笑道。你看他是唐寅。不是唐寅。夏香笑道。據丫頭看來。好像是唐寅。又不像是唐寅。二娘娘道。你說這活絡話。利沒有說一般。夏香道。不是丫頭說這活絡話。其實華安這個人。端的不容易猜測。說他是

唐寅怎麼二娘娘見了。不呼他一聲表兄。道他不是唐寅。怎麼書僮裏面。有這般好才學。二娘娘道。你看他是真唐寅的分數多。還是假唐寅的分數多。夏香道。二娘娘走好。這裏出中門了。丫頭以爲他是個假唐寅。他知道唐寅是個風流人物。便在牆上題詩。冒稱唐寅。好教太師爺去尋訪唐寅說話。待到真僞分明。他已不知去向了。這是他的聲東擊西之法。可惜他沒有想到二娘娘和唐大爺是中表之親。他冒充唐大爺。二娘娘定在公婆面前竭力剖白。他的作僞有什麼用呢。二娘娘你見了堂上翁姑。是不是便要剖白這件事。二娘娘低頭不答。夏香道。二娘娘爲什麼不做聲。究竟丫頭的話。可曾猜中。二娘娘笑道。你說他是假唐寅。便當他是假唐寅。我有什麼話說呢。又走了一程。夏香道。二娘娘仔細着。這裏是園門了。丫頭以爲華安定是名不虛傳的唐寅。二娘娘笑道。你的說話真活絡。恰才道他是假唐寅。現在又道他是真唐寅。真在那裏。夏香道。若不是真唐寅。秋香妹子怎肯跟着他逃。若不是真唐寅。怎麼太師爺說他

的才學不在文祝兩才子之下呢。二娘娘你道如何。二娘娘又不做聲。夏香連問了幾遍。二娘娘才道。你說他是真唐寅。便當他是真唐寅。夏香滿腹狐疑。探不出正確消息。比及到了那裏。華老怒容未斂。太夫人淚點猶垂。大娘娘杜雪芳先到片刻。已在那裏勸慰翁姑。說華安是不是唐寅。二房裏的妹妹到了。自會知曉。那時再定方法。也不爲遲。才說到這一句。夏香伴着二娘娘恰才進門。見過翁姑以後。太夫人慘聲兒說道。二賢哉你好。說到這裏。以下的話便哽住了。二娘娘道。婆婆爲什麼這般悲傷。太夫人道。你不該把我們瞞在鼓中。別人不知道唐寅原不足怪。你們是中表兄妹。那有不認識之理。你不該在我面前隻字不提。二娘娘道。啓真婆婆。唐寅混入相府。媳婦在先知。後來他上西樓來參見少主母。媳婦才認出他的廬山真面。那時事在兩難。說破也不好。不說破也不好。太夫人道。你只不肯說破罷了。說破便好。怎說不好。二娘娘道。唐寅上樓參主。已是僮僕打扮。他的賣身文契也都寫就了。那時媳婦要是立時指

破機關。唐寅那有容身之地。少不得拔足奔跑。但是那裏逃得脫。相府中僮僕衆多。一定把他細送有司衙門。嚴行審問。唐寅果然吃虧了。但是公公也不免損傷名譽。說得好。是一時失察。受了唐寅之愚。說得不好。便是侮辱斯文。硬令一榜解元。更姓改名。充爲僮僕。况且唐寅的口才很好。他的朋友如祝枝山。周文賓。一般人物。都不是好惹的人。他們不說唐寅戲弄公公。卻說公公壓迫唐寅。雖然是非黑白。將來總會分明。但是宰相之尊。和那輩後生小子爭論。「勝之不武。不勝爲笑。」還是暗中消弭。不使破露的好。華老點了點頭兒道。你的見解不錯。祝枝山這一輩人。確是不好惹的。那天已領教過了。但是你用的什麼消弭方法。二娘娘道。好教公公知曉。媳婦到這地步。別無他法。只有良言相勸。使他知道潭潭相府。禮法謹嚴。不容野心勃勃。希圖什麼無理行爲。媳婦又猜出他的來意。料定他在蘇州遇見了秋香。一路追蹤而來。賣身投靠。希圖把秋香騙取到手。所以向他警告。這婢子非比等閑之輩。不勞妄想。還是回頭的。

好媳婦勸告他時。當着丫鬟。防着洩漏風聲。背了丫鬟。又防着事關嫌疑。一時操盡心思。才想出借着文言。和歇後語。向他警告。才把素月他們瞞過了。可惜唐寅執迷不悟。未肯聽納良言。當下便把在堂樓上和唐寅問答的話。述了一遍。華老道。你既勸誠在前。那便怪不得你了。太夫人道。你和大賢哉都坐了講話。於是妯娌倆都侍坐在旁。繼續討論這件事。太夫人道。二賢哉。你既勸他不悟。爲什麼不早早告訴我們知曉。二娘娘道。媳婦在婆婆面前。有好幾次微露其意。婆婆記得麼。太夫人奇怪道。你沒有向我說起啊。要是說起。我怎會不記得。二娘娘道。一次在去年十月裏。唐寅題了「鵬鴿圖容」四字。還做了一首欺侮幼主的詩。媳婦向婆婆附耳數語。足有三五次。請婆婆重重責打他一頓。家法板。媳婦的意思。使他吃了些痛苦。自覺慚愧。悄悄的逃返姑蘇。那麼唐寅去後。人家只知道相府中逃去了一名書僮。事屬尋常。便不會引起物議。但是婆婆聽着他的甘言巧辯。不肯打他。後來被媳婦指出他的破綻。他才俯首無



言這頓板子便打得成了。秋香的心裏也很願婆婆把他痛打。但是婆婆到底不會打他。太夫人道。老身早知他是唐寅化身。怎有不把他痛打之理。又搔了搔髮髻道。哦。記得了。於是指着旁邊侍立的三香道。都是你們這輩蠢丫頭不好。跪在我面前。向我乞情。我是存心慈悲的。聽了你們的話。卻便宜了這個輕薄少年。春香道。太夫人啊。當時丫頭們也不知道他是唐寅。要是知道了。便是太夫人不打他。丫頭們也得攬掇。老皇封把他打個皮開肉綻。華老坐在旁邊。對於這件事。莫名其妙。二娘娘道。這時公公不在府上。是到蘇州吃喜酒去了。於是便把唐寅在書房中題「鵬鴿圖容」的事。述了一遍。華老怒道。可惡的小子。擅敢下筆輕薄。可惜老夫不在這裏。造化了他。要不然。這一頓家法。斷難饒恕。而且責打以後。還得把他驅逐出府。二娘娘道。公公倘在府上。唐寅便不敢肆行無禮了。他爲着婆婆是慈善心腸。書房中兩位公子。又都容易受欺。他才敢舞弄筆墨。戲侮主人。媳婦在這當兒。見婆婆不打唐寅。未免便宜了這

書僮便請婆婆罰令他繪寫觀音。將功贖罪。媳婦還向婆婆說。要繪觀音。須覓丹青名手。除卻唐寅。竟無第二。媳婦已暗暗的說他便是唐寅。可惜婆婆當時沒有注意。太夫人點頭道。這句話確曾說起。華老道。後來這幅觀音圖可曾繪好。太夫人道。繪好以後。便即裝璜。現在挂在慈航寶閣上。華老便命華平到閣上去把這幅觀音圖取來我看。華平去後。二姑娘又道。婆婆既沒有想到華安。便是唐寅。媳婦爲着唐寅做了伴讀。書房中的兩位公子。讀書大有進步。益發不敢說破他的真實姓。說破了。只怕他存身不得。滿擬待到兩位公子取得功名以後。然後把這個伴讀書僮的來歷。告稟翁姑知曉。卻不料唐寅和老祝合謀以後。借端要挾。圖得美妻。公公便吩咐合府丫鬟齊到外面。聽他挑選。婆婆不捨得秋香出去應選。便和我們妯娌相商。又笑向大姑娘說道。那天姊姊力勸婆婆放着秋香出去應選。大姑娘道。當時只道他是真個書僮。所以勸婆婆快把秋香賜給他。好教他遂了心願。長久伴讀。好教他們兄弟倆日有進步。

二娘娘道。昨天婆婆問及媳婦。媳婦的主張。卻與姊姊大不相同。姊姊以爲遣發秋香出外。便可以留住伴讀書僮。媳婦以爲遣發秋香出外。便不能留住伴讀書僮。婆婆當時很奇怪着媳婦的說話。不近人情。太夫人道。不錯啊。當時老身很奇怪你的說話。以爲向來有什麼疑難問題。總是你的主見勝於大賢哉。惟有昨天和你們商量。大賢哉的主見。卻勝過了。你而且猜不出你的意思。怎麼留住了秋香。便可留住華安。二娘娘道。現在婆婆總該明白媳婦的意思了。唐寅爲什麼賣身相府。甘作低三下四之人。他便是爲着秋香而來。秋香嫁了他。他的志願已遂。怎不立刻便逃。媳婦的意思。爲着這般的伴讀書僮。萬金難覓。多留秋香一天。便是多留唐寅一天。多留秋香一年。便是多留唐寅一年。所以力勸婆婆不要吩咐秋香出去應選。無如婆婆不聽。強迫秋香出外。才有這夫婦潛逃的事。太夫人聽了。懊悔嫌遲。那時華平已把閣上的觀音像一軸。用畫叉叉將下來。華老捋着長鬚。細細觀看。便道。可惜這幅畫。今日才得賞鑒。要

是去年便見了。就可以認出是六如手筆。又讀了這題詞。口稱夫人端的粗心。這幅畫的題詞。平頭寫着「我爲秋香。屈居僮僕。」落款江南不才子。把不字寫成「一个」兩字。分明自稱江南一个才子。不是唐寅是誰。而且描的佛像。很似夫人。描的善才龍女。又很似他們夫婦倆。唐寅的來意。完全在畫幅上供出。他今如願而償了。老夫卻氣不過他。今天便須攜帶賣身文契。向蘇州去走一遭。看他有何顏面。和老夫相見。正在談話時。忽聽兩個跛頭。都向園中而來。一個道。氣氣死人也。一個道。側柏隆冬。祥半仙騙秋香。華老皺眉道。他們倆又來做甚。正是。

運去無風偏作浪。時來有病也回春。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相府諸人。惟馮玉英所處地位。最爲跋前疐後。然而二娘娘好整以暇。絕不驚慌。其警變處。洵不愧爲唐才子之表妹。此回乃結束馮玉英傳。

靈心妙齒。如聞其聲。同一相府少夫人。杜雪芳。瞠乎後矣。

新人雙逃。本在馮玉英意想之中。乃消息傳來。逃者爲王好比。而非華安秋香。玄之又玄。幾乎玄殺。書中云。「二娘娘自信聰明。這時倒弄糊塗了。此著者之得意語也。著者筆下有八陣圖。一時弄糊塗者。又豈僅二娘娘一人耶。馮玉英之一寸芳心。已預料有男女雙逃之一日。其平日之一言一動。已早爲本人脫卸地步。草蛇灰線。自有蹤跡可尋。至此際。乃傾筐倒篋而出之。讀竟稱快。爲之浮一大白。

觀音畫像。久置佛閣。幸而如是。乃得避華老之目。不然平頭之西江月詞。已爲此老窺破矣。

太夫人語三香曰。「都是你們這輩蠢丫頭不好。跪在我面前。向我乞情。」蠢丫頭三字。可請春夏冬三香之定評。去年跪地求情。而今年所得之酬報。乃一曲熱嘲冷諷之黃鶯兒。若非蠢丫頭。何至誤認情人。雖然。不有蠢婢。那

唐祝文周四傑傳 第八十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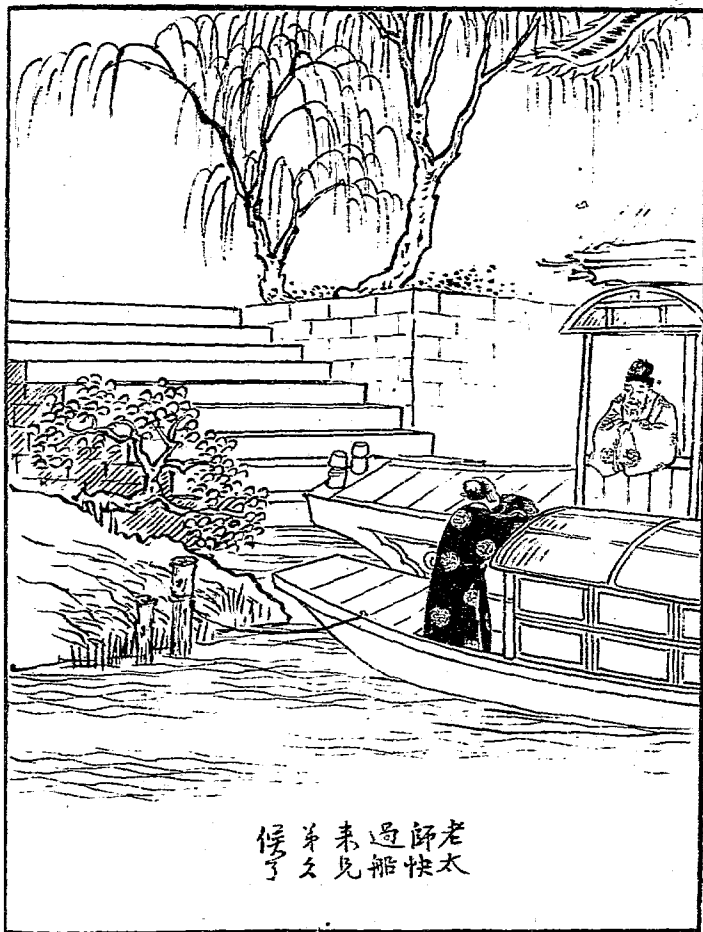
有俊婢相形之下。益見香姑娘之其俊無比矣。

說也慚愧  
倒是二郎  
有先見之明



四傑傳 第八十八回上 默公子自誇先見

四傑傳 第八十八回下 老太師親訪逃奴



老太師快過船來見弟了候



唐祝  
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八十八回 馱公子自誇先見 老太師親訪逃奴

華老正待趕赴蘇州和唐伯虎理論。却聽得兩個兒子到來。便喚華平去詰問他們。大好春光。不在書房中勤讀。趕到這裏來做甚。華平問過。回來稟告道。啓稟太師爺。恰才兩位公子。口稱得了件讀書僮逃走的消息。兄弟倆讀書都沒有興致。特地到這裏來勸勸堂上二老。太夫人道。難得他們有這孝心。你去喚他們進來。於是大馱二刁同入裏面。瞧見全家都坐在一間屋子裏面。他們上前見過二老之後。大馱首先開言道。華華安。可可是走了。華老道。大郎。你既已知曉了。問他做甚。二刁道。聽說逃走的希(書)僮。不其(是)華安。其蘇州唐伯虎。華老皺着眉道。只爲他是唐伯虎。所以爲父的愈想愈惱。試想牛載有餘。被他瞞在鼓中。他竟把爲父的玩弄于股掌之上。直待騙去秋香。方才本相盡

露人之無良。一至于此。爲父的到了蘇州。一定要向他索回秋香。他若不依。他的文契還在這裏。我便把他當做逃奴看待。鎖解到府。罰他永充驍役。才可以發洩爲父的胸頭之恨。早知他爲着秋香而來。留他在府中做甚。早已一頓亂棒把他打出大門了。二刁笑道。你不要怪着唐寅。他早相(向)你說明來意。他其(是)爲着秋香而來的。華老道。這是我看了畫軸上的題詞。才知道他的來意。早在畫軸上聲明。但是這幅畫軸一向挂在佛閣上。我沒有看見。要是早見了。我便要預防了。只爲上面寫得明明白白。是我爲秋香屈居童僕。說時指着題詞給兒子看。二刁道。這幅畫其(是)十月裏繪的。唐寅其八月裏來的。他進了相府。沒多幾天。便向你老人家說明來意。請你把秋香喜(賜)給他。倪雞(兒子)還勸你老人家休得上他的當。大躡道。爹。可記得我我也說。不要把香。給給他。華老聽了茫然。太夫人也很奇怪道。我不信你們這兩個獸頭獸腦的人。倒有先見之明。侍坐的妯娌也各各心頭奇怪。不信這兩個癡人的

見識。倒在公公之上。華老捋着長髯道。大郎二郎。你們可明白講來。爲父的便是健忘。也不會把去年八月的事。完全忘得乾乾淨淨。敢怕是你們在那裏做夢罷。二刁道。爹不要奇怪。且聽倪雞（兒子）講來。究竟其（是）爹做夢。還其倪雞做夢。說了出來。便會明白。去年八月中秋在天香堂上慶賞中秋。可其（是）有的。華老點了點頭兒。二刁道。你老人家教華安吟希（詩）作對。把那席上的佳肴一樣一樣的賞給華安吃。可其（是）有的。華老又點了點頭兒。二刁道。你老人家又出了一個上聯。用的拆忌（字）格。把希奇（思字）拆開。可其（是）有的。華老愕然道。什麼希奇拆開。沒有這麼一回事啊。大躡道。阿阿。二口齒不清。我我來翻譯。他他說。思思字拆開。華老點頭道。這是有爲父的把思字拆成十口心三字。出的上聯。叫做「十口心思。思國思民思社稷。」你們對的都不好。惟有那個假扮書僮的唐寅對的很好。二刁道。爹啊。你可記得他對的其（是）什麼下聯。華老搔了搔鬚髮道。便在口頭。一時却記不清了。你們

可記得麼。大跛道：「記得。他他說八日尙賞。華老點頭道：「不錯不錯。提起這個賞字。爲父的便記將起來了。記得那時滿園金粟盛開。一陣風來。香透鼻觀。唐寅卽景生情。對的下聯。叫做「八日尙賞。賞風賞月賞秋香。」華老念到「賞秋香」三個字。忽的也醒悟起來道：「唐家小子。端的可惡。他說這「賞秋香」三字。是很有用意的。二刁道：「爹也明白了他的用意麼。可惜太遲了。倪雞（兒子）曾在席上向爹進言。不要上了華安的當。鮮魚湯可以賞給華安。秋香不可以賞給華安。這便其倪雞（兒子）有了先見之明。爹呵。只怕不其倪雞（兒子）在那裏做夢罷。華老搖着頭道：「說也慚愧。倒是二郎有先見之明。你沒有做夢。爲父的那時却在夢中。大跛道：「我也說過。秋香啊。賞賞他不得。爹爹不聽。給給我白眼。吃大湯糲。二刁道：「爹不但貶白眼。還把象牙筷向桌上一拍。罵我們「朽木不可雕也。」大跛道：「罵罵我們。徒徒讀死書。二刁道：「爹說賞秋香三個忌（字）不能喜（死）解。要活解的。不忌（是）婢女秋香。却忌（是）滿

園秋香。大躑道：「爹爹說你你們誤誤解解解解的不通。二刁道：「爹爹啊。忌（是）不忌（是）我們徒讀喜（死）書。大躑道：「請請問你老老人家。是是我們不通麼。華老歎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想不到老夫的見識竟出于兩個童賤之下。唐寅分明已在那時向我道破衷曲。老夫却沒有留意。反而責備兩個孩兒的不是。這不是兒子徒讀死書。却是老夫徒讀死書。又不是兒子不通文理。却是老夫不通文理。子細思量。都是吃了唐寅的虧。這番趕到蘇州。斷然饒不得他。太夫人道：「老相公要動身。還是早一天動身的好。遇見了唐寅。罰令他交還秋香。他若應允。我們便隱惡揚善。不追究他的前非。要是不然。好在按院便在蘇州。老相公和新按院有同年之誼。便去拜會按院。把賣身文契做憑據。只怕他的一榜秋元。便要斷送在秋香身上。華老沈吟道：「到了蘇州。要把逃僮逃婢一起追究。唐寅果然罪在不赦。秋香也是替主私奔。他們的罪狀是一般的。不能夠同罪異罰。重于唐寅而薄于秋香。偷把唐寅告到按

院台前。那秋香便也不免一起送官究治了。太夫人着急道。這是使不得的。怎好教秋香出乖露醜。對簿公堂。華老道。太夫人錯了。唐寅秋香合謀同逃。要是原情定罪。秋香罪在唐寅之上。我們對於唐寅並無什麼深恩厚澤。他要逃走。還是情有可原。至于秋香。他受了我們老夫婦天高地厚之恩。却不該昧沒天良。跟着男子背主私逃。老夫到了蘇州。決不放過這賤婢。太夫人聽了。益發著急起來。忙道。老相公。這是萬萬使不得的。老身已把秋香認作女兒了。怎好再教他受這許多磨折。華老聽了。不覺愕然。忙問皇封。這女兒是什麼時候認的。老夫人便把昨天遣發秋香出外。秋香再三不肯。後來許着他出嫁從夫。許着他厚。匿贈嫁。許着他認爲義女。擇日行禮。華老奇怪道。夫人既把他認爲義女。爲什麼不通知老夫一聲。太夫人道。昨天匆忙。無暇告訴。老相公知曉。準備今天相告。却不料秋香已跟着他丈夫去了。華老搖頭道。夫人受愚了。這賤婢以退爲進。假裝不肯去應選。實則他已千願萬願的了。只不過假惺惺作態。好

教他潛逃出門。夫人不能怪他。而且將來還有重奩贈送。還可自稱義女。算是相府千金。夫人夫人。你身居八座之尊。却被一個婢子百般播弄。慚愧啊。慚愧。這幾句話。贏得太夫人腦羞成怒了。要是尋常婦女。早已翻轉面皮。大吼其河東之獅。不是桌子拍的怪響。便是雙腳亂跳起來。太夫人究竟是名門之女。涵養功深。向來不曾有過疾言厲色。他只得從容的說道。老相公說妾身受愚。妾身爲什麼受愚。都只爲老相公先已受愚。妾身便不得受愚了。妾身許納秋香爲義女。算是受愚。那麼去年八月間。那假書僮才進大門。老相公便要把他認作義子。不知究竟受愚不受愚。秋香服侍多年。妾身把他認作義女。尙近情理。那假書僮進了相府不滿三天。老相公已想把他認爲義子。老相公的受愚。比着妾身的受愚。究竟孰輕孰重。妾身爲着膝下無女。有這個知心合意的婢女。認作螟蛉。所謂「慰情聊勝于無」。便是受愚也。屬情有可原。老相公生有兩子。而且都已成房。雖然愚魯一些。畢竟自家骨肉。你却看中了花言巧語口

是心非的假書僮。要做你的承繼人。虧得妾身進了忠告。方才暫緩舉行。要是真個認爲父子。他却拋了你義父。一去不來。這笑話才鬧得大呢。妾身受愚。究竟是三縷梳頭兩截穿衣的瑣瑣裙釵。老相公身爲當朝相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須不比我們婦人家。却不要明于責人而暗于責己。老相公試返躬自問。果然智珠在握。一些沒有受人之愚麼。太夫人平日對于華老。有順從而無爭執。今天的滔滔清辯。還只是破題兒第一遭。這便駁倒了華老。但見他搓了一會子的掌。自言自語道。老夫今天竟在楚歌四面之中。夫人有夫人的理。大郎二郎又有他們的理。說來話去都是老夫的疎忽。老夫向來愛才如命。求賢若渴。今天却吃虧在這分上。唉。不要說了。還是趕到蘇州和這輕薄小子講理去罷。說時。催着華平華吉整頓行裝。預備下船。好在華府的坐船。常年預備。只須吩咐一聲罷了。太夫人又再三叮嚀道。老相公。你見了唐寅。不妨嚴詞訓斥。見了我的義女。須得顧全他的面子。須知道出外從夫。天經地義。他自己做不得



主。一切都被唐寅所累。二姑娘也在擔憂。恐怕公公到了蘇州。和表兄鬧翻了。以致兩敗俱傷。便向華老進言。勸公公到了蘇州。先和家兄馮良材會面。他和唐寅是中表兄弟。公公把唐寅拐婢的事。向家兄說知。家兄自會開導唐寅。把秋香送回相府。而且親自登門。向公公婆婆請罪。那麼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了。華老道。老夫到了蘇州。本要去訪馮良材。只爲他到了這裏。老夫還沒有答拜他。大姑娘也向華老進言道。公公到了蘇州。不如先和家父會面。家父和唐寅是文字之交。一向也很投機。媳婦以爲這件事不宜立時決裂。儘可央託家父去勸告唐寅。倘使唐寅自願賠罪。公公便可和他約法三章。第一。秋香雖然嫁了他。只許他住在公公指給的房裏。不許他住在蘇州。太夫人點頭道。大賢哉言之有理。秋香常住在相府中。老身便不嫌寂寞了。大姑娘道。第二。唐寅不忘秋香。只可自己到秋香那邊來。不許把秋香接到唐寅那邊去。太夫人點頭道。這個計畫。益發好了。把秋香留在這裏。他念秋香。自會到來。以

前不知他是唐寅。現在知道了。待他來時。把一切諸菩薩的法象。限着他。太夫人說到這裏。又轉變着論調道。不好不好。他來伴着秋香。他便不能沐手繪佛像。我只教他繪幾幅屏條和中堂。要使那奇貨可居的唐畫。張滿了相府中的牆壁。才洩我這胸頭之恨。大娘娘道。婆婆着他繪畫。還是小事。媳婦的意思。有了第二。還有第三。要是唐寅爲着秋香而來。一來便須住這一年半載。日間只許他在書房裏伴讀。要和以前一般勤奮。才許他放學以後。和秋香會面。要是不然。夜間也教他伴陪着公子讀書。太夫人聽着。益發贊成了。笑道。大賢哉。向來不大有主見。現在的主張。却不錯。真個「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身最佩服你的第三條辦法。唐寅不忘秋香。一定要到相府中來的。到了相府。他貪着和秋香伴。只得在書房中努力伴讀。那麼大郎二郎。便不愁沒有寸進了。老相公。你且把這三條計畫。牢牢記着。到了蘇州。便這麼幹罷。華老道。到了蘇州。本來要和老友杜太史相見。這三章約法。只是我們的如意算盤。不知可能做

得到只好隨機行變。大躡二刁都不贊成大娘娘的計畫。大躡道：「這這這。不行。相相府。延延師。不能把把師母爲質。二刁道：「媽啊。你不能聽那小小（嫂嫂）的主張。我們不基（知）道。道華安便其唐寅。可以喚他做伴讀。我們既已基道。道華安便其唐寅。那麼我們要拜他做先生了。從來對待先生。須盡恭敬之道。孟子上說：「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若照小小（嫂嫂）這般說法。相府延師。須把師母做抵押。教的認真。許他放學以後和師母相會。教的不認真。便其（是）近在咫尺。也不許他們夫婦相逢。先生坐那無罪基（之）牢。師母做那有夫基（之）寡。好比牛郎織女。永遠隔着天河。這個名聲傳將出去。只怕不大好聽罷。華老向來對於兒子的議論。總不贊成。不是罵一聲躡頭該死。定是道一句小子亂言。今天却不由的頻頻首肯。向着太夫人說道：「夫人。你聽他們的說話。很有幾分道理。却不要輕視他們這一雙躡頭。太夫人冷冷的說道：「老相公。你從前把他們看的太低了。一言不合。便是厲聲呵喝。接着還要自怨自嗟。似

乎這兩個孩子永無出頭之日的一般。現在呢？你又把他們看的太高了。你竟承認他們都有先見之明。你既承認他們的見識在老子之上。你自稱不通。而以他們爲通。你自稱徒讀死書。而以他們爲不讀死書。似這般的讚美兒子。未免太過。沒的養成了他們的驕縱脾氣。老相公這兩個跛頭依舊是跛頭。不要「愛之則加諸膝。惡之則墜諸淵」啊。從前畜生長。跛頭短。現在又把他們當做寶貝。太夫人這幾句話。說的兩位少夫人忍俊不禁。都把手帕掩着櫻唇。沒多一會子。華平華吉早把一應行裝發下船艙。單單守候着老太師登舟。於是太夫人率領着兩房媳婦。恭送華老動身。臨走時。華老忽的想着一件東西。便道。險些兒忘却了一件要物。有了這要件。任憑唐寅怎樣抵賴。老祝怎樣狡展。這勝算總是老夫所操的。又回過頭來道。夫人。你可知道是什麼東西。太夫人道。莫非是一紙賣身文契麼。華老道。然也然也。這一紙書勝于十萬雄兵。管教得勝回來。秋香會得回到相府。唐寅會得登堂謝罪。夫人。這紅旗捷報。請你拭目

以俟可也。華老說罷，便匆匆的到二梧書院把收藏的一紙文契檢取出來。可惜他沒有細細覆看一遍。要是覆看一遍，便可以看出破綻。這一紙書算不得什麼證據了。只爲他心粗了一些，急急的便把來納入懷中，以致下文飽受多少奚落。暫時慢提。且說婆媳三人送過華老以後，依舊回進中門。惟有華文華武恭送華老登舟。直待開舟以後，方回府第。按下兩個渡頭。且說華老帶着華平華吉，趕往蘇州。要和唐伯虎大開談判。開舟的時候，已近午初。好在一帆風順。增加速率。華老在舟中自斟自酌，聊解寂寞。吉平兩僮侍立左右。華老便問書僮：你們預料情形，此番到了蘇州，唐寅可肯見我？華平道：小人的愚見，唐寅聽得太師爺到來，一定帶了秋香，懼罪潛逃。華吉道：小人以爲唐伯虎聽得太師爺一到，他便帶了秋香，伏地請罪。華老笑道：你們的主張不同，須得說明原故。華平：你把逃的緣故講來。華平道：這番太師爺親到蘇州，這是出于唐寅意思以外的。他以爲相府中失去一名丫鬟，沒有什麼大不了事。何況太爺已把

這婢女嫁他。臨走時又不曾捲物潛逃。諒他料不到太師爺會得親自上門問罪。他知道太師爺到了蘇州。一定挈着秋香逃避不迭。所以小人想來。太師爺便到蘇州。也不會和唐寅會面。華老又問華吉道。你把你的見解講來。華吉道。小人以爲唐寅斷然不敢和太師爺避面。他知道太師爺上門問罪。一定帶着賈身文契而來。文契上雖沒有寫着他的真姓實名。不過確是他的親筆。無論如何。總賴不掉。他怕太師爺把文契向衙署出首。他只得向太師爺叩頭伏罪。華老點頭道。你也猜的不錯。又捋着鬚髯道。一個猜他匿蹤。一個猜他認罪。二者必居一於是矣。比及華老酒飲完畢。撤去殘肴。由書僮們搬到後艙去享用。華老向例。每逢飯後。須得小睡片時。這一睡。因爲方才太勞碌了。比着平時多睡了半個時辰。待到一覺睡醒。只聽得市聲鼎沸。好像已到了熱鬧所在。推窗觀看。却是七里山塘市。塵繁密。有多少年輕子弟。都是遨遊虎丘回來。夕陽中帽影鞭絲。如入畫景。這一天。是上巳良辰。嬉春士女。分外熱鬧。一七里山塘

水。香。一塘河中還有許多畫舫。載着粉白黛綠。奏動那管絃絲竹之聲。華老左顧右盼。不覺寂寥。華府的坐船到了閶門外碼頭。便即停泊。舟人繫了纜繩。正待另換小舟。搖入城關。其時船旁正泊着一隻輕舟。裏面有一位紳士出艙。招呼道。老法師快過船來。兄弟候久了。華老聽得是他親家杜翰林。杜頌堯的聲音。好生奇怪。便到船頭笑問着親翁。怎會未卜先知。預識華某。今天來遊貴地。杜翰林笑道。兄弟怎有這本領。只不過今天老祝前來通知說。老法師旁晚必然趕到蘇州。却令兄弟在此守候。華老大驚道。老祝真有神謀妙算也。正是。

大索逃人華相國。巧施妙計祝先生。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五月也有翻身日。困龍也有上天時。華文華武。一刀一吃。其爲人。姍笑也久矣。非惟爲人姍笑。卽著者筆下。亦極盡調侃之能事。乃於此回。大爲兩公子張目。貶之於先。褒之於後。蓋亦忠厚待人之意云爾。

徒讀死書不通文理。此華老訓子語也。今日乃自作考語。可爲絕倒。因憶昔日科舉時代。有某紳者。望子成名。其心至切。秋闈後。其子以試卷就正於紳。紳不置可否。及至填榜日。榜未填畢。而報捷者已絡繹而來。但某紳之門閥如也。紳乃呼其試卷至。尋垢索瘢。聲色俱厲。執其子之手。施以夏楚曰。某處宜刻畫。而汝乃含渾。此一病也。某處宜充暢。而汝乃緊湊。此二病也。某處宜典麗。而汝乃樸實。此三病也。每指一病。輒掌責一下。子忍痛而已。不敢辯也。未幾。門外鑼聲大作。蓋報捷者至。其子已高中解元矣。蓋填榜慣例。先從第六名填起。最後乃填五魁。俗所謂鬧五魁也。紳見之。以喜。以慚。復取其子之文而讀之。喃喃自責曰。某處宜含渾。而汝乃妄言刻畫。應責者一。某處宜緊湊。而汝乃妄言充暢。應責者二。某處宜樸實。而汝乃妄言典麗。應責者三。每一自責。輒自擊其掌一次。其子懇免。紳堅執不許。昔年點石齋畫報曾圖其狀。此與華老之自認徒讀死書不通文理。若出一轍。因附述之。以資談柄。



這番舖  
却是小唐  
開的地牌  
號喚做  
康宣



四傑傳  
第八十九回上  
杜太史停舟迎遠客

四傑傳 第八十九回下 祝解元開帳索吟詠



你別小覷了這柄  
夜壺這且是父老稱情  
下末已徑的找朝吉董呢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八十九回

杜太史停舟迎遠客

祝解元開帳索吟髭

華鴻山對於唐祝文周四才子最懼的便是這條洞裏赤練蛇。自從昨天登門參相。被他小試伎倆。把華相府中鬧得七顛八倒。笑啼皆有。華老益信祝枝山的謹名。真個名不虛傳了。此番船到蘇州。卻不料已被祝枝山知曉。敢是他袖裏陰陽。有這神機妙算。因此站在船頭。驚奇不已。杜頌堯卻請華老過了小船。以便談論。於是華平華吉把主人扶上鄰舟。一切隨帶的東西。都運了過來。這隻船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着華老的坐船。確乎比不上。比着城中的遊艇。這便是一隻雙開門的大船了。只爲進了城關。河道淺狹。相府中的大船。不便駛行。所以華老每到蘇州。總把坐船停在城外碼頭。自己或坐轎。或換小舟。進城關訪候親朋。有時在動身以前。寫信通知親朋。何日方可抵蘇。那麼親朋雇了

船隻先在河埠迎候。這是常有的事。不過今日動身。出於倉卒。親朋都不會知曉。杜頌堯怎會聽了老祝之言。前來迎候。這便值得華老驚異不置。賓主進了中艙。華平華吉自和杜升在船頭講話。舟子已解了纜繩。櫓聲欸乃。直進水關。華老不及和杜頌堯敘那寒暄套語。便問他怎麼會得着老祝的通知。預料華某有姑蘇之行。杜頌堯笑道。老太師如何倒問起兄弟來。這是你昨天親向老祝說的。來日傍晚。一定抵蘇。代達敝親家。雇着扁舟。在河埠相候。華老笑道。奇怪哉。這是老祝撒謊。老夫何嘗說過這句話來。杜頌堯道。請問老太師。既沒有向老祝道過這句話。如何不先不後。老太師恰在今天傍晚。舟抵吳門。華老道。這件事一言難盡。少頃和你細談。當下嗟歎了一會子。又問頌堯道。親翁你見了老祝。他可曾向你談起什麼事來。杜頌堯笑道。老祝怎有好話說出。老太師不用問罷。華老聽了奇怪。定要盤問根由。杜頌堯道。總而言之。『狗嘴不出象牙』罷了。老太師聽他做甚。華老見他吞吞吐吐。便道。親翁。我們既是至戚。

又是好友。老祝無理之言。但說何妨。老夫姑妄聽之。只算老祝放屁便了。杜頌堯道。老祝提起老太師。說聽得東亭鎮上。又開了一家當舖。規模是狠大的。老太師不惜屈尊降貴。天天到當舖子裏去。察看帳目。華老道。老祝完全造謠。可謂毫無根據。華姓的當舖除卻隆興當舖。更無別家。况且經營當舖。都由當舖裏的總經理全權掌管。東家並不前去查帳。只不過到了年底。開一份紅帳。給老夫過目便是了。所以隆興當舖裏的事。全由宋悅峯管理。老夫未嘗顧問。豈有新開了一家舖子。老夫不憚跋涉。天天去上舖子的道理。杜頌堯道。不但老太師這般說。兄弟向老祝。也是這般說。只爲府上開設當舖。兄弟誼屬葭莩。斷無不知之理。多分老祝輕信了人言。以致有這誤會。誰知老祝大笑道。東亭鎮上新開的大當舖。不是老太師開的。卻是小唐開的。這當舖子的牌號。喚做康宣當舖。老太師確乎天天去上康宣的大當舖。華老皺眉答道。上了康宣的大當舖。確有其事。說時。便把去年八月十三日康宣投靠情形。略述一遍。杜頌堯道。記

得這一天。兄弟恰恰造府奉訪。老太師華老點頭道。便在這一天。恰才寫過文契。適逢親翁光降。老夫知道親翁憐才心切。曾喚他出去叩見親翁。他卻花言巧語。推托不去。當時瞞過了老夫。事後思量。分明他恐怕破露機關。所以不敢出面。後來馮良材姻姪到來。他和馮良材是中表兄弟。也是恐怕破露機關。自稱有病。不敢出頭露面。老祝說。老夫上當。這倒不錯。他又說些甚麼。杜頌堯道。他的說話。總是啞謎似的。他又說。老太師貪了一塊糖。賠了一個房。多了一張床。貼了一副裝。華老道。第一句還有些意思。糖者唐也。這是說老夫賞識那喬粧書僮的小唐。以下三句是什麼解呢。杜頌堯道。兄弟那時也只猜出一句。以下三句。便要請問老祝。他說。老太師戀着小唐。不惜把青衣中的翹楚。喚做秋香的賞給他做妻子。聽說秋香才貌無雙。老太師很有把他納作偏房的意思。現在爲着小唐。只得忍痛讓去。這個偏房將來貪着這門親戚。或者把小唐認作東牀。倒貼一副豐厚的嫁粧。也未可知。這便叫做貪了一塊糖。賠了一個房。

多了一張床。貼了一副裝房者偏房也。牀者東牀也。裝者嫁裝也。華老道。這是老祝胡言亂語。不值一笑。老夫自從告歸林下。研究關雎濂洛之學。久把風情月意。付諸東流。況且兩兒都已成室。向平之願。完全都了。決不會自尋煩惱。圖娶什麼偏房。要是唐寅久居相府。沒有夤夜逃奔的事。那麼把秋香認作女兒。把唐寅認作東牀。將來補送一份裝奩。也是意想以內的事。現在卻不能了。這一對男女。都是忘恩負義之徒。老夫特來問罪。不是認親。老祝號稱智囊。在這分上。他卻猜錯了。說罷。一陣冷笑。杜頌堯見他盛氣難侵。只好唯唯諾諾。不贅一詞。又問及公子的功課情形。華老道論及功課。卻不能不歸功於唐寅了。兩兒宛比石田。任憑什麼春風化雨。石田中不見萌芽。惟有唐寅伴讀了幾個月。居然生氣蓬勃。大有欣欣向榮之象。今年出應童子試。或者可以博得一領青衿。這却不能不感謝唐寅的。只可惜他有才無行。他要入相府。也不用做這低三下四的人。有了他的聲名和才學。老夫禮聘他做西賓。也是應該的。只須賓

主相投。便贈他一名俊婢。算做謝師。他便可以正大光明把秋香娶去。可惜他舍正路而不由。行這不可告人的事。賣身投靠。還落了一紙親筆的文契。老夫此番上門問罪。看他有何顏面和老夫相見。一憑君汲盡西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杜頌堯道。老太師暫息雷霆。此事還當三思。唐子畏不惜名譽。甘作青衣。又幹了這載豔潛逃的勾當。老太師登門問罪。他便百喙難解。但是兄弟的意思。老太師不妨網開一面。遣人向他開導。教他挈着秋香。親到東亭鎮去負荆請罪。他若不依。然後上門問罪。也不爲遲。華老道。他若自認前非。老夫也不爲已甚。況且兩兒的文字。正待名師提攜。他便不肯在老夫那裏坐擁皋比。也得教兩兒遙從他做改筆先生。若得他點鉄成金。使兩兒有所成就。一切前嫌自可不計。杜頌堯道。那麼有了一個辦法了。今夜便請老太師在舍間住宿。子畏那邊。最好有一個和他關切的人。先在今夜向子畏竭力開導一番。以免明日登門問罪。使他當衆丟臉。華老道。唐寅的表兄馮良材。是二小媳的哥哥。他



和唐寅很是關切。不如遣人請他到來。託他做一個調停的人。杜頌堯道。他是馮通政的公子。和子畏誼鬪至戚。託他調停。再好也沒有。舟中賓主閒談。不覺船抵河岸。杜頌堯吩咐杜升上岸。備轎相迎。華老道。這裏離太史第不遠。我們上岸步行便是了。何用坐轎。於是賓主登岸。回到城隍廟前。杜頌堯的宅中。正待進門。忽的來了一個少年。向華老深深一揖道。姻伯果然光降吳門。小姪候久了。華老抬眼看時。便是方才說起的馮良材。不禁大喜道。老夫正欲奉訪足下。卻不料一邂逅相逢。適我願兮。馮良材又招呼了杜翰林。堆着笑顏向華老說道。姻伯今天降蘇。小姪已預得消息。是枝山向小姪說的。他教小姪在杜老伯府上相候。但是候了良久。不見二位到來。因此在太史第左近徘徊瞻眺。果然得和二位相逢。華老道。老祝的袖裏陰陽。無一不中。這鬚子又是可愛。又是可畏。杜頌堯便請華老和馮良材同到裏面談話。好在唐寅在華府經過的情形。不須華老報告。馮良材已在老祝那邊得知詳細。他口口聲聲。也說唐寅

的不是。又問華老爲什麼要訪他。華老道：「一者上次大駕光臨，尙沒奉答。老夫專誠前來答拜。二者爲着足下和唐寅誼關至戚，要借重大駕。今夜便到桃花塢，總得勸醒了唐寅，教他明天先到這裏向老夫賠罪。然後挈着秋香，卽日便到東亭鎮上，向老主母負荆請罪。唐寅依着足下的勸告，老夫便可大度寬容。不念舊惡，要是不然，他的賣身文契，還在老夫身邊。一經當衆宣布，唐寅那有面目住在姑蘇。只怕不齒於士林，被絕於名教了。」馮良材道：「姻伯吩咐的話，可謂義正詞嚴。小姪自當向子畏竭力開導。時候不早，小姪失陪了。得了消息，再到這裏稟復。」杜頌堯道：「今夜替華太師接風，席間缺少陪賓，恭候足下同來一敘。」馮良材道：「心領了。馮某此去，須把子畏說的回心轉意。這不是三言兩語之力，須有好一回功夫。大約便在于畏處晚餐了。」杜頌堯道：「這裏是專候足下前來報告消息的啊。」馮良材笑道：「太史公不須着急，無論如何，馮某總得前來稟覆。說罷，便卽告辭。」華老是客，良材也是客，客不送客，自有杜頌堯離座送客。送

罷入內。這時候杜姓家人忙著接待貴賓。廚房中整備筵席。杜頌堯開出的陪客單。無非城中的幾位老鄉紳。華老道。衡山。是不是到鎮江去了。昨天他和杖山曾來訪問老夫。杜頌堯道。老師。這又是老祝的說謊。老祝受著陸昭容的威逼。扯去半邊鬍子。又把他家中打的落花流水。強迫他交還唐寅。華老道。這是去年十月中的事。記得其時老夫恰在蘇州吃令愛的喜酒。後來怎麼樣呢。杜翰林道。後來老祝被逼不過。只得到杭州去住了幾個月。順便訪問唐寅的蹤跡。居然竟被他訪問得實。知道唐寅爲着扁舟追美。在東亭鎮上停留。杖山得了消息。才敢回蘇。見了昭容以後。報告情由。杖山爲着小壩和唐寅一般。都是好友。便拖着小壩。回到相府訪問唐寅。華老道。東亭鎮上的地方很大。他們怎麼一尋便尋到老夫家裏來呢。杜頌堯道。這有兩種原由。一者。老祝從一個搖船人那邊得到消息。知道子畏去年追隨的官舫。是華相府中的燒香船隻。二者。老太師在蘇州親朋面前。曾經道及相府中的伴讀書僮。怎樣的人才出

衆老祝知道了。便認定這書僮便是唐寅的化身。所以才拉着小壻登門謁相。借此和唐寅相會。便在船中傳授祕計。教他成親以後。便卽脫逃。他和小壻卻在昨夜返蘇。至於鎮江遊覽的事。完全托詞。並非真相。華老道原來老祝也回了蘇州。老夫正自奇怪。他既到鎮江去了。他怎會通知親翁。到河埠來迎候老夫。原來老祝鎮江之行。也是子虛烏有。唉。他的詭計太多了。親翁自古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令坦文衡山品學兼優。不該和這奸滑之徒。結爲至友。今天盛宴。何妨邀請令坦同來飲酒。老夫也好向他進那藥石之言。教他和老祝割席斷交。免得將來受他的累。杜頌堯道。小壻理當恭陪末席。飽聽老太師的訓言。但是今日來了他的好友周文賓。華老道原來周文賓也在蘇州。他的文名也是很好的啊。杜頌堯道。他不但文名好。他的豔福也好。他在杭州有一段風流佳話。傳播人間。少頃飲酒時。可以詳細講與老太師知曉。今天上午。周文賓帶着新夫人。到蘇州來上花墳。小壻被他喚去了。大約陪着他去遊山玩水。

所以今夜不能奉陪。老太師飲酒好在老太師須有多天停留。過了一天。便可喚小壻趨候起居。面聆鈞誨。今夜陪座。祇有幾個老友。隔了片晌。又道。老太師偷嫌寂寞。老祝便近在咫尺。可以吩咐杜升去請他前來陪飲。他是貪吃的。聞道一聲請。似得了將軍令。一定便來奉陪。只這幾句話。慌的華老搖手不迭。忙道。親翁。你怎麼要叫老祝來陪飲。那麼你便比着下逐客令還凶了。華平華吉快來收拾東西。依舊搬下船去。平吉兩人齊聲應諾。杜頌堯忙道。老太師何用動怒。不喚老祝來陪飲便是了。華老道。親翁。這才是留客之道。咧。自從昨天老祝來見老夫。被他鼓唇弄舌。平地生波。老夫吃了他多少的虧。從此對於這個狗頭。存着戒心。聽着他的聲。便在厭惡。見着他的影。便起恐怖。避他不暇。怎好同席。所以聽得親翁說要喚老祝來。老夫覺得比着下逐客令還凶。杜頌堯聽了。呵呵大笑。無多時刻。杜頌堯所請的陪客。一一都到了。杜翰林家中夜飲開始的時候。正是祝枝山闖入唐解元的園中。一路喊將進來。道。小唐休得起勁。

華鴻山已到蘇州。要向你起問罪之師了。衆人聽了一齊愕然。尤其驚惶的。便是九娘娘秋香。聽到這個消息。不免玉容失色。便道。大爺如何是好。唐寅道。九娘。你怕什麼。有了這足智多謀的老祝到來。甚麼事都不怕了。於是向九美說道。你們寬飲幾杯。我去和老祝商量機密。陸昭容道。大爺你陪着他。在詠歌齋談話。好在有現成酒肴。搬一席在齋中。和他對飲。你道可好。唐寅笑道。大娘這般的優待老祝。只怕他痛定思痛。說罷。便離座出外。歡逐老友。同到對面詠歌齋中坐定。問及華老到蘇情形。僕人們張燈設席。不待細表。枝山笑道。「走得着。謝雙腳。」原來一到。便有酒飲。小唐我的妙計如何。唐寅笑道。你的妙計雖好。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若沒有你老祝。我不會有這意外之喜。也不會有這意外之驚。枝山笑道。你有意外之喜。是我之功也。你有意外之驚。非我之咎也。這都是嫂夫人的主張。我不過參贊其間罷了。唐寅道。好一個參贊其間。這都是你使的詭謀毒計。枝山笑道。「一把砂糖。一把屎。不記砂糖只記屎。」

這便是替你寫照。我玉成你的因緣。你不記恩。我向嫂夫人參贊密謀。你便記起我的仇來。我既然使着詭謀毒計。那麼我這番登門也是多事。橫豎華鴻山是向你問罪。不是向我問罪。干我甚事。你也不須假惺惺留我飲酒。我便要告辭了。說時假作離座起身。但是不曾放下手頭的杯子。慌的唐寅拖他坐下道。老祝小坐爲佳。前言戲之耳。枝山道。我也知你是遊戲。所以也來戲你一戲。要是真個要和你破臉。爲什麼不放下這隻酒杯呢。這叫做「萬事不如杯在手」。小唐你且敬我三杯。澆了我的渴吻。我才和你定計。唐寅真個連敬了三杯酒。便道。華老既然問罪而來。我們合該商量一個對付之策。要是他上門來。還是見他的好。還是避他的好。枝山道。小唐。你要我定計畫。我便給你着一件東西。說時。從袖子裏摸出一紙橫單。唐寅接着笑道。原來你把錦囊密計。寫在紙張上面。你以手代口。我以目代耳。這才叫做祕計啊。比及接在手中。就着燭光觀看。便道。枝山。你拿錯了。這是裝摺帳啊。什麼門幾扇。窗幾扇。挂落幾個。啖盆發。

好了。琉璃燈幾盞。紅木挂屏幾方。古銅瓶幾件。名人書畫幾幅。這算什麼。可是你送給我的禮單。枝山笑道。「明人不消細說。」這是去年大娘娘率領着一十二名手持木棒的江北奶奶。前來攻打祝家莊。寒舍許多什物器具。門窗戶闔。都斷送在搗衣木棒之下。大娘娘曾經面許祝某。這一篇損失帳。待你回來一併清償。你現在回來了。先請你承認了這篇帳。再作計較。唐寅笑道。承認便是了。於是一行行的看去。下面都標着計銀幾兩幾錢的價值。一共計銀八百六十五兩七錢三分。最可笑的損失單裏面。有祖傳夜壺一柄。計銀二十四兩八錢五分。唐寅大笑道。這柄夜壺太名貴了。怎麼要這許多銀子。枝山道。你別小覷了。這柄夜壺。這是先曾祖榮祿公傳給先祖太常公。先祖太常公傳給先父處士公。先父處士公傳給我祝某。已經傳了四代。竟被江北奶奶搗毀了。小唐。你想七八十年的古董夜壺。一時那裏有覓處。休說這白地青花的磁質。還是開國時代的洪武窯。世上已不經見。便是夜壺裏面年深月久的積垢。賣給



藥舖子裏。也是一種名貴的藥品。這件東西的損失。照實論價。足值三十五兩五錢。我爲知己分上。打了一個七折。只算你二十四兩八錢五分的銀子。已是特別克己了。唐寅道。好一個特別克己。我一切遵命便是了。到了來朝。賠給你紋銀八百六十五兩七錢三分便是了。枝山道。你把清單翻過來看。還有特別項下的損失呢。唐寅翻過清單來看。只見上面還有一項損失單。寫的是。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江南第二風流才子。頷下吟鬚七十五莖半。下面還注着。每莖應值銀若干。隨時面議。唐寅看罷。益發大笑起來。正是。

奇貨可居惟溺器。兼金不換是吟髭。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伯虎忽開常語。此言殊覺突兀。曾掩卷以猜。作爲啞謎。迄未猜中。乃疾讀下文。不禁莞爾曰。原來如此。

杜頌堯。儀舟河濱。已足驚異。馮良材徘徊門外。尤可稱奇。兩番預料。都出老

祝錦囊人言老祝面目堪憎。吾言老祝媚態煞人。

周文賓至蘇。即在杜老口中點出。預爲四士伴相張本。省筆亦伏筆也。

本書九十回以後。以四士伴相爲最絢爛最熱鬧之文章。全書情節。以此爲大會串。全書章法。以此爲大結穴。然無老祝爲之運籌帷幄。則不能演此精采戲劇。老祝者。四士伴相中之臺柱也。

華老以枝山陪飲。謂爲比下逐客令更凶。似乎華老與枝山。永無杯酒談心之日。而孰知後文竟大不然。八諧堂之宴。華老自願與枝山同席。文心詭譎。得未曾有。

祖傳夜壺。索價至鉅。已屬可笑。全云榮祿傳於太常。太常傳於處士。鄭重出之。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一般名貴。噫嘻。老祝其柘捲口澤之思耶。惜乎唐子畏不以此語詰之。

